

宣統元年孟冬

官場
小說

宦海

上海環球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2232B

宣統元年五月



官場
小說
官
海

上海環球社印行

官場小說宦海目錄

卷之一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宦海

奉恩綸廉訪陞官

第二回

金方伯匹馬捉賭棍

盧孝廉半路代羈囚

第三回

受賄賂逆子竊關防

還收據中丞憐死友

第四回

理軍需納錢贖罪

續鸞膠請假完姻

第五回

尋條約壓倒群英

起酸風潑翻醋罐

卷之二

第六回

戒冶游密派調查員

行軍令棍責候補道

第七回

起雄師制軍勦亂

革巡長廉訪施威

第八回

袁太守大鬧按察衙

王觀察統兵柳州府

第九回

驚兵變統領捐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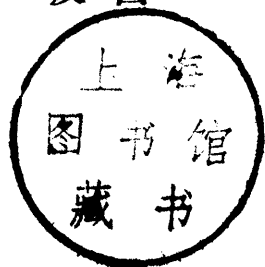
戰安南參戎勝敵

第十回

救屬國巡撫出奇謀

中奸計英雄飛碧血

卷之三



官 場 小 說

目 錄

第十一回

木小端離筵醉花月

匡忠伯星夜入皇城

第十二回

宣制軍督師平亂匪

任大令奮勇逐強徒

第十三回

真函莽悞殺良民

假糊塗鎗殲降寇

第十四回

殺差官英豪罹法網

施巧計匹馬出牢籠

第十五回

賦小屋扁舟洩歇浦

訪同鄉千里走長途

卷之四

第十六回

施世傑游營插耳箭

陳連泰獨力辦隄工

第十七回

過羊城太守訪良友

坐飛轎主政吃虛驚

第十八回

撞肩輿晦氣遇災星

釀惡果賓東爭口舌

第十九回

棄人寔太守赴修文

索苞苴貪官銜宿怨

第二十回

六萬言鋪張宦海

二十回結束全書



官場
不說
宦海

第一回 · 說楔子敷陳宦海

奉恩綸廉訪陸官

著者張春帆



官 場 小 說

前路蒼茫年華蕭瑟謀生大拙去日苦多十年湖海之游一枕邯鄲之夢依然明月可憐庾亮之樓大好新亭誰洒周顛之淚落莫陽春之曲名士傷心淒涼寶劍之篇英雄雪涕時事如此吾生奈何咳我們中國到了今日之下衰弱是達於極點的了欲求自強必先立憲這兩句話兒差不多但凡認得兩個字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的了這些人云亦云的老話在下做書的也不去提他只不過據著在下的意思想起來我們中國是數千年來專制慣的。不比那什麼法蘭西美利堅都是民主的國度自總統以至大小官員雖有執法的權力。只不過是個法律的代表人罷了那立法的權柄是一些也沒有的我們中國却又不然全國的權勢都聚在一個中央政府百姓們沒有一些權力所有那立法權行法權議法權統通都給政府裏一籬腦兒霸了起來弄得個上下不通官民不洽全國的人只曉得蠅營狗苟。因循偷安全沒有一些兒自治的精神合羣的公德你想我們中國那裏還有富強的希望呢再說起近日官場中人的情形來更是賁緣鑽刺無所不為卑鄙齷齪無所不至在下做書的一枝秃筆也說不盡許多只覺得東也聽見人說我們中國的教育不能普及所以百

姓們的人格不高西也聽見人說國民的程度不合所以中國不能立憲這些話兒雖然不錯却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講論百姓們的人格不高程度不合受害的還只在一家於大局沒有什麼關係要是做官的人程度不合人格不高那就小一邑一鄉大而一省一國都要受他的禍害至於百姓們是受治於人的程度不合還做官的人去引導他勸化他做官的人是治人的程度不合還有那個去和他講話呢放著一班做官的人不去考察他們的程度却只嫌著百姓們的程度不到豈不是舍本逐末麼總而言之那一國之中官吏的得人與否關係著民生的強弱國計的盛衰州縣得人則一州一縣受其福督撫得人則一省受其福那做督撫却又與州縣不同到了那督撫大員的地位他的權力可以轉移一省的風化改良社會的模型不是那無聲無臭不飛不鳴就可以算完事的在下做書的這部小說却是就著廣東一省的官壇幾十年來變易改革的事實却都是實人實事在下做書的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看官們有熟悉廣東官場情形的看了這部小說就曉得在下做書的一字一語都有來歷不是那信口開河無風起浪大抵官場的舉動都看著督撫的腳跟百姓的行爲却又都跟著官場的趨嚮所以督撫大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有十分的關係不是可以輕舉妄動得的更兼宦海波濤官場鬼蜮出門荆棘跬步

崎嶇在下。做書的。特地把這些蛇神牛鬼的情形。奪利爭名的現狀。一樁樁一件件的搜集。攏來成了一部小說。也不過是個形容怪狀。喚醒痴迷的意見。官海茫茫。回頭是岸。所以在下的這部小說。就叫做官海。若要說在下有心玩世。故弄罵人。抑在下看作使酒的灌夫。罵人的劉四。那就不是在下的本意了。問話休提。只說我們中國南洋一帶。廣東是個最緊要的口岸。最富庶的地方。百姓也甚是開通。市面也十分興旺。只有兩件不好的事兒。却是賭風最盛。盜匪最多。凡廣東全省的人。除了那受過高等教育的上流社會人物之外。沒有一個不是愛賭如命。更兼無論什麼地方。城裏城外。總有幾十家賭館。廣東省城裏頭更是賭館如林。不分晝夜。除了這些賭館之外。還有什麼闖姓票。白鴿票。許多新奇古怪的名目。弄得那廣東全省的人都像發了迷的一般。有了錢就跑到賭館裏頭去賭。賭輸了把身上的衣服剝下來再賭。賭到那無可如何的時候。就索性去做起強盜來。所以廣東一省。盜匪最多。每每的白晝搶劫。不算什麼事情。這個賭館。就是那製造強盜的機器廠。一般這些強盜。都是賭館裏頭製造出來的。那個時候。賭館還沒有報效餉項。照例是犯禁的。但賭館多到這般田地。地方官也禁不盡許多。更兼那賭館裏頭。又有規矩銀子。按日按月的送進來。上自知縣。下至轎夫廚子。沒有一個空過的地方官。收了他的賄賂。樂得把眼睛半開半閉的。

聽憑他們去鬧。也有幾個不要錢的好官。要認真的禁開賭館。無奈這班開賭館的賭棍。神通廣大。上上下下。都是一氣鈎連的。那裏禁他得掉。你若要去捉賭時。衙門裏大大小小的。都和他們一黨。早早的透了風聲。這邊捉賭的人。還沒有走出大門。那邊早已預備的停停當當。捉不着他一個影兒。甚至那一班著名的鄉紳。都做賭館的護符。地方官若要認真禁起賭來。他就千方百計的想了法兒。出他的花樣。你想一個小小的知縣。那裏禁得起本地的鄉紳。和他作對。自然都大家怕事起來。得了他的錢。還樂得省些煩惱。就是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也曉得廣東的賭風最盛。禁是禁不住的。便也只好由他。剛剛的這個時候。來了一位鉄面無私的臬台大人。當真的要禁起賭來。看官你道這位臬台大人是誰。原來這位廉訪姓金。單名一個翼字。却是個營伍出身。那個時候。髮逆正是十分猖獗。這位金廉訪在曾文正公手下。當個營官。每到出陣的時候。騎著一匹黑騾。帶著一隊親兵。橫冲直撞的身先士卒。冲入陣去。髮逆見了他的旂號。便大家心驚胆戰。不敢迎敵。後來由軍功保陞提督。金廉訪本來是讀書出身。不願意做武官。就改了個道台。放了個陝西潼關道。做了一任。就升授了廣東臬台。這位金廉訪一到廣東。就一心一意要想禁賭。先和督撫兩個商量。制台和撫台聽了。心上都有些說他多事。但這個禁賭。是照例的事情。不能不答應的。便對金

廉訪道這些事兒。只要札飭守令認真查禁就是了。何必要你老哥費心。金廉訪道。回大帥的話。司裏在陝西的時候。就知道廣東的賭館最多。這件事兒。最害百姓。札飭守令查禁。是不中用的。司裏現在已經訪聞有個最大的賭館。在北門城內。明天等司裏帶了親兵。自己去拿了來。重重的辦他一下子。以後就不敢效尤了。制台和撫台聽了。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只說老哥小心些兒。不要鹵莽。金廉訪答應了出來。原來金廉訪曉得廣東的賭棍。十分狡猾。大張聲勢的去捉賭。是捉不到的。金廉訪不動聲色。只和自己的一個刑名幕友商量。定了主意。叫他出去私訪。訪了幾天。訪得明明白白。有個姓王的賭棍。叫做王慕維。他哥哥叫王慕德。是個京官。現在京城裏頭。王慕維靠著他哥哥的勢。在北門開着一家極大的賭館。還有無數開賭館的賭棍。都投托在王慕維的門下。走動衙門。結連差役。地方官也無可如何。金廉訪聽了刑名師爺的話兒。又借著出去巡夜。認準了地方。摩拳擦掌的。準備要自家去捉賭。不想金廉訪忽然害起病來。一連在床上睡了七八天。方才漸漸的全愈。正在這個當兒。忽然京城裏頭朝命下來。藩台調任湖北。金廉訪陞了本省藩台。便交卸了臬台印信。謝恩接印。搬進藩台衙門。忙了幾天。金廉訪又想起王慕維的事來。便和幕友商量。幕友領對他說道。東家以前在臬台任上。地方賭博。是本分臬台應管的事兒。如今東家已經高

陸似乎不必再管這個鬧事罷。金方伯道：我雖然陞了藩台地方上的事情也可以管得的。不要管他三七十二。且悄悄的趁他沒有防備去把他拿了來。辦他一下。做個懲一儆百的榜樣。就是臭台怪我分他的權也。顧不得許多了。說着便不聽幕友的話。密傳了廣州府進來。叫他挑選三十名親兵。二十名差役立刻就要。廣州府聽了。心上十分疑惑。暗想這位大人不知有什麼事情。又不敢問他。立時立刻的挑了來。金方伯又傳了自己的八十名小隊。二十名差役。原來這些小隊都是金方伯帶兵時的隨身親兵。所以金方伯到處都帶著走的。金方伯當下傳齊了兵役。叫人牽過自己的黑騾來。叫廣州府跟着同走。正要走時。只見一個差役的頭目上來稟道。請大人的示。往那裏去。要拿什麼人。小的們好預備。金方伯聽了。微微冷笑。明曉得這些差役都是賭棍的黨羽。便瞪了他一個白眼道。誰要你多講。你只跟着我的騾子走就是了。那差役碰了一個釘子。嚇得把舌頭伸了一伸。不敢開口。只見金方伯撩起衣裳。聳身一躍。早跳上騾去。廣州府沒奈何。只得勉強騎著馬。跟在後面。金方伯騎著騾子。一個人在前領路。那班兵役都懷著鬼胎。面面相看。不曉得金方伯葫蘆裏頭賣的是什麼藥兒。只見金方伯的騾子。一直往北門走去。看看走到王慕維門口。金方伯霍地跳下騾來。喝一聲。都跟著本司進去。說着拔步往門內便走。那班兵役見了。不由的大

吃一驚。一個個暗暗叫苦。却又不敢不跟著金方伯進去。只得暗暗的分幾個人。從側門裏頭飛一般的趕進去。送信說時遲。那時快。這個時候。金方伯已經帶著一班兵役直搶進來。早望見裏面燈燭輝煌。黑壓壓的擁了無數的人都圍著一張棹子。正賭得十分熱鬧。金方伯已經搶進二門。見了這個樣兒。心中大怒。便大喝道。給我拿人。不準放走一個。那班兵役聽了。不敢不遵。只得答應齊齊的搶上來。不想王慕維和著一班賭棍。正賭得昏天黑地。猛然聽得耳邊喧嚷。連忙抬起頭來看時。只見無數的人。燈籠火把。刀鎗劍戟的亂搶過來。只是強盜來了。大吃一驚。立起身來。口中只叫快給我放鎗。不知金方伯性命如何。且聽後書交代。

第二回

金方伯匹馬捉賭棍

盧孝廉半路代羈囚

且說王慕維見了金方伯帶著許多兵役。手內都拿著明晃晃的刀鎗。只道是強盜進來搶劫。那賭館裏頭。爲著廣東的強盜最多。本來養著一班打手。那兩旁架上。整整齊齊的排著幾十桿洋鎗。那一班打手。忽然見無數的人打進門來。也只道強人搶劫。亂紛紛的預備著。向前迎敵。聽得王慕維一聲號令。大家齊喊一聲。金方伯正領著兵役直奔進去。早聽得轟的一聲。一顆槍子。噴的直飛過來。在金方伯耳邊擦了過去。金方伯大怒。未及開言。早又聽

得。一。片。的。鎗。聲。响。亮。幾。十。顆。鎗。子。就。如。撒。豆。的。一。般。歷。歷。落。落。的。在。空。中。亂。滾。早。打。倒。了。金。方。伯。背。後。的。一。個。親。兵。這。一。來。把。那。一。班。差。役。嚇。得。魂。不。附。體。他。們。和。賭。館。的。人。雖。然。串。同。一。氣。惟。恐。怕。他。們。冒。冒。失。失。的。放。鎗。拒。敵。一。下。子。把。這。位。藩。台。大。人。打。死。了。那。時。不。但。鬧。了。大。大。的。亂。子。就。是。那。跟。去。的。一。班。人。役。失。於。保。護。那。裏。耽。得。起。這。樣。的。責。成。一。時。沒。奈。何。想。不。出。什。麼。法。兒。只。得。高。聲。大。叫。道。藩。台。大。人。親。自。來。捉。賭。了。你。們。多。大。的。胆。子。敢。於。放。鎗。拒。捕。難。道。不。要。腦。袋。的。麼。王。慕。維。正。在。指。揮。手。下。的。人。用。心。迎。敵。猛。然。聽。了。這。幾。句。話。兒。曉。得。事。情。鬧。得。大。了。却。也。吃。了。一。驚。連。忙。喝。住。了。衆。人。正。待。回。身。逃。走。金。方。伯。已。經。搶。到。面。前。順。手。一。把。扭。住。了。王。慕。維。的。胸。前。衣。服。輕。輕。一。洒。王。慕。維。是。個。酒。色。淘。空。的。軀。壳。那。裏。禁。得。起。金。方。伯。的。神。力。立。脚。不。定。嘔。的。仰。面。一。交。直。跌。出。去。有。三。五。步。遠。近。跌。得。他。阿。呀。一。聲。渾。身。酸。痛。扒。不。起。來。金。方。伯。喝。聲。給。我。細。了。那。一。班。賭。客。和。打。手。見。勢。頭。不。好。一。個。個。拚。命。奔。逃。只。恨。爹。娘。少。生。了。兩。只。脚。那。一。班。兵。役。本。來。是。一。路。上。的。人。物。也。便。假。裝。聲。勢。的。拿。了。幾。個。又。假。意。上。前。追。捉。混。了。一。回。只。捉。了。七。八。個。賭。客。其。餘。的。都。不。知。逃。到。那。裏。去。了。金。方。伯。搜。了。一。回。見。搜。不。著。什。樣。便。拿。了。棹。子。上。的。賭。具。指。揮。兵。役。大。家。回。去。正。在。這。個。當。兒。恰。不。知。那。位。廣。州。府。高。大。人。到。那。裏。去。了。便。問。隨。身。的。差。官。道。廣。州。府。高。大。人。呢。怎。麼。不。見。了。那。差。

官 場 小 說

官聽了回過頭來。四面一看。果然不見了高大人。便回道。高大人不知那裏去了。金方伯怒道。胡說。剛剛進門的時候。高大人還在。這一會兒的工夫。會跑到那裏去。說著便走出來。自己找了一回。也沒有個影兒。忽然聽見院子裏頭。一株大桂花樹的底下。有一個人。在那裏。哼。哼。的叫個不住。金方伯眼快。就著那火把的光線。一眼就看見高太尊。蹲在桂花樹下。縮作一堆。在那裏。索索的亂抖。連忙叫人。去把他扶了出來。看官你道高大人怎麼會躲到那個地方去。原來那王慕維放鎗拒捕的時候。無數的鎗子。直飛過來。金方伯是身經百戰的。中興名將。看着這個樣兒。那裏放在心上。這位高大人。却是個白面書生。從沒有經過這般危險。只把他赫得個魄散魂飛。心驚胆戰。覺得耳朵裡頭。轟的一聲。一個頭好像脹得和巴斗一般。那裏還顧得拿人。只拚命的走到桂花樹底下。不因不由的。倒在地上。伏作一團。被衆人扶了出來。見了金方伯。脹得滿面通紅。好生慚愧。低着個頭。不敢開口。兩個腳還覺得有些色抖抖的。走不上來。金方伯見了。十分好笑。却也不便說他。便喝令衆人。小心帶着那拿住的幾個人。先自回去。那位高太尊。滿面羞慚。只得也跟著金方伯一起回來。金方伯回到街門。便連夜坐堂。提上那爲首的王慕維來。喝問道。你可是王慕維麼。不料那爲首的人。上來打了一拱。也不跪下。清朗朗的答道。舉人姓盧。官名叫做從謹。今天不知犯

官場小說

了什麼罪名。大公祖無故鎖拿金方伯。聽見不是王慕維。又自稱舉人。不覺大驚失色。喝道：你難道不是王慕維麼？那盧從謹道：舉人和王慕維是親戚。今天剛去看他。不料就被大公祖鎖了舉人自己也不知道什麼事情。請大公祖明示。金方伯見越說越不對路。心也不由得發毛起來。暗想：剛剛明明的親眼見他指揮衆人放鎗拒捕。怎麼不是王慕維平空的。又走出一個盧從謹來。呢想着便仔仔細細的把那盧從謹的面目看了一回。覺得服式雖然不錯。那面貌好像和剛剛拿住的人比起來有些兩樣。金方伯心上覺得糊裏糊塗的。摸不着頭腦起來。忽聽得盧從謹在下說道：舉人究竟犯的什麼罪名？大公祖要這般凌辱舉人。不才却忝列搢紳。有關朝廷的名器。大公祖凌辱舉人。就是凌辱朝廷的名器。大公祖還請三思。金方伯聽那盧從謹的話兒。來得鋒銛。不覺大怒。把公案一拍。道：你既然是個舉人。該應知道朝廷的法度。怎麼知法犯法。擅開賭館。誘陷良民。本司親自訪拿。還敢放鎗拒捕。鎗傷了本司帶去的親兵。難道這些事情都是舉人分內該應的麼？你犯了這樣的罪名。還敢口口聲聲的自稱舉人。到了本司堂上。還不下跪。本司勸你還是老老寔寔的把聚賭拒捕的寔情好好的自家承認。本司還可以從寬辦理。和你想個開脫的法兒。如若不然。哼。哼。那時就不能怪着本司絕無情面了。盧從謹聽了慢慢的講。道：大公祖說舉人擅開賭館。可

有什麼開賭館的憑據。沒有金方伯大怒。拍着公案道。本司親自當場捉獲。現有賭具爲証。這還不是憑據麼。更兼放鎗拒捕。鎗傷本司的親兵。這樣真寔的事。情。你還想抵賴麼。盧從謹道。這放鎗拒捕。却另有一個緣故。算不得舉人的罪名。大公祖既來捉賭。爲什麼既不鳴鑼。又不張燈。喝道。黑夜之間。事起倉卒。驟然見了無數的人。手中都有軍器。闖進門來。只認做是匪人。乘夜搶劫。那裏曉得是大公祖的憲駕。譬如大公祖平日出衙。不排儀仗。沒有銜牌。要是有人闖了大公祖的道。大公祖就不能問他。沖犯鹵簿的罪名。他們的放鎗拒捕事。同一律。大公祖請細細的想一想。舉人的說話。可是不是金方伯聽了這一席話兒。倒呆了一呆。一時竟駁不出來。只得喝道。放鎗拒捕。就算你出於無心。難道你擅開賭館。也是無心的麼。盧從謹道。依著大公祖的話兒。就算是擅開賭館。也是王慕維做的事兒。與舉人無干。金方伯怒道。既然與你無干。爲什麼你要指揮衆人。放鎗拒捕呢。這是本司親見的你。還有什麼話說。盧從謹被金方伯頂死了。無言可辨。只得自家承認道。舉人一時冒失。同人聚賭。這定的。求大公祖從寬辦理。舉人情願受罰。金方伯正要借著這件事兒。做了懲一儆百的榜樣。便冷笑一聲道。遵。句。恐怕沒有這般容易罷。說著。便又帶過那幾個同賭的人來。問了一回。無非是什麼趙大王。二張三。李四。只招做不合大家聚賭。也問不出什麼別的來。

金方伯只得把這干人犯。交廣州府帶回看守。自己想了。一回。要想把這件事兒。回明了。督撫兩憲。歸案奏辦。咨革盧從謹的舉人。把這班人犯。枷號北門。叫人看了。榜樣。在金方伯起先的意思。原想拿著了王慕維。重重的辦他一下。現在不知怎樣的。王慕維的人。不知那裏去了。却拿著了這位盧孝廉。看官。你道這個裡頭。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兒。在下書中。不是明明說著。金方伯拿的是王慕維。怎麼無緣無故的。半夜裏。殺出程咬金。會走出這個盧孝廉來。難道這王慕維和西游記裏頭的孫悟空一般。到百忙裏。搖身一變。變了個盧孝廉出來。不成。原來王慕維這個東西。實在的神通廣大。金方伯手下的人役。都和他是一鼻孔出氣的。雖然一時間。被金方伯親自拿住。展變不來。等到金方伯回去的時候。那些人役。在半路上。早已把王慕維私自放走了。換了一個盧孝廉。金方伯那裏知道。閒話休提。只說金方伯先上制台衙門。請見制台。請示這件案子的辦法。那知制台的巡捕官回報出來。說大帥有些感冒。不能見客。有什麼公事。大帥說請大人去見中丞。商量著辦就是了。金方伯聽了。只得回身去請見撫台。那位廣東巡撫李中丞。見了金方伯的面兒。神氣只是淡淡的。金方伯也不管他。便把捉賂的這件事情。和李中丞講了一遍。要請李中丞歸案奏辦。咨革盧從謹的舉人。李中丞聽了。哈哈的笑道。依兄弟看起來。這個盧從謹。比不得王慕維。老哥還是

官 場 小 說

通融些兒。准他罰鍰報效罷。金方伯聽了。氣忿忿的道。這廬從謹。身列搢紳。知法犯法。擅開賭館。引誘小民。已經咎無可委。況且司裏帶人進去的時候。竟敢指使衆人放鎗。拒捕。鎗傷司裏的親兵。雖說是出於無心。其平日的強橫。也就可想而知了。司裏的愚見。就是啓部斥革他的功名。已經是法外施仁。從寬辦理。若竟准他罰鍰報效。何以懲陋俗。而儆後來大帥的明見。看司裏的話。可不是。李中丞聽了。沈吟了一回。方才說道。既是老哥一定要這般辦法。兄弟也不便阻撓。兄弟一面和制軍商議起來。等老哥詳文上來。兄弟照詳辦理就是了。李中丞面上。雖是這般說法。却覺得狠有些不高興的樣兒。一面說著。一面就端茶送客。金方伯退了出來。回到藩台衙門。就催著師爺辦稿。要立時立刻的詳出去。金方伯自己踱到簽押房去。等著送稿。忽見自己的兒子。走進簽押房來。垂著手。在金方伯旁邊一站。原來金方伯止有一個兒子。從小不愛讀書。靠著金方伯的勢。在外面吃喝嫖賭。招搖撞騙。沒有一件沒出息的事兒。沒有做到。金方伯雖然也曉得些風聲。打罵過幾次。却到底爲著只有一個兒子。未免要將就他些。如今見他走了進來。便問道。你跑進來。有什麼事兒。那位少爺聽了。往前進了一步。待要開口說話時。臉上已經紅了。吞吞吐吐的。講不出來。金方伯見了這個樣兒。十分詫異。便道。你有什麼話。儘管講就是了。做這個鬼鬼祟祟的樣兒。究竟什

麼意思。不知這位金少爺到底說的什麼話兒。下回交代。

第三回

受賄賂逆子竊關防

還收據中丞憐死友

且說金方伯見了他那位少爺。蠅蠅螫螫的情形。心上甚是詫怪。便催著有話快說。不要這個樣兒。那位金少爺聽了。方才走上前來。低低的在金方伯耳邊說道。昨天的那件事兒。他們情願送我們一萬銀子。金方伯聽了。心上還有些不明白。睜著眼睛問道。什麼昨天的事兒。什麼一萬銀子。金少爺聽了。又支支吾吾了。輕輕說道。就是昨天捉賂的那件事兒。一句話還沒有說得完。金方伯早已心中大怒。一股。酸騰騰的無明烈火。從肚子裏頭烘烘的直沖起來。不等他說完。跳起身來。劈面就是一掌。只聽得拍的一響。把一個金少爺的臉上。早紅腫了半邊。金方伯大罵道。我把你這個大胆的畜生。竟敢對著我說出這樣的話來。我的性命。你難道還不曉得麼。我生出你這樣的逆子來。將來功名性命。還有送在你手裡的日子。不如我先打死了你。這個畜生。省得將來剝我的臉。叫我沒臉見人。說著。便回過身來。抓著一根棍子。這位金少爺吃了金方伯一個耳光。已經打得他眼迸金花。耳鳴石磬。昏天黑地的說不出話來。只呆呆的立在那裏。如今見金方伯抓起棍子。直奔過來。知道勢頭不好。一想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便拔起腳來。飛一般的往外就跑。金方伯見他跑了。更加火上添。

官 場 小 說

油爐中熾炭。便也在後追來。只見那位金少爺。一溜烟的直往外面跑去。一轉眼的工夫。已經跑出大堂。不知那裏去了。金方伯追到二堂。不好往外再追。沒奈何長嘆一聲。回身進去。把棍子丟在地下。呆呆的坐著。一言不發。氣了一回。連晚飯都沒有吃。公事也不看。一個人氣憤憤的睡了。過了一夜。忽然李中丞叫人來請他過去。說有要緊公事。要和他當面商量。金方伯聽了。傳齊執事。上撫台衙門來。見了李中丞。劈頭就問一句道。那盧從謹的事情。怎麼樣。金方伯倒呆了一呆。便道。司裏已經回過大帥的了。大帥爲什麼問他。李中丞微微的。笑道。兄弟的意思。還是將就些兒。從寬辦理的好。若老哥一定要認真起來。恐怕於老哥身上有些不便。金方伯聽了。不懂李中丞是什麼意思。心上十分不悅。便道。請大帥鑒原。別的。案件。大帥的鈞示。司裏不敢不遵。只有這件事兒。司裏却不能遵命。司裏只曉得照例辦事。不曉得什麼。便與不便。司裏自己問心無愧。就是有什麼不便。司裏也顧不得許多了。金方伯的心上。以爲把李中丞頂撞了一番。李中丞一定要生氣的。了。那曉得李中丞還是笑嘻嘻的。沒有一些兒生氣的樣兒。只淡淡的對著金方伯道。既然如此。那就只好公事公辦的了。金方伯道。這個自然。只見李中丞在袖管裏頭。拏出一件東西來。遞給金方伯道。老哥請看這件事兒。該應怎樣的一個辦法。兄弟的意思。願想大家通融些兒。省得鬧起來。大家都

官 場 小 說

他也情願罰幾個錢。這盧從謹本來是王慕維買出來的。不料金方伯發起強性來。一定要歸案奏辦。把王慕維逼得急了。所以才使出這一著絕戶計來。李中丞接到了這個呈子。想着要認真追究起來。同寅面上。不好意思。所以請了金方伯來。要和他商量一個和平了結的主意。免得事情鬧大了。收拾不來。不想金方伯一味的執拗。不肯通融。倒反把李中丞頂撞了一陣。李中丞十分不悅。方才把這個呈詞拿出來。給金方伯自家觀看。當下金方伯看了這個呈詞上的說話。已經氣得不可開交。又看了那張收據。的確是自己兒子的親筆。更兼方方的一顆布政使司的印信。明明的印在上面。你想金方伯如何不氣。氣到極處。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更兼李中丞冷冷的問道。老哥的意思。這件兒該應怎樣的辦理呢。金方伯聽了。氣滿胸脯。覺得一陣的眼花。撩亂不覺。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登時覺得一個身體。虛飄飄的好像在雲霧中的一般。那頭上的冷汗。就如黃豆一般。大小直滾下來。李中丞見了。也吃了一驚。便道。老哥不必著急。凡事總有個商量。金方伯擰了半天。方才掙出幾句話來道。司裏家教不嚴。不能約束子姪。以致司裏的兒子。做出這樣的事來。這是司裏自家失察。咎無可辭。司裏回去立時用法處死。這個逆子。決不叫這樣的。不肖畜生生在世。上剝著司裏的臉皮。司裏糊塗失察也。請大帥和督帥據實奏參。斷不要回護。但是這盧

從謹。夤緣。納賄。與司裡的兒子。與受同科。司裏處死了兒子之後。也要請大帥。重重的辦他。說著。便氣喘吁吁的立起身來。告辭要走。李中丞起先怪著金方伯目無上官。心上著實的有些不悅。以爲金方伯見了這個呈詞。一定要求著自己。設法彌縫。自己好趁便取笑他幾句。如今見金方伯說出這一席話來。倒不由的肅然起敬。正要留住了金方伯。和他慢慢的商量。只見金方伯咳嗽了一陣。又接連吐出兩口血來。兩手索索的抖個不住。李中丞見了。知道他一時急氣攻心。支持不住。暗暗的自家懊悔。只得說道。老哥不必著急。且請回署。保養尊軀。至於這件事兒。有兄弟在這裏。一力承當。老哥只顧放心就是了。金方伯聽了。又勉強說道。請大帥秉公懲辦。不要存著個回護司裏的心。司裏回去。就具詳上來。自請開缺。聽候參處就是了。李中丞道。老哥也不必自請開缺。只請安心養病。兄弟自有辦理的法兒。金方伯說不出什麼。只點了一點頭。家人扶著他上了轎子。回到藩台衙門。剛剛下了轎。就暴跳如雷的大叫快給我抓那畜生過來。那知這位金少爺。平日雖然無用。到了這個時候。消息却靈通得狠。早打聽了金方伯要處死他。早已不知躲到那裏去了。衆家人各處尋了一回。那裏有個影兒。金方伯見兒子捉不到。心上就如燒著一爐烈火的一般。更加大怒。只把雙腳在地上亂頓。連連的拍著棹子。拍得一片聲播鼓的一般。口中連連的罵道。你們這班

官 場 小 說

沒用的奴才。怎麼找個人都找不到。跳了一回。無可奈何。金方伯是個急性的人。那裏受得住這般惡氣。氣到極處。直氣得心經暴漲。熱血上冲。只見他把口一張。連連的噴出鮮血。一個身子往後便倒。衆人見了金方伯這個樣兒。慌了手脚。連忙大家扶救時。那裏還救得轉來。只見金方伯一個臉兒。就像白紙一般。鼻子裏頭。早已有了出的氣。沒有進的氣。衆人叫了多時。又六亂的去趕了醫生來。七手八脚的亂了多時。不見一些效驗。嗚呼哀哉。伏維尚饗。李中丞聽得金方伯死了。心上甚是愴悽。深恨金方伯的兒子。害了金方伯的性命。却又礙著金方伯只有一個兒子。無可如何。只得叫人把金少爺親筆寫的收據。還了他。叫他趕緊燒毀滅迹。一面胡亂罰了盧從謹幾百兩銀子。把一千人都開釋了出來。這位金少爺聽得金方伯死了。方才得意揚揚的回來。哭也不哭一聲。李中丞還了他的收據。他也不知道一些感激。倒反對著衆人說道。像這樣的事情。有什麼希奇。我們老頭兒十分胆小。方才送了自家的性命。別人聽了他的說話。曉得他是個糊塗蟲。便也不和他講話。一笑走開。自此廣東省內。沒有一個人不罵金少爺是個逆子。這個寶貝也曉得在廣東站不住。便扶了金方伯的靈柩。回籍去了。自從出了金方伯的這件事兒。廣東的賭館。更加繁盛。地方官都看著金方伯的樣兒。只說金方伯這般利害。尚且吃了王慕維的大虧。況且督撫司道。都不管

官場小說

這個事兒。我們何必去管這些閒事。正在這個時候。廣東又來了一位新任的制軍。這位制軍。姓莊。單名一個岩字。號潮甫。直隸省人。却是翰林出身。經術淵深。聲名卓越。文章經濟。傳誦一時。在疆臣裏頭。著實有些聲望。但是這位莊制軍。有一樁偏僻的性情。自視太高。未免就要瞧人不起。他覺得自己手下的這些屬員。都是些目不識丁。胸無點墨的人物。沒有一個看得上眼的。就未免要目空一切。睥睨世界。所以到了廣東之後。見了這一班屬員。一味的隨著自己的意思。嬉笑怒罵。只說你們這班人物。都是酒囊飯袋。只好擺個樣子罷了。這位莊制軍的性情。雖然如此。却喜歡的是創辦新政。培植學堂。廣東的什麼水師學堂。陸軍學堂。還有什麼製造局。銀元局。都是莊制軍慘淡經營的德政。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交代。

第四回

理軍需納餒贖罪

續鸞膠請假完姻

且說那個時候。洋人侵犯南洋。雖然已經講和。廣東的防務。還是十分嚴緊。彭雪芹。彭宮保。駐紮虎門。防備洋人的窺探。莊制軍也曉得防務吃緊。便和彭宮保商量定了。大家分任責成。要是水陸各路的口岸。有了什麼意外的疎虞。都是彭宮保的責任。接濟兵士的糧餉。和製造防守的槍械。要是有了什麼缺乏。都是莊制軍的責成。所以彭宮保便一心一意的料

理防守事宜。莊制軍便一心一意的料理軍需器械。一面督飭著製造局的人員。造了十餘只鋼皮快艇。預備游弋洋面。那廣東的兵輪。什麼廣甲廣乙廣丙廣丁。又是什麼廣元廣亨廣利廣貞。這些兵艦。都是莊制軍手裡頭製造出來的。這個時候。彭宮保布置防守堵禦的事宜。十分嚴密。洋人也素來曉得彭宮保是個名將。便也不來騷擾。莊制軍料理餉需。正碰著廣東新破之後。元氣大傷。瘡痍未復。籌款起來。甚是煩難。莊制軍知道廣東向來殷實。便想出一個罰鍰贖罪的法子來。這一下子。就平空添出了無數的軍餉。莊制軍十分歡喜。過了一年。各國的通商條約。已經簽字。廣東撤了防軍。彭宮保自回長江水師的本任。莊制軍趁著這個時候。天下太平。便設了幾個學堂。開了幾處書院。把幾個有名的名士。都搜羅到自已幕府裡頭來。但是這些名士大半都沒有真寔的學問。不是好爲高論。便是純盜虛聲。莊制軍那裏看得起他們。只有一個東南名士。莊制軍却十分敬重著他。不敢有一毫侮慢他的意思。這位名士。却是個江蘇蘇州府人。一榜舉人。姓邵。官名鳳康。號竺卿。生得白面朱唇。劍眉星眼。丰神俊雅。談吐從容。更兼經濟非常。文章名世。熟諳時務。權術過人。莊制軍平日之閒。久已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人物。一到了廣東。便把這位邵孝廉請在幕府裏頭。當個總理摺件的師爺。邵孝廉自從進了莊制軍幕府之後。便想要在莊制軍面前。顯些本領出

來。好叫莊制軍一心佩服。這位莊制軍的看書。却有一種特別的性情。不看便罷。要是看開了這一部書。就無論怎樣。一定要從頭至尾的看個仔細。若是看到了得意的什麼書籍。就一天到夜的。研究這部書裏頭的事情。茶裏也是這部書。飯裏也是這部書。每每見了屬員和幕府。就沒頭沒腦的問起這部書來。你想如今的一班當做官做幕的朋友。那裏有什麼通品在裏頭。況且又都是沒有預備的。自然都答應不出來。莊制軍見他答應不出。就說這個人是個沒用的東西。所以莊制軍手下的一班屬員幕府。見了莊制軍。心上都有些凜凜的。惟恐一個不湊巧。莊制軍要開起書箱來。這位邵孝廉。却曉得莊制軍的性質。想著法兒。鉤通了莊制軍貼身伏侍的家人。候著莊制軍看那一部書的時候。就暗暗的和邵孝廉說了。邵孝廉便連夜買了這部書來。看一個滾瓜爛熟。邵孝廉本來一目十行。只要看了一兩遍。就統通都記在心上。等到莊制軍講起這部書來。邵孝廉好似素來讀過的一般。講論得十分精細。莊制軍起先心上雖然詫異。還只道是偶然碰著的事情。不料時候久了。沒有一部書不是這樣。莊制軍心上十分佩服。但畢竟還有些兒不相信的意思。便故意揀著那不狠通行的冷書。試試這位邵孝廉。那知不論是什麼上天下地的奇書。沒有一部不是這樣。莊制軍到了這個時候。佩服這位邵孝廉。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只說像我這樣的讀書。算

不得什麼名士。像邵竺卿這樣。才是無書不讀的呢。原來莊制軍要拿著這部書考問別人。時一定自己先要把這部書揣摩了幾日。方才肯去考問別人。惟恐怕講到那個地方。自己倒不懂起來。倒反惹人的笑話。所以邵孝廉和他混了多時。沒有露出一些馬腳。閒話休提。只說莊制軍只認著邵孝廉是個無書不讀的才子。天字一號的奇人。無論什麼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和邵孝廉商議。但凡邵孝廉講的話兒。莊制軍沒有一句不聽。邵孝廉出的主意。莊制軍沒有一件不依。就是邵孝廉放個底兒。莊制軍也道他是香的。更兼莊制軍的精神極好。每每可以成日成夜的不要睡覺。到了晚間。常常的跑到邵孝廉辦事房裏談論公事。一夜講到天亮也不進去睡覺。這個時候的邵孝廉。就是個小小的制台。一般說。是一說。二是。二莊制軍沒有一回駁過他的。就有妬忌著邵孝廉的人。大家都闕然一聲說。他和莊制軍另外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莊制軍這樣聽他的話兒。一傳十。十傳百的傳到後來。竟通省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這件事兒。漸漸的傳到邵孝廉耳朵裏頭來。邵孝廉雖然氣憤。却又沒有法兒。邵孝廉本來是住在制台衙門裏頭的。聽了這些謠言。自己又剛要娶親。便借此搬了出來。原來邵孝廉的夫人已經死了兩年。這位夫人是他娶的續絃。邵孝廉是莊制軍手下的第一個紅人兒。巴結他的人自然很多。到了親迎的吉期。邵孝廉在莊制軍那

官場小說

裏告了三天假。料理喜事。一個邵孝廉的公館。直裝飾得花團錦簇。綠舞紅飛。真個是禱隱芙蓉。筵開玳瑁。金爐煙裊。銀燭光搖。春融秦女之蕭。月滿溫家之鏡。這邵孝廉的一番得意。自然不問可知的了。不想這位莊制軍。見邵孝廉搬了出去。晚上沒有和他談天的人。差不多些的幕府。莊制軍又看不起他。心上覺得恨有些悶悶的一個人。坐在簽押房裏。翻著那來去的公事。正在這個時候。外面忽然送進一件公事來。莊制軍拆開來看時。原來是古巴總領事余觀察來的文書。古巴的中國商人。和古巴商人交涉。這個中國商人是廣東南海人。古巴裁判衙門。出了照會。給中國總領事余觀察。要請傳交這個商人。預備訊質。這個時候。那中國商人已經回到廣東去了。余觀察傳不到這個人。便行文到莊制軍這裏。請他按照條約。飭屬查交。莊制軍見了。想了一想。記得這個古巴通商條約是有的。但不曉得我們中國商人在古巴貿易。是怎樣的一個規則。想著要翻出條約來。把這件交涉的案情。查他一查。若有不合條約的地方。就不能照准他的公事。想著便叫了一聲來。早有兩三個家人。答應了一聲。嚇。走進來垂手伺候。莊制軍道。去請邵師爺進來。那家人聽了。便走上一步道。邵師爺現在請假。莊制軍聽了。方才想起來。邵孝廉是請假三天。回去娶親的。沈吟了一回。便道。也罷。你去把劉師爺戚師爺請了來。家人答應出去。不多時。那兩位師老爺都急急匆匆。

的走將進來。見了莊制軍。就打了一個恭。覺得甚是偏促。莊制軍對著兩人說道。請查出古巴和我們中國的條約來。看和這個公事的情節。合例不合例。說著。便把余觀察的那個公事遞了過去。這一下子。只把這兩位師老爺弄得個目定口呆。不敢答應。覺得這古巴的兩個字兒。不但眼睛裏頭沒有見過。就連耳朵裏頭也沒有聽過。被莊制軍劈頭一下。那裏摸得著頭腦。不由得面上就紅起來。只得接過這個公事。仔細看了一遍。方才曉得這了古巴是一個地名。這兩位師老爺看了。便控背躬身的對著莊制軍說道。晚生們立刻就去了。古巴的條約出來。再請大帥的示。在這兩位師老爺的意思。以為古巴也是一個獨立的國。度和英吉利俄羅斯法蘭西的一般。雖然譯音拖拖帶帶的。有幾個字兒。中國人却只叫一個字兒。俄羅斯就叫他俄國。法蘭西就叫他法國。所以這兩位師老爺援古證今。衡情酌理。把古巴截去了一個巴字。直截痛快的叫他古國。也就可見這兩位師老爺的思想高超。學問深奧了。莊制軍當下雖然聽見。却没有聽得清楚。便不去管他。這兩位師老爺退了出來。便忙著到許多條約書裏頭去亂翻。要尋古巴國的條約。那裏有個影兒。把幾個書架上裝得滿滿的條約書。都翻了個過兒。什麼國度的條約都有。只單單的沒有古巴兩位師老爺見尋不著。心上十分著急。還疑心沒有找遍。又細細的找了兩回。還是一個找不著。這兩位

師老爺沒奈何。只得老著臉皮。來見莊制軍。莊制軍聽說尋不著。心上有些不信。便冷笑道。倒勞動了你們兩位。混找了一回。既找不著。也就罷了。兩位辛苦了。請出去歇歇罷。兩位師老爺聽了。滿面羞慚。只得退了出去。莊制軍便又叫人去請了別個師老爺來。叫他去找古巴條約。并對他說道。邵竺卿一天不在這裏。找個條約。都找不出來。真是怪事。那位師老爺聽了。自然想要奮勇當先。找出這個古巴條約來。一則可以顯他的功勞。二則也見得不是邵竺卿一個人辦事。那知翻天倒地的尋了一回。依舊還是一個找不到。正找著。莊制軍又派了幾位幕府來。幫著搜尋。那裏尋得到一班幕府裏頭的人。一個個都來尋了一遍。始終沒有一個影兒。激得莊制軍暴跳如雷。道。怎麼這許多人。找一個古巴條約。都找不出來。難道大家都是死人麼。一面跳著。一面說道。快給我。去叫了邵竺卿來。那班家人和差官見了這位大人。發起性子來。一個個嚇得縮了頭項。吐出舌頭。連忙飛也似的趕到邵孝廉公館裏頭。去講他即刻就來。這些幕府裏頭的人。本來就有些妬忌著邵孝廉的用事。聽得莊制軍這般說法。大家更加不服。私下議論道。天下少見這樣性急的人。要有這個東西。才好找。沒有這樣東西。可叫人到那裏去找呢。他平日辦事。只聽著邵竺卿一個人的話兒。如今這個古巴條約。也叫邵竺卿來找。看他可有什麼法兒。不知以後何如。且看下文交代。

第五回 尋條約壓倒群英 起酸風潑翻醋罐

只說莊制軍的幕府。大家商議道。邵竺卿也是個人。我們也是個人。難道我們連找個東西都不會的麼。如今且不必講他。只看邵竺卿來了。找得到找不到。看他從那裡變得出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大家俏皮他一場。也出我們的氣。商量定了。便專等著邵竺卿來。只說邵孝廉正在公館裡頭。和那位新娶的夫人相對。正是錦幃初捲。繡被猶堆。春融。豈。惹。之。梢。香滿。葳。蕤。之。鑰。畫眉。窓下。孔雀。屏。前天台之。劉阮。重來。天上之。蘭香。無恙。正在消受。那破題兒。第二夜的。溫柔。艷福。却見家人飛報進來。說莊大人不知爲了什麼事情。大發雷霆。請老爺立刻進去。邵孝廉聽了。只得立起身來。心上十分詫異。暗想我是請假的人。爲什麼又要傳我進去。難道我辦的事情。出了什麼亂子麼。想到這個地方。心上却狠有些志忑志忑的。便立刻穿了冠服。坐上轎子。急急的趕到制台衙門來。沿路催著轎夫快走。不一刻。早到了督署。邵孝廉因是莊制軍的幕府。與屬員的體制不同。轎子從中門直進。一直抬到宅門。方才歇下。邵孝廉走出轎來。直走進去。到了莊制軍的簽押房外面。只見一班差官戈什。悄悄的那裡。探頭探腦的。不敢作聲。見了邵孝廉走進來。都低聲笑道。大人等了好一會兒。師老爺快些進去。邵孝廉不暇回答。一腳踏進門來。只見莊制軍還是氣忿忿的。坐在椅子

上手裡拿著一個翡翠鼻烟壺，慢慢的在那裡聞。一見了邵孝廉來了，莊制軍等了半天，正在氣頭上，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對他嚷道：「你出去了一天，他們這班渾蛋就弄得亂七八糟的攪不上來，你要知道我這裡的公事是日夜不斷的，那裡攔得起三天，你雖然告假出去，也該應每天來上走，蹺看看有重要的公事沒有，難道你告了三天假就一定等到三天假期滿後纔可以進來辦事的麼？」邵孝廉聽了，知道這位制台大人要發了性子，是不能和他講理的，便只微微的笑着，也不分辨，直等莊制軍發作過了，方才問道：「到底是件什麼事？」

兒大帥這般生氣，就是晚生不在這裡，不見得別人就辦不下來。莊制軍聽了，把手一拍道：「要是別人辦得下來，也不來找你，他們這班渾蛋連地名都沒有弄得清楚，那裡辦得來什麼公事？」邵孝廉聽了，什麼地名不地名，沒頭沒腦的，又不曉得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只得問道：「到底什麼公事？」大帥請講個明白。莊制軍聽了，方才把這件事兒和他說了一遍。

道：「我要叫他們找一找古巴的條約，他們就鬧得翻天覆地的，還是找不出來，你說氣人不氣人呢？」邵孝廉聽了，想了一想，把眉頭一縐，道：「我記得古巴和我們中國沒有定過專條，大約是附屬在美國約章裡的，只要去查一查美國的條約，包管就有古巴條約附在裡頭。這點兒芥菜子的事情，何至於他們都辦不來？莊制軍聽的，邵孝廉的一句話兒自己也猛。」

官 場 小 說

然。想。起。來。便。回。嗔。作。喜。的。笑。道。果。然。一。些。不。錯。你。快。去。找。一。找。找。到。了。就。拿。過。來。邵。孝。廉。答。應。了。便。走。出。去。一。面。自。言。自。語。的。說。道。就。在。眼。前。的。東。西。還。用。得。著。找。麼。說。著。便。一。直。走。到。外。面。來。那。班。幕。府。裡。頭。的。名。士。見。邵。孝。廉。滿。面。春。風。興。匆。匆。的。走。進。來。便。一。個。個。和。他。拱。手。問。他。新。婚。怎。樣。得。意。雖。然。面。子。上。敷。衍。著。他。却。大。家。都。眼。睜。睜。的。看。著。他。要。看。他。怎。樣。的。找。那。古。巴。條。約。邵。孝。廉。却。不。慌。不。忙。一。面。和。衆。人。講。話。一。面。便。走。過。來。把。書。架。上。的。書。略。略。的。看。了。一。看。衆。人。都。心。中。暗。笑。道。這。些。書。架。上。的。書。我。們。都。翻。了。兩。三。個。過。兒。了。還。等。著。你。來。找。呢。衆。人。正。在。暗。笑。不。防。邵。孝。廉。已。經。抽。出。一。部。書。來。翻。了。幾。翻。又。抽。出。絕。薄。的。一。本。拿。在。手。內。看。了。一。看。得。意。揚。揚。的。口。中。說。道。在。這。裡。了。衆。人。見。了。一。個。個。都。吃。一。驚。暗。想。何。以。我。們。找。了。半。天。找。不。到。他。來。一。找。就。到。呢。連。忙。大。家。趕。過。來。看。時。誰。說。不。是。古。巴。條。約。呢。一。個。個。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邵。孝。廉。指。手。畫。腳。的。把。古。巴。是。美。國。的。屬。地。所。以。這。個。條。約。附。在。美。約。裡。頭。的。緣。故。和。他。們。說。了。一。遍。這。班。名。士。方。才。如。夢。方。醒。自。嘆。不。及。只。說。邵。孝。廉。拿。了。這。個。古。巴。條。約。給。莊。制。軍。看。了。一。看。莊。制。軍。見。他。頃。刻。之。間。就。找。了。來。心。上。更。加。歡。喜。佩。服。邵。孝。廉。直。佩。服。得。死。心。塌。地。在。莊。制。軍。眼。中。看。起。來。覺。得。天。下。九。州。只。有。兩。個。名。士。天。字。第。一。號。的。名。士。是。莊。制。軍。自。己。地。字。第。二。號。的。名。士。就。要。算。著。邵。孝。廉。了。這。一。來。只。把。那。一。班。莊。

官 場 小 說

制軍的舊時幕府。一個個都面上無光。大家都咬牙切齒的恨著邵孝廉。却又沒有個報復他的法兒。恨到極處。大家就撒起他的謠言來。說得邵孝廉和莊制軍就如一對恩愛夫妻的一般。又裝頭裝腳的說得十分相像。怎樣怎樣的斷袖聯床。那樣那樣的餘桃示愛。把個莊制軍說成個再世的漢哀帝。邵孝廉比作個重生的董侍中。莊制軍聽了這樣的話兒。倒並不動氣。只哈哈大笑了一場。邵孝廉雖然憤恨。又無可如何。只得聽憑他們說去。漸漸的傳到後來。大家竟替莊制軍和邵孝廉起了兩句口號。好像對子一般。叫做兩廣總督莊潮甫一品夫人邵竺卿。傳來傳去。不知怎樣的傳到莊制軍的姨太太耳朵裡頭來。這位姨太太爲著莊制軍有時候成日成夜不進上房。只在外面和邵孝廉談天。除了見客之外。竟是陪邵孝廉的時候多。陪姨太太的時候少。這位姨太太已經不免有些疑心。却又不敢和莊制軍絮話。便遷怒到邵孝廉身上來。又聽了外面的這些謠言。越發信以爲實。免不得那心上的。一般酸氣在肚子裡頭直泛起來。這一天也是合當有事。邵孝廉正在那裡辦著公事。手不停揮的十分忙碌。莊制軍却踱了進來。邵孝廉連忙立起招呼。莊制軍搖著頭道。你不要招呼。只管辦你的公事。說著。便隨隨便便的躺在邵孝廉床上。不覺打了一個呵欠。有些朦朦朧朧的起來。邵孝廉一眼看見自己床上沒有枕頭。只有一條毯子。原來邵孝廉自從

官 場 小 說

搬出制台衙門之後。索性把鋪蓋被褥也都搬了回去。床上只鋪著一條絨毯。在那裏擺個樣兒。當下邵孝廉看著莊制軍橫在床上。已經微微睡著。邵孝廉知道莊制軍的性情。平日精神最足。竟可以三四天都不睡覺。要是睡上了時。不是整整的一天。就是整整的一夜。邵孝廉見自己床上。沒有枕頭。恐怕莊制軍睡得不舒服。就自己擱了筆。走出來。叫過莊制軍的差官。叫他到上房去問姨太太要一個枕頭出來。不想這位姨太太正在那裏犯著疑心病。又聽見人說大人在邵師爺屋裏睡覺。邵師爺叫進來拿個枕頭出去。越發一個油瓶合上了。蓋子只見那位姨太太俊眼斜睨。蛾眉倒豎。冷笑一聲。道：「什麼枕頭不枕頭。我這裏沒有。叫他給我滾出去。」差官聽了。把舌頭一縮。走了出來。對邵孝廉說道：「姨太太說沒有枕頭。邵孝廉聽了。那裏肯信。只說差官沒有講得明白。便道：「怎麼這般無用。一個枕頭都拿不出來。你難道沒有講明大人睡在這裏麼。」差官聽了。也不敢和他頂撞。只得說道：「姨太太不知爲了什麼事兒。正在那裏生氣罵人。邵孝廉本來和莊制軍十分要好。時常走到莊制軍上房裏頭去的。便道：「就是姨太太生氣罵人。你也不用這般害怕。既然你們這般胆小。待我自己去拿。說著。便一直走到上房外面。叫一個跑上房的家人道：「你進去和姨太太講。大人在外面睡覺。要個枕頭。那知這個家人走了進去。停了多時。非但枕頭沒有。連那家人都不出

來了。邵孝廉等得急了，便大聲的叫。把那家人叫了出來。只見那家人遲遲疑疑的走過來。低聲說道：姨太太說沒有枕頭。一句話還沒有說完。邵孝廉早聽得裏面嬌滴滴的聲音。大聲說道：拿什麼枕頭？你給我叫他出去。邵孝廉聽了，不由得心焦起來。便也對著那家人發話道：這算個什麼話？說大人在那裏睡覺，要個枕頭怎麼說？沒有你再對姨太太說。說是我要的就是了。邵孝廉的意思，只認著那位姨太太不曉得來要枕頭的是那個。所以說出自己的大名來。那知不說這句話兒，猶可。邵孝廉一句話兒，方才出口，早聽得裏面大罵道：不要臉的小鬼兒！你勾引了老頭兒，鬼鬼祟祟的，幹那沒廉耻的把戲。還有這般大胆，來要什麼枕頭？邵孝廉猛然聽了這幾句話兒，這一氣也就非同小可。登時脹得滿面通紅。那裏還顧得什麼？姨太太不姨太太，也便大聲說道：怎麼好好的說出這樣混帳的話來？可不是個笑話？別人怕姨太太，我性邵的，不怕什麼姨太太。不要說不過是個姨太太，就是大太太。老太太也要講個理兒。難道你們大人沒有家法的麼？一個女人這般的出來，混鬧我。倒從來沒有見過。那位姨太太聽了邵孝廉居然和他對罵起來，越覺得心中大怒。竟在房間裏走將出來。只見他腮邊頰上起兩朶火簇簇的紅雲，眼角眉梢露出一團鍊錚錚的殺氣。指著邵孝廉，喝道：你這個小鬼兒，真不要臉。你不過是我們老爺手下的一個走狗，竟敢在我面

卜這般的放肆起來。你們快給我趕他出去。邵孝廉聽了真氣得心肺俱傷。腦門大漲。出口罵道：「什麼放肆！不！放！肆！不！過！是！個！小！老！婆！罷！了！知！道！你！是！個！怎！麼！樣！的！出！身！擺！什！麼！臭！架！子！」那位姨太太聽了邵孝廉罵得刻薄氣塞胸膛。花容失色。口中罵道：「這個屁精真了不得！你們還不給我打他出去！那些家人僕婦雖然都怕姨太太。却又怕邵孝廉是莊制軍的紅人。大家面面相看。不敢上前。不知這場口舌如何。分解請視下回。」

第六回 戒治游密派調查員 行軍令棍責候補道

且說莊制軍手下的差官。見邵孝廉和姨太太大鬧起來。不成體統。又不敢上前去勸。只得跑到外面。把莊制軍請了起來。把邵孝廉和姨太太大鬧的事情。和莊制軍說了。請莊制軍進去解勸。莊制軍聽了。也吃了一驚。連忙大踏步趕進來。轉過簽押房。已經聽得姨太太的聲音。千鬼子萬底精的罵個不住。莊制軍聽了。連連頓足道：「糟糕！糟糕！這算什麼話兒！急急的趕進去。喝住了姨太太。又自己拉了邵孝廉出來。邵孝廉見莊制軍進來。喝退了姨太太。便也默然不語。跟著莊制軍出來。莊制軍又安慰了邵孝廉一番。少不得晚上到了姨太太房裏。還要替邵孝廉賠個不是。這也不必去管他。只說莊制軍在兩廣任上兩年。便調了湖廣總督。莊制軍的後任。便是那直隸總督章中堂的哥哥章鳳鳴。這位章制軍在兩廣做了

幾年也沒有什麼豐功偉績。只他常常的自己對人說道。我近兩年來上了幾年年紀。本來不出來做官的了。只因我去年第八個小妾又生了一個兒子。我的家產是早早的分給五個兒子的了。如今憑空的生出第六個兒子來。若要把以前分過的家產五分分作六分。料想那班畜生是斷斷不肯的。非但不肯恐怕還要說兩句離奇古怪的說話出來。我也省得和這班畜生陶氣。趁著我現在精神還好。出來掙幾個錢。給這個最小的兒子。做得一天是一天。到那精力幹不來的時候。那也就只好聽憑他們去了。看官。你想出來做官的人。要都是存了個這樣的心腸。那裏還有什麼利國利民的指望。這位章制軍做了兩年。老病發作。便告了病回去。換了個旅人長制軍。做了一任。便調了前任直隸總督文華殿大學士章鳳藻。章中堂來。章中堂到任以後。因為廣東的盜案。一天多似一天。沒有緝捕的經費。便招人報效。緝捕經費。準其開設賭館。廣東的賭風。本來是天下第一。那裏禁得再是這樣的一來。那報效餉需。開設賭館的。也不知多少。從前還是偷偷摸摸的。如今竟是彰明較著的。奉了憲諭。開起賭來。雖然平空每年添了一百二十多萬銀子的經費。却是盜匪搶掠和擄人勒贖的案情。更覺比前多了幾倍。章中堂一時雖然聽了屬員的攛掇。毅然決然的做了這件事兒。自己却也有些懊悔。但是這位章中堂的性情。是向來不肯自家認錯的。一班屬員又

沒有一個敢和他議論這件事情的壞處。章中堂便也由他過了兩年多。剛剛的拳匪鬧事。八國的聯軍進了京城。皇太后和皇上避到陝西駐蹕。特地把章鳳藻派了議和全權大臣。叫他進京議和。接著便調了雲貴總督方少淵方宮保。接著兩廣總督。這位方制軍少年科第。歷任封疆。性情極是平和。才具也還開展。却做起事情來十分謹慎。胆怯。非常想要在廣東辦個將弁學堂。却又爲著經費支絀。沒有辦得成。不到一年。方制軍告病開缺。裏頭派了廣州將軍署理兩廣總督。這個時候。廣西的亂匪鬧得十分利害。官軍一時剿滅不來。原來那廣西的亂匪。聚則爲匪。散則爲民。要是聚起人來。呼嘯一聲。立時聚了幾千幾萬的匪黨。到了那勢頭窮蹙的時候。三三五五的散得一個不留。每每的官兵勦匪。剛剛走到半路。忽然鎗聲一响。大隊的亂匪四方八面圍裏過來。把官軍裹在中間團團圍住。也不知他從那裏來的。有時碰著官兵。勢大便打個號子。一齊退去。回到自己家裏藏過了兵器。安安頓頓的種田做活。依然是個安分良民。你想官軍那裏搜查得到。甚而至於你看著好好的。一個人在那裏種田。只要有一個衣服華麗些兒的人。走過他的面前。他就不管你什麼三七二十一。舉起手中的鋤頭。或是釘耙來。給你個當頭一下。打死了。把死人身上的銀錢衣服。一古腦兒剝了下來。把屍首埋在田裏。走路的人。那裏防備得許多。如今閒話休提。只說京城

官場小說

裏頭軍機處的一班王大臣。爲著廣西的匪勢猖獗。官軍收復不來。想要派一個素有威望的知兵大員。來做兩廣總督。責成他出去督師。想來想去。一時想不出這個人來。想要由京官裏頭。簡放一個出去。無奈那班一二品的大員。都是胆小如鼠。惟恐怕廣西的亂匪。一直殺到廣東來。取了他肩上的吃飯傢伙去。那倒不是頑的一個。個你推我托。都不敢答應。正在躊躇的時候。有一位中堂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把手一拍道。何不叫他去。衆王大臣便問什麼人。這位中堂道。四川總督宣堯階。以前在山西撫台任上。手下的兵士。練得甚是整齊。太后都狠賞識他。現在到了四川。幾個月。就報了番匪肅清。想起來這個人一定不錯。如今既然這個兩廣的缺分。無人敢去。我們何不奏了太后。叫他去試一下子。再說衆人聽了。大家都點頭稱是。果然停了一天。軍機處就傳出一道上諭來。道兩廣總督著宣堯階補授。欽此。這個電報到了貴川。官制軍免不得交却了印務。動身向廣東來。提起這位宣制軍的來歷來。却是以前雲貴總督官毓華的兒子。性如烈火。胆量非常。手下的屬員。見了這位制軍的面兒。沒有一個不是心驚胆戰的。怕得就像老鼠見了貓的一般。這位宣制軍。生平最恨的是嫖賭兩個字兒。自己少年的時候。也是糊裏糊塗的。死命狂嫖濫賭。不顧聲名。到了將近中年。入了官途。方才戒嫖戒賭。起來。手下的屬員。犯了別樣事兒。或者還有格外從寬的。

官 場 小 說

時候獨有犯了嫖賭這兩件事兒。沒有一個不是從嚴懲辦。別的不說。只說他在山西的一件。事兒。宣制軍署理山西巡撫的日子。正是和德國鬧軍務的時期。撫台帶著個督辦全省軍務的銜。宣中丞一到山西。就嚴禁屬員嫖賭。又恐怕他們陽奉陰違。暗中作樂。便又派了無數的州縣佐貳官出來巡察。好似那外國的偵探一般。有一天宣中丞派出來的查察委員。查著了兩個候補道。在一家娼寮裏頭吃酒。那委員不任分說。竟把這兩位道台大人帶了起來。連夜趕進衙門。回了宣中丞。宣中丞立刻傳齊伺候。升坐大堂。傳了那兩個候補道上來。問了幾句。知道宿娼屬實。便不分好歹。把這兩個候補道發到營務處去。每人處責四十軍棍。憑著那兩個候補道怎樣的爭論辨白。說司道大員關係國家的體制。只可奏參。不能杖責。宣中丞只不理地。藩臬兩司和首道見了。覺得太不像樣。便也上來代求。宣中丞那裏肯聽。只說現在軍務倥偬的時候。身為司道大員。宿娼聚賭。成何體統。我所以把他們兩個照軍令裏頭的規條辦理也好。儆戒儆戒。後來的人說著。竟不聽兩司和首道的話。把這兩位大人發到營務處去。結結實實的每人打了四十下軍棍。氣得這四位大人咬牙切齒。要死不活。所以宣中丞在山西的時候。屬員都個個怕他。此番由四川調到廣東來。那廣東省裏頭的一班貪官污吏。聽了這個消息。早已心驚胆戰。一個個都嚇出一身冷汗來。就有

官場小說

幾個見機的人不等宣制軍到任。便借個因兒告假回籍。希圖躲過了到任參劾的一重關。煞再回到廣東來。只說宣制軍到了廣東之後。果然頭一個摺子就參了五十幾個人。也有道台。也有知府。也有同通州縣。以及佐雜首領各官。這一個下馬威就把廣東一班做官的人。參得個心虛胆怯。好像一個頂子在自己頭上搖搖擺擺要跌下來的一般。廣東一省自從宣制軍到任以後。官場的風氣竟大大的改了樣兒。私書請托一概不行。賄賂更不消說。有一個在京城裏頭引見出來的知府。不合帶了一封馬大軍機的信出來。見了宣制軍。冒冒失失的遞了上去。請一個安道。求大帥栽培賞個差使。宣制軍登時大發雷霆。把一封馬中堂的來信。撕得粉碎。立刻把這位知府大人交南海縣看管起來。一面歸案。奏參那政府裏頭。見了督撫參劾屬員的摺子。本來是照例沒有不準的批摺。下來把這位知府大人革職。還格外孝敬了一個永不叙用。這一下子廣東省城裏頭的官。大家闕然一聲。互相告戒。不敢再走什麼小路。果然雷厲風行。把廣東一省的官場。整頓的十分嚴肅。論起這位宣制軍的爲人行事。本來還是個中人以上之資。不過恃強好勝。剛愎自用。却是他的壞處。若是有幾個正直敢言的幕府。幫著他辦起事來。一定可以大大的做出一番事業。無奈那班幕府。一個個都拍著宣制軍的馬屁。順著宣制軍的意思。不敢有一些兒違拗的地方。偏偏的

宣制軍的性情。又是喜歡深刻一路的明明的。這個人罪不至死。他却要賣弄自己的精明。張大自家的勢。燄深文曲折的送了這個人的腦袋。方才覺得心中舒服。那一班幕府裏頭的寶貝。非但不敢勸解。碰著湊巧的時候。還要加上幾句說話。什麼亂世用猛懲一儆百的。這些話兒。往往這件事情。宣制軍的意思。已經算計要從寬辦理的了。聽了這班寶貝的說話。重新又提起了他的高興。雷轟電閃的鬧起來。所以宣制軍在廣東做了三年的兩廣總督。廣東的官紳士庶。非但沒有一個感激他。並且沒有一個不是恨他的。一半是宣制軍辦事過於嚴厲。招怨太多。一半却是上了這班幕府的大當。一味的意氣用事。以致弄到這個樣子。大家的心上。都狠有些不以爲然。就是這個緣故。如今且把這些空談無益的話兒。一古腦兒收拾了起來。只說宣制軍在廣西招降匪黨的事兒。看官們要知宣制軍怎樣的前往廣西。又怎樣的招降匪黨。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七回

起雄師制軍勦亂

革巡長廉訪施威

且說宣制軍因廣西告急。匪黨猖狂。本來軍機處王大臣爲著宣制軍是個威望素著的知兵大員。特地把他從四川調到兩廣來。是要叫他親赴廣西。督師勦匪的。所以宣制軍到任不多時。便調齊了十六營兵馬。通共督標六營。提標四營。練軍四營。炮隊兩營。這一班兵士。

官場小說

奉了宣制軍的號令。擇日出兵。正是九十月的天氣。真個是士飽馬騰。秋高氣爽。旌旗蔽地。戈戟凝霜。萬騎雲屯。日麗龍蛇之陣。千乘雷動。風催鼓角之聲。官制軍帶了這班軍士。一路星飛電轉。的日夜兼行。宣制軍的意思。只指望大股的匪黨。一定要來抗拒。趁此就好殺他一個下馬威。那曉得自從出了廣東的境界以來。一路浩浩蕩蕩的。沒有碰著一個亂匪。直到了柳州府城內。紮住大兵。那柳州府一帶。地方險阻。山嶺極多。向來那些亂匪。都借著這重山峻嶺。人跡不到的地方。做個巢穴。又結連了前後左右的瑤人。彼此救應。那勦捕的官兵。一來不認得裏頭的道路。不敢深入。二來山路崎嶇。官兵追趕不上。有這兩層情節。所以那亂匪每到被官兵追到十分窮蹙的時候。就往山洞裏頭一鑽。宣制軍明曉得這些亂匪的方畧。無非是我來彼去。我去彼來。如今聽得宣制軍的大兵雲集。便縮著個頭。不敢出來。等到宣制軍前脚走了。他們後脚就鑽了出來。寔在防不盡許多。當下宣制軍傳齊了一班隨員。和他們商議勦捕的方法。有一位姓王的候補道。出來獻策。請宣制軍設法招降他們。招降之後。就把他們編作防軍。就近在柳州駐紮。慢慢的再想個法兒。調散他們。把他們調得四分五落的。就不怕他們再有什麼背叛的舉動了。宣制軍聽了。覺得這個話兒。倒也不錯。便依了他的辦法。派了許多委員出去。分別招降。果然不到半個月的功夫。就招降了六

官 場 小 說

七千人。宣制軍把他們編成了十二營防軍。駐守柳州。就把那位獻策王觀察。派做防軍統領。那防軍的營官。哨弁都用他們本來的一班頭目。派充兵不血刃。就平了廣西省多年的亂黨。宣制軍自己十分得意。便一面拜發肅清的摺子。一面帶著大軍。回到廣東。這個時候。廣西的亂匪。雖然暫時平靖。廣東的盜匪。却一天多似一天。就有一位候補知府袁潤叔。稟請宣制軍在廣東開辦巡警。又附了二十條開辦的章程。這位袁太尊。本來是個著名的江南才子。廣東一省有名的一個能員。和那廣西知府張愼言。張太尊。在兩廣地方有名的江南雙鳳。宣制軍本來很賞識他。看了那二十條章程。心中大喜。便立刻傳了袁太守進去。談了一回。就下了一個札子。把袁太守委了通省巡警總局的提調。那督辦巡警的。照例是本省臬台。不用講了。這位臬台大人。姓陸。官名叫做以程。却是個糊塗東西。一點事兒也不管。把開辦巡警的責成。一古腦兒都推在袁太守一個人身上。袁太守一個人籌辦開局的事。宜。籌撥支用的經費。一件一件的。都分撥得井井有條。不到三個月。就招了三千多名巡士。設定了各處的分局。派定了執事的委員。又沒了一個巡警學堂。一霎時把廣東省城的巡警。辦得十分妥當。以前匪盜最多。甚至白晝搶劫。官兵那裏照顧得來。自從辦了巡警以後。不論什麼地方。都有巡警站崗守望。果然城裏頭的盜案。就少了許多。袁太守每天一早。就

到巡警局去辦那應行的公事。那位督辦大人陸廉訪。雖然不管公事。却隔個三五天。也到上一蹓。擺個樣兒。這一天袁太守有些感冒。沒有出來。陸廉訪正在巡警總局裏頭。坐著和手下的警員講些閒話。只見一個巡長。同著兩個巡士。押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進來。說是這個女子。和一個少年男子。在一起行走。交頭接耳。形跡可疑。巡士上去問他的來歷。那少年男子做賊心虛。提著一個包裹。先自逃走。巡士就把這個女子。帶回總局來。陸廉訪看那女子時。只見他。淡粧素服。水眼山眉。紅著一個臉兒。低著個頭。羞得再也拾不起來。覺得倒也狠有幾分風韻。陸廉訪見了。忽然高興起來。問他是那裏人。爲什麼同著男子在街上行走。那女子聽了。未曾開口。已經脹得滿臉通紅。停了一回。方才吞吞吐吐的說道。我是西關烏家的使女。說了這一句。便又低下頭去。說不出話來。陸廉訪聽他說西關烏家。便問道。你可是做過江西撫台烏大人家的使女麼。那女子答應了一聲。是。陸廉訪吃驚道。既是烏大人家的使女。爲什麼要逃走出來。那女子聽了。低著個頭。答應不出。陸廉訪便對那巡長道。你把他送回西關烏大人家去。路上好好的招呼。不要難爲他。巡長領了命令。答應一聲。帶了那女子就走。那女子延延挨挨的。挨了一回。沒奈何。只得跟著巡長同走。去了不多時。那巡長依舊同著那女子回來。巡長的臉上。半邊青腫。一件號衣。都撕破了。陸廉訪見了。詫異。

官 場 小 說

道。你。怎。麼。又。把。他。帶。了。回。來。可。是。烏。大。人。不。認。麼。巡。長。上。前。稟。道。並。不。是。烏。大。人。不。認。卑。目。把。這。個。使。女。送。到。烏。大。人。家。見。了。烏。大。人。的。少。爺。卑。目。要。請。他。寫。個。領。狀。交。給。卑。目。好。回。局。銷。差。不。料。烏。少。爺。非。但。不。寫。領。狀。而。且。閉。口。就。罵。說。我。自。己。家。裡。頭。的。使。女。要。什。麼。領。狀。難。道。你。不。相。信。我。麼。卑。目。對。他。說。道。這。是。警。局。的。規。例。如。此。不。與。卑。目。相。干。若。沒。有。領。狀。就。只。好。仍。舊。把。這。個。人。帶。回。局。去。不。能。留。在。這。裡。卑。目。話。還。沒。有。講。完。烏。少。爺。趕。上。來。就。把。卑。目。劈。面。一。掌。叫。家。人。們。把。卑。目。趕。出。去。卑。目。不。敢。和。他。們。動。手。又。不。敢。吹。叫。聚。衆。只。得。同。著。帶。去。的。四。個。巡。士。把。這。個。使。女。搶。出。大。門。帶。了。回。來。請。大。人。的。示。那。巡。長。的。幾。句。話。兒。剛。剛。講。得。出。口。陸。廉。訪。忽。地。勃。然。大。怒。起。來。拍。著。桌。子。罵。道。你。這。個。大。胆。的。奴。才。真。正。的。了。不。得。竟。敢。和。烏。大。人。的。少。爺。頂。撞。起。來。本。司。叫。你。把。這。個。人。送。回。烏。大。人。家。又。沒。有。叫。你。要。什。麼。領。狀。你。居。然。竟。敢。不。遵。本。司。的。命。令。把。人。帶。了。回。來。你。靠。著。誰。的。勢。連。本。司。都。不。放。在。眼。裡。陸。廉。訪。沒。頭。沒。腦。的。把。那。巡。長。痛。罵。一。場。把。巡。長。罵。得。目。瞪。口。呆。不。敢。開。口。心。下。暗。想。我。並。沒。有。幹。錯。什。麼。事。情。這。個。領。狀。是。照。例。應。該。要。的。爲。什。麼。無。緣。無。故。的。把。我。這。樣。罵。起。來。一。班。警。員。在。旁。看。了。陸。廉。訪。這。般。舉。動。也。覺。得。有。些。詫。異。又。不。便。去。問。他。陸。廉。訪。正。罵。得。高。興。忽。然。外。面。傳。進。一。封。信。來。陸。廉。訪。接。過。看。時。就。是。西。關。那。位。烏。大。人。的。信。裏。頭。說。著。那。巡。長。怎。

樣的跋扈放肆。怎樣的咆哮頂撞。怎樣的送了人來。不肯留下。怎樣的逼寫領狀。出言無狀。粧點了一大篇。要請他把那使女交回。并重重的懲辦那個巡長。陸廉訪看了。吃了一驚。原來這位烏中丞。是廣東著名的紳士。現在雖然致仕在家。京城裏頭的手面。却大得狠。陸廉訪和他有些親戚。就是這個廣東按察司的美缺。也一半是烏中丞的力量。和他弄來的。所以陸廉訪只要碰著了什麼烏中丞的事情。分外的盡心竭力。當下看了烏中丞的來信。底滾尿流。連忙把那使女交給送信的人。帶去一面指著巡長罵道。你這個糊塗蛋。幾乎給我鬧了亂子出來。你可曉得烏大人是何等的人家。你敢於對著烏大人的少爺。這般放肆。本司今天給你一個利害。以後也好做戒。做戒別人。說著便叫一聲來。給我拉下去。打左右一聲。答應正要上前動手。有幾個委員上來說道。這件事兒。雖然李德標一時冒犯。觸怒烏紳。咎有應得。但是領取人口。要繳領狀。是警局的。向章求大人的明鑒。陸廉訪那裏肯聽道。我。不管什麼。向章不向章總不。我叫他把使女送回。烏中丞家沒有叫他要什麼領狀。難道我。是不懂規則的麼。說著又有一個委員替他告饒道。這個李德標。平日辦公甚為勤奮。袁提。調曾經記過他的大功。求大人格外開恩。免了他的責罰。陸廉訪不聽這個話兒。還可一聽。了。這個話兒越發心中大怒道。你們把提調來壓我。難道我就怕了不成。就是袁守在這裏。

我是督辦。他是提調。他也不能不聽我的調遣。說著不由分說。喝叫左右把這個巡長拖翻在地。打了一百軍棍。又把同去的四名巡士。每人打了五十軍棍。一個個都打得皮開肉破。鮮血淋漓。打罷之後。放了起來。把五個人一齊革除名字。趕了出去。那些警員看了陸廉訪這般任性。一個個心中都在那裏腹誹。却又不敢和他爭執。大家面面相看。做聲不得。那巡長和四個巡士。吃了一頓軍棍。又革了名字。沒奈何。忍氣吞聲的。都趕到袁太守公館裏頭去。見了袁太守。跪在地下。哭訴一番。袁太守大怒道。怎麼陸大人這般胡鬧。你們且先回去。明天待我自己問他。幾個人叩頭謝了。自去。袁太守氣忽忽的過了一夜。明天一早便坐了轎子。趕到臬台衙門來。投進手本。立刻要稟見。陸廉訪的意思。本來和袁太守有些不對。爲著袁太守辦起事來。都是獨斷獨行的。不去請他的示。心上狠有些怪他目無上司。如今見了袁太守的手本。立刻要稟見。心上也有幾分明白。曉得一定是爲了昨日責革巡長的事。兒暗想我是警局的督辦。又是他的上司。難道還怕了他麼。見了面。他好好的不講什麼話兒。便罷。若是他要和我反對時。我索性大大的搶白的一場。削削他面上的光彩。想罷。便吩咐請了袁太守進來。自己却故意慢慢的出去。袁太守坐在廳上。左等右等。等得好不心焦。方才見陸廉訪踱了出來。不知袁太守陸廉訪講些什麼。且聽下回交代。

第八回 袁太守大鬧按察衙 王觀察統兵柳州府

且說陸廉訪見了袁太守也不提起昨日的事兒。只冷冷的講了幾句閒話。袁太守忍不住。便先講道。聽說大人昨天革了巡長李德標。和四個巡士。不知爲著什麼事兒。陸廉訪呆了一呆。方才說道。這個李德標。他目無法紀。凌辱紳衿。兄弟爲整頓局務起見。所以把他責革。借此也好儆戒儆戒以後的人。袁太守道。還有四個巡士呢。又爲什麼。陸廉訪見他問得瑣碎。心上已經不悅。只得說道。這四個巡士。和李德標串通一氣。朋比爲奸。不是一齊責革。不足以懲犯法而儆將來。老兄細細的問他幹什麼。袁太守正色道。聽說大人斥革李德標。是爲他要烏紳的領狀。無論他一個巡長。斷不敢無端放肆。辱及本地的紳衿。就使真有這件事兒。也是本局的規則。如此算不得什麼。罪名大人不要聽了。烏紳一面之詞。把他斥革。請大人自己三思。陸廉訪聽了心上二十四分的不耐。煩道。你不要只管在這裏囉囉。這件事兒。與你無涉。你不用多管閒事。袁太守道。卑府現當著巡警局提調。怎麼叫做多管閒事呢。依卑府的意思。看起來一面叫那五個人仍舊進局。當差一面叫烏紳補繳領狀。他若一定不肯繳時。就是恃勢怙惡。違犯警章。袁太守正要說下去。陸廉訪心中大怒道。叫你不要管閒事。你偏要出來混鬧。難道我做了個巡警督辦。這一點事兒都不能做主麼。袁太

官 場 小 說

守道大人的說話不是這般講法的。天下無論什麼事情總要講個理兒。若是這樣糊裏糊塗的辦法。衆人如何肯服大人。請想一想。這個裏頭的曲直就明白了。要是守著規則。沒有犯法的人。要無故的把他責革起來。以後有了犯法的人。該應怎樣的辦理呢。陸廉訪聽了。一時回答不出。停了一停。勉強說道。你不必這般有心回護。你說他們沒有犯法。他們到烏中丞那裏。逼要領狀。目無紳士。這還不是犯法麼。袁太守道。李德標若真向烏紳逼繳領狀。何以他又把那個女子帶了回來呢。況且李德標面上受傷。號衣破碎。烏紳那邊却沒有一個有受傷的憑據。照此看來。烏紳的擅毆巡長。已經無可掩飾的了。至於李德標的要他們寫個領狀。他好回局銷差。這止是李德標的守法之處。怎麼算得目無紳士。要是做紳士的人。就可以擅毆巡長。渺視警章。我們這個巡警局。還要他做什麼。陸廉訪見袁太守頂得認真著起。急來道。這一點兒事情。算不得什麼大事。你何必這樣的和我過不去。總之。這個李德標。是我已經革退的人。若要仍舊叫他。在同當差。豈不是朝令夕改。自發自收麼。我做了個督辦。要是這點兒事。都不能做主。我以後還當什麼督辦。袁太守聽了。又接著頂道。這倒沒有什麼的。卑府是個提調大人。是個督辦。卑府辦的事情。就是大人辦的事情。大人昨天責革李德標。是一時沒有明白。這裏頭的緣故。今天知道。他沒有什麼錯處。仍舊開個恩。

官場小說

典。叫。他。回。局。當。差。那。也。算。不。得。什。麼。朝。令。夕。改。陸。廉。訪。聽。了。怒。道。如。此。說。來。你。是。有。心。和。我。過。不。去。的。了。既。然。如。此。請。你。來。做。了。督。辦。何。如。等。到。你。做。督。辦。的。時。候。憑。著。你。去。怎。麼。鬧。法。我。不。管。如。今。我。做。督。辦。就。得。憑。著。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個。李。德。標。是。革。定。了。看。你。有。什。麼。法。兒。袁。太。守。道。大。人。這。般。說。法。是。和。卑。府。鬧。起。意。見。來。了。公。事。公。辦。的。事。兒。怎。麼。好。鬧。意。見。呢。況。且。卑。府。是。大。人。的。屬。員。又。有。什。麼。意。見。可。鬧。呢。陸。廉。訪。冷。笑。道。原。來。你。也。知。道。是。我。的。屬。員。麼。既。然。如。此。你。又。爲。什。麼。要。這。般。多。管。閒。事。袁。太。守。道。這。是。卑。府。分。內。應。該。過。問。的。怎。麼。叫。做。多。管。閒。事。呢。陸。廉。訪。連。連。的。搖。手。道。你。分。內。也。罷。分。外。也。罷。總。之。你。要。再。叫。李。德。標。進。局。當。差。是。斷。斷。不。能。的。你。願。意。的。也。是。這。樣。你。不。願。意。的。也。是。這。樣。袁。太。守。聽。了。不。由。得。心。頭。也。發。起。火。來。便。也。冷。笑。道。卑。府。只。曉。得。照。例。辦。事。沒。有。什。麼。願。意。不。願。意。的。大。人。偏。護。烏。紳。心。上。存。了。私。見。卑。府。實。在。不。敢。附。和。陸。廉。訪。心。上。更。加。厭。惡。道。本。來。我。也。用。不。著。你。附。和。你。說。我。存。了。私。見。就。算。存。了。私。見。你。又。怎。麼。樣。呢。袁。太。守。聽。了。忍。不。住。大。聲。說。道。大。人。的。話。兒。不。是。這。樣。講。法。的。大。人。要。曉。得。警。局。的。規。則。是。大。家。公。共。的。不。是。卑。府。一。個。人。的。上。自。督。辦。下。至。巡。士。都。該。應。遵。守。定。章。如。今。大。人。忽。然。要。違。背。定。章。起。來。豈。不。失。了。督。辦。的。資。格。麼。陸。廉。訪。聽。了。袁。太。守。竟。教。訓。起。他。來。氣。得。七。孔。生。烟。雙。眉。倒。豎。也。大。聲。說。道。好。好。你。居。

然教訓起我來我失了督辦的資格與你無干用不著你來多管我也沒有這些氣力和你爭論你請出去罷說著便端起茶來意思要趕袁太守出去那曉得袁太守偏不肯走口中說道大人請慢些卑府還有話講陸廉訪被他纏得急了便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的糊塗和你講了半天都講不明白袁太守道卑府並不糊塗卑府心上狼明白倒是大人辦理這件事兒著實的有些糊塗陸廉訪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的了跳起身來把手內的一個茶碗豁啣的一聲攢在地下攢得粉碎濺得袁太守身上班班點點的溼了好些的茶陸廉訪一手指著袁太守道你這個人還了得這樣的專橫放肆目無上官天下那有這般情理枉了你還是個有名的名士原來竟是個一竅不通的人你難道不知道烏中丞家是廣東有名的紳士麼何必爲著一個巡長有意和他爲難你將來回家也要做紳士的要是地方官這樣的和你作對你心上又怎麼樣呢陸廉訪一時氣極說出這些不倫不類的話來袁太守却不慌不忙的說道大人不用做出這個樣兒來嚇呼卑府卑府向來不怕嚇呼的到底這個李德標的事情怎麼樣陸廉訪聽了氣得無可如何口中亂罵道巡長又不是你的兒子你要這樣的庇護他袁太守聽了不覺幾乎要笑出來忍住了笑回他一句道巡長是卑府的兒子那烏紳是大人的什麼人呢陸廉訪聽了更加發急道我不管我不管我去請了

烏中丞來你自己和他去講說著也不等袁太守開口回轉身來往裏便走袁太守連連的說道大人請不要跑卑府還有話講陸廉訪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跟跟跄跄的走了進去袁太守只得也退了出來便立刻到制台衙門去見了宣制軍把這件事情細細的說了一遍當面辭差宣制軍不肯再三安慰挽留袁太守只推有病不能辦公宣制軍也只得由他陸廉訪聽了袁太守辭差心上十分得意那曉得警局裏頭的一班人員聽得袁太守辭差大家都闐然辭起差來你也辭差我也辭差一班開辦巡警的熟手人員竟去了十中之八只剩了幾個新進來的委員那裡摸得著頭腦把一個巡警局弄得個亂七八糟鴉飛雀亂宣制軍聽見了這件事兒便叫一個幕府裡頭的候補道來和陸廉訪商議要叫陸廉訪傳了袁太守來當面安慰他一番叫他仍舊回局任事陸廉訪聽了只氣得鬚髮皆張的道他無緣無故的把我罵了一場如今倒反要我去陪他的不是天下那有這般情理宣制軍聽了又親自再四的勸他道袁守是你的屬員你何妨將就他些博個大度的名氣呢陸廉訪起先不肯禁不起宣制軍再三力勸却不過面情只得叫了袁太守來安慰了幾句叫他照常辦事袁太守得了上風便也對著陸廉訪說了幾句好看話兒依舊回到巡警局去照常辦事把那一個巡長四個巡士叫了回來照舊當差陸廉訪雖然不願却說不出來只得罷

了。閒話不提。且說那位防軍統領王觀察。自奉了宣制軍的札派。帶了那十二營招降的防軍。駐札在柳州府地方。起先幾個月的时候。這班降兵。倒也十分安靜。到了後來。漸漸的野性發作起來。起先還只在城外鬧些事情。有的出了半價。強買民間的東西。有的吃醉了酒。沿路吵鬧。王觀察雖然曉得。却怕他再要聚眾造反。要想把恩惠去要結他們的心。便也裝著糊塗。將就些兒。不去管他。那曉得這班降兵。本來原是游勇出身。狼子野心。那裏肯安頓頓的。守著規矩過日子。便漸漸的放肆起來。每每的聚了無數的人。進城鬧事。又每每的強搶民間的衣服銀錢。就如強盜一般。弄得柳州城中的人。紛紛的都到柳州府去告狀。也有的逕到王觀察那裏去告。王觀察也覺得這些降兵。慢慢的跋扈起來。便一面飛電宣制軍。請示辦法。一面把幾個爲首滋事的兵丁。提出來。每人打了一百軍棍。這一來那些兵士。越發不服起來。大家都紛紛擾擾的要想作亂。湊著宣制軍得到了王觀察的電稟。便打了一個回電來。要把這十二營防軍。一古腦兒調到廣東去。這班兵士。得到了這個信息。大家都鼓譟起來。只說大帥要把我們調到廣東。分明是要我們的性命。一傳十。十傳百的。一霎時全營的兵士。和營官哨弁。一齊排了隊伍。殺進城來。這柳州城是個空城。只有百十個老將。在城裏頭看看城門。放放更砲。一聽得防軍反了進來。早已逃得無影無蹤的了。這些叛

兵長驅直進。沒有一個人敢去擋他。到了城裏。大家拚命的擄掠一番。又劫了防營裏頭的軍械糧餉。一路劫掠過去。王觀察聽得這個信息。嚇得魂靈出孔。話都說不出來。看看自己左右的人時。早已跑得乾乾淨淨。連自己的幾個貼身親信家人。都不知那裏去了。沒奈何。長嘆一聲。暗想這個招降匪黨。是自己上的條陳。如今鬧了這樣的亂子出來。怎麼回去見得大帥。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驚兵變統領捐軀 戰安南參戎勝敵

且說王觀察見防營軍作亂。嚇得個胆裂魂飛。暗想這個亂子鬧得大了。見了大帥。該應怎麼樣呢。又轉一個念頭道。不好不好。這位宣制軍的性情。不比別人。性如烈火。動不動就要殺人。我闖了這般的大禍。這件事兒。又是我一個人的主意。況且已經報了肅清。這個風聲。鬧到裏頭去。連宣制軍自己也耽著個處分。這個亂子。不是我一個人弄出來的麼。推原禍始。宣制軍那裏放得過我。況且我也沒有面目。再去見他。與其到了將來。受那縱兵作亂的處分。腦袋的保得住。保不住。自己也不可不知。不如爽快些。自己尋個自盡的好。王觀察想到這裏。定了主意。就立起身來。尋出一枝小小的手槍。放在手裏。看了一看。自己嘆口氣道。不料我姓王的。死在這個地方。說著把牙齒咬了一咬。好在這位王觀察。沒有兄弟妻小。只有

一個兒子在陝西做官。子然一身。心上沒有什麼掛念。便狠著心。閉著眼睛。把那手鎗對準了自己的心口。把跳機一扳。只聽得轟的一聲。一顆鎗子從王觀察前心打進。在後心直透出來。王觀察撒手拋鎗。一個身體望後便倒。真個是富貴無常功名安在。曇花一現。四大皆空。一霎時把一個威風嚇嚇的防營統領。嗚呼哀哉。伏維尙饗了。看官且住。你道廣西一省的亂匪。爲什麼多到這般田地呢。原來廣西一省游勇最多。既沒有安插的地方。又沒有謀生的道路。所以就只好三三五五流而爲匪了。但是這些游勇是那裏來的呢。又何以專專的只在廣西一省呢。在下做書的偷個空兒。且把這個游勇的來歷。一一的演說出來。原來在數十年之前。廣西有個參將叫做李維幹。福建人氏。富甲一鄉。頗頗的有些名氣。在廣西省城裏頭。當個前鋒營統領。剛剛那個時候。廣西有幾個著名的大盜。叫什麼張三麻子。李托天。王鐵頭等。無非都是這些名色。手下的黨羽極多。省城左右。出了無數的盜案。都是這班人做的事情。地方官出了賞格。要想拿他們這班人。不料他們的信息。甚是靈通。那裏拿捉得住。這位李參戎就出了一個主意。要去招降他們。把他們編做軍隊。那時廣西巡撫赫中丞。狠相信他的話兒。李參戎在赫中丞面前。拍著胸脯。一力擔當這件事兒。赫中丞大喜。便下個札子。派他去辦理招撫事宜。並許他便宜行事。李參戎登時派了許多差弁。四下裏

出去勸降。又出了許多招降的告示。果然不多幾天。這些盜首。同著一班黨羽。陸陸續續的都來投降。正辦理得有些眉目。忽然兩廣總督畢制軍。行了文書。要調他到廣東差遣。李參戎接了文書。不能不去。只得稟明了赫中丞。派了一個中軍副將余朝恩。接他的手。李參戎自己便趕到廣東來。剛剛到了廣東。不料畢制軍生起病來。病了幾天。醫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李參戎一團高興的。從廣西趕到廣東。連畢制軍的面也沒有見到。李參戎沒奈何。只得求見了後任的總督宮制軍。把畢制軍咨調的情由。和富制軍說了。富制軍却淡淡的。不甚招呼。只對他說道。老兄。既然是廣西人員。我看還是回到廣西本省去罷。李參戎退了出來。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到廣西去。一來一往。白走了無數的程途。白吃了許多的辛苦。指望回到廣西本省。再去當差。那曉得禍不單行。福無雙至。廣西巡撫赫中丞。又調到雲南去了。後任署理廣西巡撫的。就是本省藩台吳方伯。這位吳方伯。在藩台任上的時候。本來和赫中丞兩下不對。赫中丞那個時候。聽了李參戎的話兒。要叫他去招降盜首。吳方伯心上狠不以爲然。和赫中丞反對過幾回。赫中丞不肯聽他的話。吳方伯便連李參戎都恨起來。所以吳方伯接印之後。就立刻把余朝恩撤了回去。那已經招集的一班匪黨。也有一千多人。吳方伯既不安插他們。又不想個解散他們的法兒。那一班匪黨。倒弄得進退兩難起來。

偏偏的這個當兒。李參戎又闖了回來。得了這個消息。不覺大驚。連忙去見吳方伯時。吳方伯只對他說道。你是廣東咨調過去的人。爲什麼又跑了回來。李參戎只得把畢制軍病故的情形。和吳方伯說了一遍。道。參將本來是這裏本省的人員。求大帥施恩錄用。吳方伯聽了。把眉頭繃了一繃。道。廣西的情形。你是知道的那裏有什麼位置的地方。據我看來。你還是到廣東去罷。那邊的局面。究竟大些。李參戎道。參將在廣東的時候。是富督憲叫參將回到廣西來的。現在再跑到那邊去。恐怕不便。吳方伯沈吟一回道。也罷。我給你一個咨文。把你咨到廣東去就是了。李參戎聽了吳方伯的口氣。知道就是再講。也不中用。只得謝了一聲。方才講到那招降匪黨的事兒。吳方伯聽了。就勃然變色道。這件事情。是前任赫中丞的主意。兄弟當時心上就狠不以爲然的。這班匪黨。有什麼好人。那裏肯守著國家的法律。李參戎聽了口風不對。也不敢再說。只得退了出來。不料那一班受撫的盜首。都來尋著了李參戎。大家異口同聲的。要李參戎安置他們一個地方。李參戎回心一想。覺得果然有些對不起他們。只得自己先拿出錢來。叫他們暫時在廣西等候。等他到了廣東。再想安置他們的法兒。隔了幾天。李參戎到吳方伯那裏去領了咨文。又趕到廣東來。一路上曉行夜宿。涉水登山。不一日。到了廣東。拿著咨文。去見那位兩廣總督。富制軍。富制軍看了吳方伯的咨

文冷笑一聲道：「怎麼你們那邊的人員要咨到我這裏來當差？不是個怪事麼？」說著便對李參戎道：「老兄還沒有曉得這裏的情形，寔在人浮於事，安插不來。老兄既是廣西人員，自然還是回到本省去。爲是李參戎聽了一時目瞪口呆，呆開口不得暗暗的心中埋怨著。畢制軍道：「我好好的在廣西當差，這個死鬼偏偏要咨調起我來。如今弄得兩頭不著，眞眞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想著沒有法兒，便再三再四的求著富制軍，要他留下差遣。富制軍那裏肯答應，被他纏不過，只得說道：「不瞞老兄說，老兄要在兄弟這裏當差，寔在沒有安置的地方。如今兄弟只好和老兄出個咨文，仍舊把老兄咨回本省就是了。說著便端起茶來，送他出去。只把這位參將大人氣得個昏頭搭腦，辛辛苦苦的跑了兩蹕。廣東只換著這一套沒用的咨文，你叫他如何不氣。當下李參戎心上雖然不快，却也無可如何，只得領了咨文，趕回廣西，再去見吳中丞。時吳中丞說得更好道：「你本來是廣東咨調過去的人，況且我已經給了你的咨文，把你咨送過去。從此以後，你只好算是廣東的人員。廣西的名冊已經註銷的了。幾句話兒又把李參戎回了出來。可憐這位參將大人，廣東廣西幾千里路的趕了兩個來回，只弄得個東邊不收，西邊不要。一時進退兩難，心上却十分抑鬱，又發洩不出來。更兼那一班投降的匪首，大家都和他話噪，只說要求個安插的地方，只把一個李參戎吵

官 場 小 說

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單是供給他們幾個錢，也還罷了。又恐怕他們在外面闖出禍來，一定要連累自己。只得聚集了這一班匪首，和他軟軟的商量，情願送他們幾個錢，叫他們不要在廣西界內鬧事。說到這裡，就有一個匪首出來說道：據我看起來，廣西省裡頭，既然安放我們不下，我們何不去奪了安南國的地方來，做個住場呢？那安南地方，我們都到過的。種起田來，一年兩熟，倒是個狠好的地方。李參戎聽了，忽然心中一動，暗想：從前唐朝的張仲堅奪了扶餘國，就做了扶餘國王。或者我也有這般福氣，也未可知。況且自己家裡有錢，可以充做軍餉。這班匪黨，又都是亡命之徒。安南國是素來不講究兵備的，料想沒有什麼危險。何不放大了胆子，竟去試他一試。原來李參戎久在廣西，知道安南的國政，向來腐敗。全國裡頭，只有幾千名兵，所以聽了這個匪首的說話，竟想做起張仲堅第二來。當下定了主意，便暗暗的用軍法部勒這班匪黨，又暗暗的購辦糧食，製造旂幟軍械，隨身軍器。這班匪黨本來自家的李參戎，又是個名將，部署起來，井井有條。居然把這些人編成了一枝勁旅。李參戎帶著這些人陸續出了鎮南關，便大張旂鼓，排齊隊伍，浩浩蕩蕩的向前進發。倒也戈矛耀日，鼓角喧天，一路上十分威武。進了安南境內，安南的地方官也連忙帶了兵隊出來迎敵。原來安南人不知就裏，只認做是中國皇上家發來征討的大兵，心上十分胆

官場小說

怯帶兵官對著李參戎說道。我們世世代代。進貢天朝。並沒有什麼失禮之處。天朝大皇帝。爲什麼無故發兵。李參戎見那安南的兵士。三三五五的連隊。伍都站不齊。手中的兵器。都是大刀。虎叉。七零八落的。不成樣子。不覺呵呵大笑。也不和他講話。只指揮兵隊奮勇冲將過去。只一陣。把那安南的兵士。就像滾湯沃雪。猛虎驅羊。趕得個乾乾淨淨。一連打了三個勝仗。殺得安南人胆戰心驚。魂飛魄散。死命守住了北甯府隘口。不敢出來。安南國王連忙修了表文。派了使者。星夜趕進中國京城。又進貢了許多方物。求大皇帝退兵。京城裏頭接到了表文。十分詫怪。一面打發使者。說中國並沒有發兵的事情。一面用加緊六百里文書。到廣西巡撫那裏。叫他查察這件事兒。到底是那裏來的兵。又叫廣西巡撫。就近發兵救護。等到文書發到廣西。李參戎的事情。吳中丞早已知道。正要想個法兒。去叫李參戎回來。又一連接了安南國幾封告急的文報。吳中丞就派了中軍副將余朝恩。帶了一百名撫標親兵。兼程趕出鎮南關來。要請李參戎退兵回省。不知以後如何。且看後來分解。

第十回

救屬國巡撫出奇謀

中奸計英雄飛碧血

只說吳中丞派了余副將。趕出關來。一直趕到李參戎營外。余副將舉眼看時。只見兵士雖然有限。却是旌旗嚴肅。壁壘整齊。一派的軍容。倒也十分雄壯。余副將看了。暗暗贊歎。正看

時忽見營門裏面飛出一馬步兵趕上前來。喝道：你們是那裏來的。爲什麼在這裏窺探。余副將舉眼看時。却好那個步兵頭目。就是在自己手裏招撫的人。便叫著他的名字道：莫是龍。你還認識我不認識。那頭目聽了。便走近前來。細細的認了一認道：原來是余大人。到這裏來有什麼公幹。余副將道：我有公事來和李大人商量。煩你進去通報一聲。那頭目聽了道：請余大人在營門外面等一回兒。待我進去稟了李大人。再來請余大人進去。說著便走進營去。余副將在外面等不多時。只聽得營門裏面撲通通三聲大砲。鼓角齊鳴。營門大開。李維幹親自帶著一班手下的將校。迎接出來。見了余副將。哈哈大笑道：想不到在這個地方和你相見。說著便和余副將手挽手的走進大營。大排筵席。和余副將接風。余副將便把來意和他說了一遍。要請他回到廣西去。李參戎聽了。低著頭。沈吟了一回。便對余副將道：我如今已經算不得廣西的人員。吳中丞也沒有調遣我的權力。況且我這裏的事情。已經十成八九。我也不能分身。請你回去。致意吳中丞。說我李維幹雖然不在中國。但畢竟是中國的子民。將來無論如何。決不敢侵犯中國一尺一寸的地方。傷害中國一草一木的物件。就是了。余副將聽了。便對他笑道：你的話兒講錯了。不是這般講法的。你雖然沒有侵犯中國的。地方。但這個安南國。是我們中國的藩屬。你要搶奪安南國的地方。中國不能坐視。前

官場小說

幾天裏頭行了六百里文書下來。叫中丞就近撥兵救護。到了那個時候。你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去。豈不是兩面受敵麼。李參戎聽了。呆了一回。想想余副將的話兒。也是不錯。嘆一口氣道。雖然如此。但要我回轉身來。再做這個勞什子的什麼。參將受著別人的調遣。委實有些不高興。余副將又笑道。如此說來。你是安心造反的了。李參戎愕然道。我何曾造反。余副將道。你既然不造反。怎麼不聽督撫的調遣呢。就使你不願做官。也得回去一蹙。和中丞見一見面。講個明白。況且你手下這些人馬。也要想一個安置的法兒。難道由著他們。札在這裏。一世不成。李參戎聽了。想了一想。便一口答應道。你的話兒十分有理。我且和你同去。見了吳中丞再說。至於我手下的這些人馬。他們都是盜匪出身。斷沒有由著他們散去。再入亂黨的道理。我見了中丞。中丞肯設法安置他們最好。若中丞不肯。我也另有個安置的法兒。說著。便傳令出去。立刻退兵。又傳了那班頭目進來。和他們講了。有幾個人。心不以爲然。再三的勸著李參戎。不要冒冒失失的回去。自投羅網。李參戎那裏肯聽。只說我沒有什麼罪。何至於有什麼意外的事情。大家見勸他不聽。只得由他。隔了一天。果然李參戎帶領了手下的兵士。退入鎮南關來。余副將又勸他把手下的兵。都在關內屯駐。祇帶著隨身的一百名親兵。同進省城。恐怕路上驚動百姓。李參戎也依著他的話兒。不一日。到了省城。

官 場 小 說

李參戎同著余副將來見吳中丞。余副將請他在官廳少坐。自己便走了進去。李參戎一個人等了一回。聽得外面人聲嘈雜。忽然擁進一隊親兵。不由分說。七手八腳的把李參戎拿住。李參戎大驚。口中高聲叫道。我犯了什麼罪名。你們要來拿我。衆人也不答應。他只橫拖倒拽的。一直把他拖到大堂去見吳中丞。李參戎抬頭一看。就覺得頭上轟的一聲。曉得今天事情不好。只見大堂上。弓上弦。刀出鞘。的齊齊整整。站了無數的親兵。還有無數的大小武弁。也都挂刀站班。吳中丞端端正正的站在暖閣中間。却不設公案。李參戎一看就知道吳中丞要請王命殺他。一眼看見余副將站在吳中丞背後。不覺鬚髮皆張。目眦欲裂。大罵道。你這個喪心無耻的奴才。我好好的在關外。你花言巧語的把我哄到這裡。你這樣的人。真。是。不。要。臉。的。畜。生。余副將聽了。滿面羞慚。把頭別了過去。不來理他。吳中丞見了。便走下堂來。左右抬過香案。吳中丞望空拜請了王命一班軍士。就把李參戎細綁起來。李參戎到了這個時候。明曉得求他也不中用。只問道。我犯了什麼罪名。你要殺我。吳中丞道。你無故作亂。侵犯本朝的屬國。本部院奉了朝命。就近勦除你。還有什麼分辨。李參戎恨恨的道。這件事兒。全是壞在你一個人的手上。朝廷用了你這樣的混帳東西來做封疆大員。也是國家的氣運罷了。罷了。如今也不必說了。吳中丞聽了大怒。喝叫快給我綁出去。就派了余副

將做監斬官。一路上刀鎗簇擁的擁著李參戎出來。那一百名李參戎手下的親兵。還在撫轅左右。等候李參戎的信息。不想猛然見了李參戎。繩穿索綁的出來。一個個嚇得魂不附體。李參戎見了那個親兵頭目。大叫道。你們快些走罷。回去和兄弟們講一聲兒。說我姓李的爲著他們的事情。送了性命。說著。已經被一班兵士擁了過去。那班親兵聽了。好似半天裏聽了霹靂的一般。一個個眼睜睜的看著李參戎。被他們推推搡搡的。簇擁過去。想不出個法兒。又怕還要查拿餘黨。沒奈何。只得飛一般的逃出省城。連日連夜的趕回龍州大營。把這件事情。哭訴了衆人一遍。那班匪黨。平日之間。和李參戎的感情很好。又狠佩服他的才情。所以都肯受他的約束。如今又聽得李參戎被殺。是爲了他們的事情。便一個個都大哭起來。就在營裏頭。設起李參戎的靈位來。大家都舉哀拜。雖然是一班強盜。却也滿營挂孝。誠切非常。看起來。如今的一班大人先生。儘有朋友在生的時候。巴結得一個錦上添花。及至朋友死了。他却反轉臉兒不認得他的妻子。真個是交情冰炭。跬步荆榛。倒不如這班不讀書不識字的強盜。還有些一生一死的交情。全始全終的高誼。咳。人心不古。世路多艱。叫在下做書的。又何從說起呢。只可憐這位李參戎。若要碰著了個賢明些兒的督撫大員。也未始不能够大大的做一番事業。偏偏的碰著了這位妬賢嫉能的吳中丞。冤冤枉枉。

枉的送了一條性命。辜負了一生的志氣。埋沒了蓋世的功名。正是浮生一瞬。傷心杜宇之冤。碧血三年。腸斷萋宏之恨。只說這班匪黨。哭奠了幾天。大家聚在一起。商量那聚散的事。宜有幾個冒失鬼。便要扯起大旗來。殺進省去。和李琴戎報仇。又有幾個明白些兒事理的。連忙攔阻道。你不要說這般一想情願的話兒。我們雖然現在有二千多人。那裏抵擋得官軍的大隊。你看著廣西的官兵。是和安南一樣的麼。安南國的兵。是沒有鎗砲。不諳紀律。所以打不過我們。我們雖然有鳥鎗拾鎗。却沒有大砲。官軍和我們打起仗來。不用別的。只要遠遠的架起幾尊大砲來。就把我們這些人都打死了。不如還是幹我們的舊營生去罷。正說著。外面有人飛報進來。說現在省城裏頭派了大兵出來。要來勦滅我們。離此只有二百多里。衆人聽了。便鴉飛雀亂起來。大家亂烘烘的。收拾了糧草器械。分作幾路。仍舊做他的強盜去了。等到大隊官兵。慢慢的一路過來。這班匪黨。已經走得無影無蹤。不知那裏去了。從此以後。這班匪黨。便四出劫掠。不肯歸化。慢慢的滋蔓開來。一天多似一天。後來中法開仗。安南入了法國的版圖。講和以後。又裁汰了許多的防軍。再是舉行新政。裁減綠營。更兼廣西提督蘇元春。拿問進京。他手下的營頭。散的散。裁的裁。減去了十分之五。你想這班兵勇。平日都是游手好閒慣的。一旦裁撤了他的口糧。肩不能挑。背不能負。還要喝幾口黃酒。

抽幾口大煙那裏有什麼謀生的道路自然的合著這一班人大家做起匪來所以廣西的游勇越聚越多那匪黨也就越聚越多起來如今按下休提只說宣制軍那邊有兩個最得寵的幕府宣制軍十分信任無論什麼事兒都要和這兩位師老爺商量一位姓木字小端是個江右秀才一位姓匡字忠伯是個吏部主事木小端跟著宣制軍已經十五六年宣制軍在京城裡頭當京官的時候木小端就在宣制軍那裡當個書啓師爺如今宣制軍放了兩廣就請他專辦緊要摺件但凡木小端在宣制軍面前講的話兒宣制軍沒有一句不聽比那位匡主政更覺親信些兒就和那莊制軍的一品夫人邵竺卿的一般這位木師老爺和宣制軍賓東相處多年很知道宣制軍的性格明曉得宣制軍辦起事來是望精刻一路走的他便先意承志的迎合宣制軍的意思他常常對著一班幕府裏頭的朋友講道你們要老師信任你們是容易得狠的待我來傳授你們一個法兒譬如一件案子照例定起罪來不過是個斬監候你只要說斬監候失之太輕一定要辦他一個立決方足以懲戒後來又譬如一件參案照例奏參起來不過是個降級調用你只要說降級調用未免便宜他一定要參他一個革職永不叙用方足以肅清仕路一連這樣的胡弄幾回老師只說這個人精明幹練以後遇有什麼緊要的事兒一定要來和你商議的要是他和你商議起公事

官 場 小 說

來。你。勸。他。諸。事。從。寬。他。就。說。你。疲。軟。無。才。不。能。任。事。以。後。就。再。也。不。請。教。你。的。了。你。們。要。是。不。相。信。我。的。話。兒。你。們。只。要。依。著。我。的。說。話。試。他。一。試。包。管。不。到。一。個。月。老。師。就。把。你。當。做。天。字。第。一。號。的。能。員。一。班。幕。府。聽。了。木。小。端。的。一。番。說。話。一。個。個。點。頭。替。歎。佩。服。非。常。大。家。都。依。著。這。個。法。兒。做。去。不。知。效。驗。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第十一回 木小端開筵醉花月 匡忠伯星夜入皇都

且。說。官。制。軍。手。下。一。班。幕。府。大。家。都。聽。着。木。小。端。的。話。兒。一。個。個。摳。心。挖。肚。的。想。了。許。多。法。兒。今。天。這。個。幕。府。勸。他。整。肅。官。方。一。個。摺。子。就。參。掉。了。無。數。的。人。明。天。又。是。那。個。幕。府。勸。他。嚴。查。匪。類。一。個。札。子。又。送。掉。了。許。多。性。命。這。些。舉。動。也。說。不。盡。許。多。果。然。這。個。法。兒。十。分。靈。驗。凡。是。出。過。這。些。主。意。的。幕。府。官。制。軍。一。個。一。個。的。都。信。任。起。來。原。來。官。制。軍。雖。是。性。如。烈。火。却。又。遇。事。多。疑。每。每。聽。了。幕。府。裏。頭。的。人。要。勸。他。遇。事。從。寬。便。疑。心。他。受。了。外。邊。的。賄。賂。又。或。者。徇。了。請。托。的。面。情。就。漸。漸。的。不。相。信。這。個。人。起。來。所。以。一。班。幕。府。都。走。他。的。心。經。無。論。什。麼。大。大。小。小。的。案。件。只。有。勸。他。嚴。辦。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勸。他。從。輕。發。落。的。這。都。是。木。小。端。的。一。席。話。兒。惹。出。來。的。事。情。也。不。知。送。了。多。少。人。的。功。名。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拿。着。別。人。的。功。名。性。命。來。博。自。己。的。一。時。富。貴。這。位。木。師。老。爺。的。卑。鄙。齷。齷。也。就。可。想。而。知。的。了。只。

說這位木師老爺自從到了廣東以後。着寔弄了些造孽錢。在腰包裏頭就捐了一個候補道。大家都改了稱呼。叫起木大人來。木觀察聽了人家叫他大人也覺得趾高氣揚的十分得意。成日成夜的同着一班朋友在大沙頭吃花酒。又麻雀鬧得個不亦樂乎。當着那一面。柳州失守。王觀察捐軀致命之時。正是這一邊風月。珠江木大人酒地花天之際。一封電報到了廣東。宣制軍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叫人去請木觀察和匡主政來商議軍務。木觀察的家人立刻飛奔出城。到花艇上請了木觀察回來。木觀察正在儂紅倚翠。一刻千金的時候。偏偏的被這個不知趣的柳州兵變打斷了他的興頭。正是烽烟滾滾。催回巫峽之魂。鞞鼓聲聲。驚破霓裳之曲。木觀察得了這個消息。便也着實的吃了一驚。急急的趕回督署。見了宣制軍。只見匡主政早已來了。和宣制軍低低的講論。也不知說些什麼。宣制軍愁容滿面。無精打采的樣兒。見了木觀察。便道：「你到那裏去了。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廣西出了大亂子。我的功名和性命還不知保得住。保不住呢。說着就把柳州的一封電報遞給木觀察。木觀察看了也覺駭然。呆了一回。方才說道：「這些亂黨雖然一時造反。却都是些烏合之徒。禁不起大軍征勦的。老師只管放心。宣制軍道：「你說得這般容易。廣西亂事。我已經報了肅清。如今不多幾時。就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來。連府城都破了。這個處分。我怎麼擔當得起。裏頭

官 場 小 說

又怎麼的肯答應。木觀察想了一想道。據職道看起來。老帥就是担個奏報不實。也不過一個降級留任。勦匪自效罷了。只要老帥親自出去督師。那些將士。沒有不奮勇的。指日之間。原可蕩平。老帥何必這般憂慮。宣制軍道。你不要看輕了那班亂黨。他們刮了防營的軍械。鎗炮精良。又都知道行軍的紀律。要是他們合力抗拒起來。恐怕狠有些兒棘手呢。木觀察道。老帥的鈞見。自然慎重。但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宣制軍道。很好很好。我本來此番出去督師。要請你一同前往。大家也好商量商量。木觀察聽了。官制軍要他同去。倒不由得心上一驚。暗想。這個打仗的事情。不是頑的送了性命。那個來和我抵償呢。心上雖是這般想着。口中又回答不出來。只得支支吾吾的說道。老帥出去督師。職道理應伺候。老帥但是這幾天。職道身上着實覺得有些不好。也不知什麼緣故。只要到了老帥出兵的時候。職道可以勉強支持得來。一定跟着老帥出去。就是了。宣制軍聽了。忽然想起上一回出兵的時候。也是再三再四的推托不肯同去。如今又是這個樣兒。想來他胆小怕死。所以不願意同我出兵。想到這裏。心上有些不快。起來便道。論理呢。出兵是個危險的事情。兄弟也不敢定。要邀着老兄同去。但是我們既然做了皇上家的官。就要和皇上家辦事。顧不得危險。不危險也要拚着性命去試他。一試的了。老兄看兄弟這個話兒。怎麼樣。

宣制軍說到這裏。匡主政便接上去說道。老師既然要人同去。晚生就跟着老師出去。就是了。晚生向來胆大不怕什麼。打仗不打仗的。宣制軍聽了。趁勢說道。既然忠翁肯去。是極好的了。到底忠翁是個血性丈夫。比不得那些貪生怕死的人。幾句話兒。把木觀察說得面上通紅。好生惶愧。心中暗想不好了。他說我貪生怕死。沒有血性。我這個飯碗是捧不牢的了。這便怎麼樣呢。想着又轉一個念頭。道他心上雖然有些恨我。我和他十幾年的賓東料想。他也不好意思把我怎樣。就是他辭我的館。我也顧不得的了。這個性命交關的事情。不是可以試得的好在我如今錢也有了。功名也有了。除掉了他別處也有吃飯的地方。木觀察想定了主意。便老着臉皮和宣制軍敷衍了一回。宣制軍却不甚理他。木觀察覺得沒趣。只得告辭出去。宣制軍便和匡主政商量調兵剿匪的事宜。先發個電報到廣西去。調集前鋒六營。新軍二營。炮隊一營。在梧州府一帶會齊。一面又調集廣東的軍隊。炮隊四營。馬隊四營。常備五營。練軍五營。連着那廣西的軍隊。一共二十七營。揀了日子。祭旂出兵。又打個電報進京去。只說廣西亂匪的餘黨騷動。已經自己出省督師。那知電報剛剛發去。宣制軍已經接到奉旨申飭的上諭。責成他速赴廣西督師。幸而還沒有什麼處分。宣制軍方才一塊石頭放下了心。不想接着又來了軍機處的電報。宣制軍看了。不覺大驚。便又和匡主政商

官 場 小 說

議兩個人直商議了一天。也不知商議的是些什麼。到了明天。宣制軍忽然改了政策。要派匡主政連夜進京。立刻在源通泰官銀號裏頭劃了十二萬銀子的滙票給匡主政帶進京去。一面改派了兩位幕府同到廣西去。這兩位幕府一位姓章字固齋。一位姓陶字紹伯。都是廣東候補道。宣制軍特地派這兩位觀察公。替代這位匡主政隨營參贊。商議軍情。看官且住。宣制軍接了軍機處來的電報。究竟是什麼事情。宣制軍又爲什麼要這樣的吃驚。匡主政和他商議了一天。到底商議的是什麼。匡主政連夜進京。爲着何事。又爲什麼要帶着這十幾萬銀子。原來京城裏頭的兩廣京官。於宣制軍電報未到之先。早已接着了同鄉的電報。這班京官本來爲着宣制軍辦事過嚴。大家都和他有些不對。趁着這個機會。就約會了一班同鄉御史。大家聯銜上了一個摺子。結結實實的參了宣制軍一下。說他有心縱匪。坐視蔓延。虛報肅清。希圖朦混。情節參得十分利害。若要換了第二個脚力軟些的督撫。這樣的一來。怕不立時查辦。就是最輕也要得個虛報軍情。漫無節制的處分。幸而這位宣制軍素來狠得皇太后的寵眷。看了這個摺子。不肯怎樣的難爲他。只寄諭着浙閩總督柏制軍切實查明。據實奏覆。那班軍機處的王大臣。也有和宣制軍要好的。私下打了一個電報給他。叫他預先打點。宣制軍得了這個信息。不覺大驚。便請了匡主政和他密密的商議。這

件事兒打發匡主政帶了銀子。連夜進京。和他運動。至於匡主政進京之後。運動些什麼。東西。那却連在下做書的人也不知道。不過聽得廣東官場中。人大家議論說。這位匡主政在京城理頭的時候。曾經和四十八宮都總管皮小蓮做過賓東。教過他的幾個姪兒。宣制軍雖然性情剛直。不肯巴結朝貴。却獨獨的和這位皮總管交情甚好。就是匡主政在宣制軍幕府當差。也是皮總管當面薦給他的。所以此番被參。就叫匡主政帶了銀子。趕進京城。托皮總管替他彌縫。打點皮總管是皇太后面前站得起的。紅人皮總管要是在皇太后面前說句話兒。比那軍機處。王大臣的說話。還要靈驗些兒。宣制軍所以托他斡旋。後來這件事情。竟是飛~~聲~~就就的糊了過去。柏制軍的回奏也淡淡的和宣制軍洗刷了一下。子竟沒有一點事兒。都是皮總管的力量。話雖如此。在下做書的。也不過是聽見這麼的一句話兒。在下做書的。却是不曾見過。既沒有什麼憑據。又沒有什麼證人。這交通官監的事兒。不是頑的。況且如今的皮總管。不比以前大勢全傾。冰山一瞬。在下做書的。更不便無端妄語。信口雌黃。不過照着有聞必錄的例兒。姑且的留資談助。若要在下做書的。一定怎樣的指實。宣制軍的私通內侍。匡主政的奔走權門。在下就要緘口結舌。不敢領教了。閒話休提。只說宣制軍打發了匡主政動身以後。便帶領了調集的軍隊。連日連夜的趕到廣西來。宣制軍臨

走的時候還覺得十分胆怯。把兩個兒子都托給廣東藩台林方伯對着他揮淚道：「我此去要打了勝仗還有回來的日子，萬一個打了敗仗，我也沒有面目再見你們諸位，只怕就要不能相見的了。」林方伯再三寬慰了一番。宣制軍又預先立了遺囑，把自己身後的事情一樣樣一件件的都料理得清清楚楚。方才起行。一路上電捲風馳，催軍進發。宣制軍又恐怕軍隊不敷調遣，又派了兩個投誠的著名盜首，一個叫做黃龍標，一個叫做李文虎，給了他們兩個札子，叫他們到廣西一帶招募新軍。一面摩拳擦掌的激勵一班將士準備着要和匪黨決戰。那裏知道這班匪黨合該晦氣，宣制軍到了柳州之後，竟用不著打什麼仗，只督率着大隊官軍在後面沿路追剿，不到兩個月的工夫，竟把這些匪黨剿除了十分之九。還破了他們的多年巢穴，又破了幾洞助匪的窩，人頓時的威名大振起來。要知這班亂黨爲什麼不和官軍打仗，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第十二回

宣制軍督師平亂匪

任大令奮勇逐強徒

且說這班殘破柳州的叛勇，本來都是游勇出身。平日遇著官軍追逐，勢頭窮蹙的時候，便都伏匿在柳州慶遠一帶的山洞裏頭。也有的去投奔窩洞，暫時躲避。那深山裏頭本來都有他們的黨羽，蟠結多年，把山洞就當作巢穴。上一回宣制軍出示招降，這班游勇便大家

結了大隊。商量着出來受撫。受撫也還罷了。却又終久野心不改。聚集了大幫人馬。在自家巢穴裏頭。拚命的淫殺劫掠起來。以爲我們不日受了招撫。就是官兵。那裏還怕你們這些舊日的黨羽。這些人吃了他的虧苦。大家都咬牙切齒的。把這班降兵。恨入骨髓。常常的想要報仇。如今忽然聽得這班寶貝。又在柳州散了回來。恐怕他又要入洞劫掠。便聚集了各洞的精壯。擋住路口。不放他們過去。這班叛兵在路上的時候。一路劫掠財物。搶奪金銀。走三十里也是一天。二十里也是一天。一路上就耽擱的不肯快走。及至聽得宣制軍親統大兵。在後追來。方才一個個慌了。要想入山躲避。不料這班洞裏的人。被他們劫掠得怕了。大家結起團體來。把住總路。這些叛兵見了前無去路。又恐怕後面宣制軍的大兵。要追趕上來。不敢耽擱。一霎時鴉飛雀亂的。四散逃走。恰好這個當兒。宣制軍大軍已到。聽了這個信息。心中大喜。便連忙傳令各營軍將。無分晝夜。緊緊的跟在後面追勦。不放他停留一刻。那班叛兵。本來是沒有團體的。如今前面攔住了隘口。不能過去。後面又有宣制軍的大兵。緊緊的追殺。那裏敢回身迎敵。只得拚命的在前逃走。又被宣制軍手下的一班將士。追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幾天的工夫。早勦滅了十分之七八。那漏網逃走的。不過十分裏頭的一二分。有幾處洞裏的獠人。結連了這班叛兵。希圖抗拒。也被宣制軍手下的將士。攻進洞

官 場 小 說

去把一班助逆的騷匪和那些藏匿的叛軍都捉的捉殺的殺收拾得乾乾淨淨不上兩個月廣西的匪亂又報了第二次肅清宣制軍自然十分歡喜想着廣西的匪亂已經大定用不着再去招兵便打個電報到西路一帶去叫那招兵的黃龍標和李文虎回來一面留下五營防軍在柳州府駐札保護府城自己便帶着全軍一路回來到了梧州還不見黃龍標和李文虎回來宣制軍在梧州耽擱了兩天黃龍標方才趕了回來李文虎却還沒有到宣制軍覺得詫異却也不想不到會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看官你道這李文虎有什麼意外的事原來李文虎本來是廣西潯州府人此番宣制軍叫他出去招兵李文虎便到潯州府一帶去招募你想強盜出身的人有什麼好人這個李文虎奉了宣制軍的札子一路上便擺起架子來要地方官和他辦差勒索地方官的供應臨走的時候還要問那地方官硬要程儀到了貴縣的境內李文虎只認着這位貴縣知縣大老爺也是和別處的地方官一樣便也如法泡製的勒索供應勒送下程不想這位貴縣知縣任家驊任大老爺却是個革命黨裏的人性子十分皮賴最喜歡的是殺人只要一天沒有殺人心上就覺得有些鬱鬱不樂不論什麼上上下下的人他心上一個不高興張開口來就罵一班上司見了他都有些頭痛剛剛到任的第一天就殺了一百幾十個人好在廣東廣西的強盜最多州縣官就有殺

入的權柄。殺了人既不用存案。也不用申文。比不得別省地方。要殺一個人。要費許多九牛二虎的氣力。還要等了部文到來。方才好處。決這個犯人。兩廣地方。却用不著這般煩碎。殺個把人的事兒。看得甚是輕鬆。算不得什麼大事。閒話休提。只說這位貴縣知縣任大老爺。別樣都還沒有什麼。就是偏見十分利害。人家不敢做的事情。他都做得出來。到任不到半年。就被他殺了一千多人。甚而至於殺人殺得最多的時候。網綁的繩索。都沒有了一時。找不出來。就用那串錢的錢串來網綁這些犯人。網到後來。連錢串都沒有了。便索性不綁。叫了許多親兵。把這些犯人押著往法場上去。每每的半路上。不小心犯人逃掉了許多。任大老爺也不問他。貴縣地方的強盜。本來是多得狠的。一年的盜案。至少也有一百多起。所以地方上的紳士。都自己創辦團練。保護地方。那強盜看著防護嚴密。不能下手。便又想出一個惡毒的法兒。每每在一處地方。劫掠之後。恐怕團練追趕。便揀了幾。個有錢的失主。硬拉著就跑。直跑到一二十里。或者二三十里。不見後面有人追趕。方才肯把他們放下。這個名目。叫做送客。地方上出了劫案。團練兵和官兵。緊緊的在後追趕。就使趕到了。也只好眼睜睜的看著他在前面慢慢的走。不敢放鎗開砲。恐怕強盜沒有打死。反打死了。送客的良民。有一天一班強盜在貴縣北門外搶劫。約有四五十個人。這北門是貴縣通縣最熱鬧的地

方一班強盜劫掠了許多財物。又拉著七八個人。送他得意揚揚的走北門的團練局。一得了這個信息。一面飛報任大老爺。一面帶人前往救護。等得團勇趕到那裏。一班強盜已經走了。雖然走得。不遠。團勇在後面。却不敢放鎗。明明的看見有幾個人。被他們拖拖扯扯的。跟在後面。好像是。個斷後的大將一般。這班團勇看著。無可如何。那班強盜在前面。走著一面唱歌。一面哈哈的笑。正在這個時候。只聽得後面馬蹄響亮。任大老爺親自騎著快馬。帶著八十名親兵。小隊風馳雨驟的。在後趕來。見了那班團勇。便合成一處。追趕上去。看看至近。任大老爺喝令開鎗。那帶領團練的紳士。連忙攔住道。使不得後面走的。都是被他們拉去送客的人。若一開鎗。就先把百姓打死了。任大老爺大怒道。如此說來。難道怕他送客。就憑他猖獗不成。這班強盜。正是借著這個挾制官軍。我們若不敢開鎗。他就越發得計了。就是打死幾個百姓。也顧不得這許多的了。說著自己先在腰間拔出一枝十三響的手鎗來。對準了後面一個拉著人的強盜。嘯的就是一鎗。只見那強盜著了鎗子。阿呀也沒有叫得。出來。就倒在地上。任大老爺見了大喜。回過頭來。對著自己的親兵。喝道。快給我開鎗。不要放走他們一個。那班親兵聽了。不敢怠慢。便一字兒排齊隊伍。一聲號令。鎗子就如雨點一般的打了過去。那班強盜出其不意。大吃一驚。要想回身抵敵。也來不及。只打得這些強盜。

心慌胆戰。叫苦連天。鮮血橫飛。伏尸遍地。更兼這位任大老爺自己的鎗法甚精。真是發無不中。中無不死。好似那蒼鷹搏兔。猛虎吞狼。一霎時把這班強盜收拾得乾乾淨淨。竟沒有逃走了一個。只可憐七八個被他拉著送客的。百性也冤冤枉枉的。死在裏頭。自從經過了這一番之後。那些強盜聞得任大老爺的大名。就一個個魂飛魄散。再也不敢拉著人送客的。雖然打死了幾個人。却除了這樣的一個大害。按下不提。只說任大老爺打死了這班強盜。把劫掠的財物。一古腦兒奪了回來。心上十分得意。帶著一班親兵。慢慢的回來。剛剛走進北門。忽然聽得背後一片警鑼的聲音。夾著無數人的喊聲。又聽得鎗聲响。唬任大老爺知道。又是搶劫。不由得心中大怒。回過馬頭。帶著親兵。飛一般的趕過去。到了鳴鑼的地方。早見一隊團練。正在那裏和強匪打仗。強盜人多。團練漸漸的支持不來。任大老爺一馬當先。從橫裏直沖出來。一班親兵緊緊的跟著。那鎗彈就如飛蝗驟雨一般。在空氣中縱橫飛舞。那班強匪那裏抵敵得住。一個個四分五落。拚命奔逃。這一陣又把那些強匪掃蕩了十分之九。逃走的只有四五個人。可惜劫掠的財物。已經被那一班強匪拿著。先逃走了。這後來和團練對壘的人。是為著團練在後邊追趕。恐怕被他追著了巢穴。便分了一半人。帶著贓物先走。留下一半在後面拒敵。却不料剛剛撞著了這位天殺星。一陣洋鎗把他

們打得七零八落。當下任大老爺見強匪已經殺盡，却不見一些贓物。問起團練來，方才知道得贓的已經先走。任大老爺大怒，帶著一班親兵，向前追去。無奈走得遠了，那裏追得著。追了一回，沒奈何只得回來。走不到一里多路，只見對面來了無數的人，紛紛攘攘的直擁過來。手中也有拿著軍器的，也有沒有軍器，拿著棍子門的，亂七八糟的鬧成一片。任大老爺見了，不由分說，喝叫軍士開鎗，一排鎗過去，打得這班人走頭無路，鬼哭神號。正打得高興，後面一班團練也追了上來。那爲首的本地紳士見了大驚，連忙上前大叫道：「打不得，打不得。」這些都是被盜的良民，連叫了幾遍，方才止住。已經打死了三四十個人。原來這班人聽得任大老爺去追前面的強匪，特地聚了許多人，拿了軍器趕上來，助助他的威勢。不想吃了這樣的一個苦頭。那帶領團練的，也有本地一個著名的鄉紳，見任大老爺平空打死了許多百姓，便對任大老爺說道：「這件事兒鬧壞了。怎樣的一個辦法呢？幾十個人的性命，不是頑的。況且這些百姓被強匪劫了財物，狠是可憐。如今又無緣無故的被公祖手下的人打死了許多，究竟是個什麼原故？」任大老爺聽了，呆了一呆，方才說道：「你不懂這個道理。我知道他們是被盜的人，有心打死他們的。那紳士大驚道：『這是什麼話？』任大老爺接著說道：『人窮了，就去做匪。匪也是人做的。如今這班人被強匪劫了財物，弄得他們窮了，他們』

不要去做匪的麼與其聽憑他們去投入匪黨還是趁着這個時候打死了他們的乾淨那紳士聽了任大老爺一番異想天開的議論不覺大怒道公祖的說話錯了從來人命關天那裏有這般頑法不知任大老爺又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交代

第十三回

真鹵莽悞殺良民

假糊塗鎗斃巨寇

只說任大老爺聽了那紳士和他頂撞心上狠不舒服的道你說不是這般頑法我偏喜歡這般的頑法你又怎麼樣呢那位紳士聽了更加不服道朝廷設立地方官原是要保護百姓的如今你平空的打死無數良民難道是應該的麼任大老爺道我打死人是我的自由與你無涉你有什麼權利可以干涉我的事情那紳士聽了氣忿忿的道你這樣的行爲真是豈有此理將來到了宣制軍那邊看你敢講這樣的話兒任大老爺聽了哈哈大笑道宣制軍便怎麼樣難道我見了宣制軍就失了我言論自由的權利麼老實和你講你要到宣制軍那裡去告我只管去告就使宣制軍撤我的任也要等到那個時候再說如今這幾天之內總得由著我的性情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不要說一個小小的制台就是再大些兒的人我也不怕說罷頭也不回竟自帶著軍士回署去了只把那位紳士氣得一個發昏只得也自己回去了合了通縣的紳衿上了一個公稟給宣制軍和廣西巡撫張中丞宣制軍看了

這個公稟。心上有些躊躇不決。要想派個委員私下到貴縣去查他一下。後來得到了柳州兵變的消息。便忙著調兵遣將。軍書旁午的。便把這件事兒攔了下來。偏偏的這個李文虎。趕到貴縣去。招兵撞在這位七殺神的手內。送了一條性命。看官。你道李文虎怎樣的送了性命。原來李文虎到了貴縣。便趕到貴縣衙門。投進帖子。要見這位任大老爺。號房接了帖子。回覆出來。說大老爺有些感冒。不能見客。請李老爺隔一天再來罷。李文虎道。我是老師派我來的。有緊要的事情。要和你們老爺商議。你快些進去回一聲兒。請你們老爺立刻出來。號房知道任大老爺的性情利害。那裏肯回。只說我們老爺向來是這個樣兒。說不見就不見的就再去回。也不中用。李文虎再三的要他去回。號房死也不肯。李文虎發起火來。便大叫道。多大的知縣。這樣的怠慢人。我是老師派下來的人。地方官該應要預備公館。預備下程。方才是個道理。怎麼這般愛理不理的樣兒。那號房聽了。冷笑道。你要預備公館。預備下程。你到別的地方去。要我們這裏是從來不行的。李文虎聽了。號房這般說法。不覺怒從心起。惡向胆生。大聲喝道。我把你這個放肆奴才。竟敢講出這樣的話來。我奉了老師的札委。到你們這裏招兵。你們不給我預備公館。叫那一個和我預備呢。你們這班奴才。我也不和你們講話。你只請你們老爺出來。待我當面問他。號房聽了。冷冷的道。算了罷。不用擺你。

的架子了。你用制台嚇人，只好去嚇別個。我們老爺是不怕的，你還沒有知道。我們老爺的利害，只怕你見了我們老爺的面，一個不對，我們老爺發起性子來，你連逃走還來不及呢。見我們老爺做什麼，李文虎聽了這一番夾七夾八的說話，忍不住怒氣冲天，也不開口搶步上去，照著那號房臉上拍的就是一個嘴巴。那號房吃了一下，大喊道：「你是什麼東西！到這裏來混打人說還未了，拍的又是一下，接著底下飛起一腿，早把個號房踢得跌倒在地。李文虎搶進一步，一腳踏住胸脯，提起拳頭就打，打得號房大叫救命。一班家人差役見了號房被李文虎踢倒在地，一個個心中大怒，七手八腳的趕上來，圍住了李文虎，口中叫喊道：「你到底是什麼人，這般放肆，無緣無故跑到這裏打起人來，說著便大家拉住了李文虎的衣服，要救那號房起來。不想李文虎本來原是強盜出身，拳棒十分利害，等間二三十個人，近他不得，見了這一班風吹得倒的病鬼，那裏放在心上，放了號房，退後一步，就他使一個旋風，早把那班家人跌倒了四五個。那些家人看了，大家不敢上前，亂七八糟的嚷成一片。任大老爺在裏面聽得外面喧嚷，便叫人出來查問什麼事情。早有人把李文虎的事情和他說了一遍。任大老爺大怒，便自己趕出來看時，只見衆人都還在那裏圍著一個人亂嚷亂鬧。任大老爺分開衆人，走上前來，喝道：「你們鬧些什麼？衆人抬起頭來，見任大老爺來，

了。嚇得都垂手立在一旁，不敢作聲。李文虎見了，知道就是知縣，便迎上一步，問道：「你就是任大令麼？」任大老爺答道：「我便是本縣知縣，任家驊。你是什麼人？爲什麼在這裏嚷鬧？」李文虎聽了，怒道：「我奉了大帥的札子，到你們這裏招兵，你是個地方官，既不預備公館，又不供給下程，連你手下的號房，都是這般放肆。這是個什麼原故？」任大老爺冷笑道：「你把大帥的札子來給我看看。」李文虎怒道：「難道我是假的麼？」說著，便拿出札子來，給任大老爺看了一遍。道：「如今你相信不相信？多大的個知縣，連上憲的委員，都不放在眼內。任大老爺看了，札子上李文虎的名字，知道是個投誠的大盜，心上更看不起他。冷冷的說道：『你不過一個武弁，真的便怎麼樣？』你可知道我姓任的，比不得別人。別人怕大帥，我不怕什麼。大帥不大帥，你無故闖到我衙門裏頭來，毆辱我手下的人，役我不和你計較，也就是了。你還要和我要什麼？」下程公館老寔告訴你罷，你不要想昏了你的頭。」李文虎聽了，大怒道：「怪不得你的號房這般放肆。原來是你指教出來的。你藐視大帥的公事，欺慢大帥的委員，我見了大帥，一定要據寔稟知，請大帥參你的功名。我經過了許多地方，本地州縣都是和我客客氣氣，送程儀送酒席的，十分要好。怎麼到你這裏，就是這個樣兒？」任大老爺聽了，也大怒道：「別人是別人，我是我。你把我也當作那班勢利齷齪卑鄙無耻的小人麼？你要參我的功名，我今天先

趕你出去再講。別的說著便叫一聲來。你們給我攆他出去。李文虎聽了。雙眉倒豎。兩眼圓睜。大聲說道。你想要趕我出去麼。你們這班沒用的奴才。那一個敢上來。一班家人都面面相看。不敢上去。無奈怕任大老爺要罵。沒奈何只得勉強強強的上去。一兩個要想推著李文虎出去。早被李文虎把兩手輕輕的一推。兩個人都滾倒在地。任大老爺見了。更加怒氣冲天。搶上一步。把左手向李文虎面前一晃。右手一拳打來。李文虎霍的扭過身體。飛起一腿。任大老爺不慌不忙。退後一步。右手又是一拳。李文虎把左手一隔。接著任大老爺左手一掌。直飛過來。李文虎吃了一驚。知是慣家。便一個箭步跳出五六尺。一手在腰間拿出手鎗。來指著任大老爺。喝道。你給我站在那裏。不準移動一步。要是移動了一步。我就敬你一鎗。在李文虎的意思。原不是要害任大老爺的性命。但見任大老爺這一面人多勢衆。恐怕吃了他的虧。更兼強盜出身的人。狼子野心。懂什麼王法。以爲這樣的事情。也不算什麼。那知李文虎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任大老爺早一躍而前。一手早捏住李文虎的右腕。李文虎出其不意。不及放鎗。早被任大老爺把手鎗奪住口中。大叫你們快給我細他起來。一班家人差役。見李文虎知縣大老爺扭作一堆。也慌了。大家一擁而前。把李文虎按在地上。細綁起來。任大老爺立起身來。手內拿著李文虎的手鎗。也覺有些氣喘。李文虎被他們細綁了。

官 場 小 說

施展不得只好破口大罵道。你這個混帳的東西。一個人打我不過。又叫許多帮手。真真的不要臉。任大老爺起先聽得他夾七夾八的亂罵。還冷笑著問他道。你如今還敢問我要下程公館麼。李文虎也不理他。口中只是混罵。罵到後來。連祖宗十七八代都罵出來。任大老爺是個一腔熱血的人。那裏受得住。混罵罵得。酸騰騰的一團烈火。從腳心底下直冲到頂門上來。只得對著李文虎道。你再敢這般破口傷人。我就要你的性命。李文虎那裏肯聽。越發亂罵道。你敢要我的性命。你自己的吃飯傢伙。也不要想留在頭上。我料想你也沒有這般胆量。敢來害我。老寔和你講罷。我要怕你殺我。向你求饒。我是你的兒子。你要是只吹大話。不敢殺我。你就是我的兒子。這一下。激得任大老爺萬萬忍不住了。只見他鬚髮皆張。目眦欲裂。舉起李文虎的手鎗來。不分好歹。對著李文虎就是一鎗轟的一聲。一顆彈子恰恰的從李文虎胸間直鑽進去。把個李文虎阿呀也沒有叫得一聲。竟是往後便倒。嗚呼哀哉。死了。任大老爺見他果然死了。倒有些躊躇起來。暗想這件事兒糟了。明明是大帥派他到這裏來招兵的。如今無緣無故的把他打死。這位大帥。怎樣的肯放鬆。想了一回。竟想不出一個主意來。又想了好一會。方才眉頭一縐。計上心來。暗想我只要如此如此的和他白賴。又沒有什麼證據。他那裏去查考得出。想著。便叫人把李文虎草草的殮殮起來。一面電稟

官場小說

宣制軍。只裝著糊塗。說他手下的親兵捉著了漏網匪目李文虎。恐怕他設法潛逃。已經用鎗打死。請宣制軍按照以前的賞單給賞。原來宣制軍以前曾經出過一萬塊錢的賞格。緝拿這個李文虎。兩廣全省。都有通行緝捕的文書。如今雖然李文虎已經投順。却沒有註銷以前的緝捕文書。任大老爺借著這個名目。只做不知道李文虎已經歸順。也是一個極巧的法兒。那知宣制軍見了這個電報。心上十分大怒。明曉得李文虎歸順。是兩廣各處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任大老爺不過借著這個名目。好推卸自己的處分。便要想殺掉。任大老爺和李文虎報仇。先和隨軍的幾個幕府商議。偏偏這幾個人。都是和任大老爺不對的。便極力的慫恿宣制軍殺掉任大老爺。這宣制軍聽了他的話兒。又恐怕任大老爺知道了風聲。掛冠逃避。便不動聲色。先打一個電報給任大老爺。獎勵了他一大陣。說他手下的人擒殲匪首。勇敢可嘉。已經叫中軍帶了賞銀。前來犒散。却悄悄的派了一個中軍官。兩員游擊。坐著單放的小火輪。連夜趕到貴縣來。未知以後如何。却待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殺差官英豪罹法網 施巧計匹馬出牢籠

且說貴縣知縣任家驊。任大老爺殺了李文虎之後。宣制軍十分痛恨。便假意先打一個電報。把他獎勵一番。却悄悄的派了中軍官去拿他。這位任大老爺殺了李文虎。自己也知道

官 場 小 說

有些不妥。但也想不到宣制軍竟要殺他。只說就是最利害也不過一個革職罷了。却想不到宣制軍派了中軍官。趕到貴縣來拿他。任大老爺不及隄防。只好束手受縛。那中軍拿住了任大老爺。便把他押到梧州府。來見宣制軍。宣制軍自己問了一回。任大老爺只認了個悞殺。不肯承認別的罪名。只說李文虎是懸賞緝拿的大盜。他投誠的時候。大帥又沒有通飭各屬註銷以前的緝捕文書。叫卑職那裡曉得。宣制軍駁他不倒心上。更覺不快。便把他發交潯州府王太守看管。一面電奏皇上。只說任家驊故殺職官。律應問抵。原來宣制軍兩次到廣西督師勦匪。受了瘴氣。得了個腰腿麻木的病兒。到了梧州。忽然大發起來。便暫時停在梧州養病。這且不提。只說那位潯州府王太守。本來是貴縣的統屬上司。平日和任大老爺又是十分要好。自從宣制軍把任大老爺發交他看守之後。他也替任大老爺捏著一把冷汗。却又沒法兒救他。只得把自己衙門裏頭的花廳。打掃出來。給任大老爺住下。天天吃飯。都是王太守自己相陪。又知道任大老爺喜歡吃酒。預備了上等的花雕給他吃。雖然名說是管押。却沒有吃到一些苦楚。王太守這個時候。已經得到信息。知道宣制軍要殺他。暗暗替他叫苦。又不敢當著任大老爺的面講出來。只說些隱隱約約的話兒。給任大老爺聽。要叫他自家明白。那曉得任大老爺聽了。還是談笑自若。沒有一些愁急的樣兒。只說我。

知道。宣老帥要想殺我。但是。我也不怕他。王太守聽了。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過了幾天。王太守辦完公事。便到花廳和任大老爺談天。一會兒擺上晚飯來。兩人對酌。任大老爺忽然發起高興來。要多請幾個人來陪他喝酒。王太守便叫了自己一個兄弟。和衙門裏頭的刑名師爺。帳房師爺。幾個人來陪他。任大老爺和他們搵一回拳。又行一回酒。令鬧了一回。已經差不多有二更前後。大家陸續散去。只有王太守的酒量極大。雖然有了幾分醉意。却還在那裡和任大老爺一遞一杯的較量。任大老爺吃了幾杯。忽然把酒杯一放立起身來。把眉頭一縐。道不好。京城裏頭的回電已經到了。明天宣大帥就要請掉我的腦袋。對不起。我要走了。說著。拔起腳來往外便走。王太守醉眼朦朧的坐在椅上。聽得任大老爺說要走。還不放在心上。只道他說頑話。及至見他真個走了。出去心上方有些詫異。立起身來。叫道。你在那裏去。任大老爺也不回答。只見燈光裏一個影兒一閃。早到了院子裏頭。王太守見了。覺得有些著急起來。恐怕他要逃走。連忙跟在他後面一同出去。却還倚著這個時候。已經更深人靜。況且衙門裏頭的門戶都是一重一重關閉得十分嚴緊。料想他生了翅膀也飛不出去。當下王太守跟著任大老爺疾忙走出花廳。只見明月在天樹陰滿地。正是十月天氣。涼風拂面。悄無人聲。眼看著任大老爺一個人飛一般的往外直走出去。一直到

官 場 小 說

了中門裏面王太守大吃一驚只見兩扇中門平日到了初更時候已經上鎖的了這個當兒不知怎樣的。中門却開著一扇任大老爺飛步直出中門王太守到了這個時候方纔二十四分的著急在後面沒命的叫喊駿卿兄不要走快些回來一面喊著一面七跌八撞的追隨後幾個家人也追出來怎奈前面那位任大老爺任你叫破了喉嚨他在前面走得更加飛快頭也不回一回一連走過了好幾重門都是直直的開著靜悄悄的沒有一些攔阻急得王太守一面追著口中大叫道你們快些來逃走了犯官了逃走了犯官了就這一聲裏早驚動了許多親兵差役大家都一擁出來問過犯官在那裏王太守指著前面喘吁吁的道你們快些趕去拿回來的重重有賞大家聽了連忙在前面看時果然甬道上二十餘步之外影影綽綽的有個人影便大家齊聲叫道追追追二三十個人一齊奮勇當先的追上去說時遲那時快等得一班親兵差役在後追來任大老爺已經到了大堂甬道月光影裏衆人看得分明那甬道上一匹黑馬鞍轡俱全昂頭掉尾神駿無倫任大老爺走到那黑馬旁邊飛身上遠遠的向著後面的王太守高聲喊道多蒙照拂後會有期說著只聽得一派的馬蹄聲响就如雲飛霧捲一般眼睜睜的看著這位任大老爺連人帶馬跑出頭門去了急得王太守連連頓足道你們快追追到的賞銀三千兩衆人聽得

有三千兩賞銀。便又放開脚步。死命的往前趕去。王太守又叫家人趕緊傳齊本署的親兵差役。往小路兜追。又叫家人抄小路到城門口。叫守門官不準放行。一面又飛速叫人到武營裏頭去起兵追截。只說任大老爺出了府署頭門。一直向東門就跑。跑了一程。只聽得後面人聲喧嚷。一大隊人趕將上來。看着官。你道任大老爺騎著快馬。怎麼會被他們趕到原來潯州府的街道。高低不平。路上又有許多破磚碎石。礙著馬蹄。未免走得慢了些兒。更兼那班王太守手下的兵役。聽了三千銀子的賞格。不顧死活的追趕上來。任大老爺見了。不慌不忙。在腰間取出兩枝二十一响的手鎗。放在手中。故意把馬放遲一步。見他們看看趕上。便大聲喝道。你們快些給我站住。如若不然。我的鎗彈是不認得人的。衆人聽了。雖然吃了一驚。却大家都是要錢的心。勝那裏肯住一個個。爭先恐後的直搶上來。任大老爺又喝一聲。道。你們不聽我的話兒麼。我把你們兩個人的耳朵。留個記認。一句話還未說完。只聽得轟轟的兩聲。後面親兵隊裏兩個當先追趕的人。一個彈去了一只左耳。一個彈去了半只右耳。打得兩個人都大叫一聲。阿呀。衆人見了。大家都立住了。不敢上前。任大老爺趁著這個機會。把馬加上一鞭。往前便走。不多時。早見王太守自己帶著合署的兵役。燈籠火把。的飛也似的趕上來。見了這班人。站在那裏。便喝問爲什麼不上前追趕。衆兵役把兩人受

官 場 小 說

傷的事情說了。王太守大怒，喝叫快追上去。衆兵役見有了帮手，又胆大起來。星飛電轉的向前追去，到得東門。王太守叫聲苦，不知高低。原來東門的兩扇城門也是大開，在那裏看城人役也不知那裡去了。王太守急急的帶著兵役趕到河邊，有幾個眼快的人連忙指著喊道：「在那裏在那裏？」王太守急抬頭細看時，果然見遠遠的一個黑影，想著一定是逃走的。人心中大喜，喝叫快趕過去。衆人聽了一齊飛奔前來，無奈彼此相離有一二百步。看看至近，只見那人影兀然不動。大家仔細看時，原來這位任大飛爺下了馬在那裡等他們呢。王太守見了大喜，把馬一撥飛奔前來，離著任大老爺不過六七十步遠，近一眼早又看見了一樣東西。王太守不覺叫聲：「阿呀！看官！你道王太守看見的又是什麼東西？原來是一艘小火輪船停泊在那裏。船頭上燈火輝煌，烟肉內黑烟舒卷正在那裏將要開行的樣子。王太守見了知道事情不妙，才叫得一聲：「阿呀！早見任大老爺在岸上撩衣一躍已經端端正正的立在船頭上。小火輪上鳴的一聲氣管，噶唧唧一陣鈴聲，只見月光照水一白如銀。霎時間波浪翻騰，雙輪飛動。那小火輪早已如箭激的一般，望著江心駛去。只把一個王太守急得捶胸頓足，目瞪口呆，眼睜睜的看著這艘小火輪漸行漸遠。一會兒只剩了一個黑影。王太守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我的功名生生的送在這個混賬東西手裏。我倒好好的待他。」

那知他倒害起我來。早知如此。早些把他好好的看守起來。豈不乾淨。說著。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走不多路。只見一大隊營兵。鎗刀簇擁的飛趕將來。王太守見了。嘆一口氣道。人都不知逃到那裡去了。你們都回去罷。說著。一路長吁短嘆的回到衙門。叫過花廳上伺候兩個家人來。問他們爲什麼明明看見犯官逃走。不來攔阻。那兩個家人分辯道。這位任大老爺。一向和老爺是要好的。況且平日之間。任大老爺除了不出宅門。宅門裏面的地方。任大老爺時常各處走動的。老爺尙且敬重他。小的們怎敢攔阻。王太守想想這兩個家人的話兒不錯。便也沒有話說。又叫了守門的人來。查問他們爲什麼從花廳到大堂的七八重門。都是開的。守門的人說不知道。王太守把守門的幾個兵役交給首縣。嚴行審問。也問不出什麼來。又追究看守城門的兵弁。爲什麼城門大開。那班兵弁方才曉得夜間城門上出了亂子。嚇得魂靈出竅。都道不知怎樣的夜間睡得就如死人一般。連有人過去沒有人過去。都不知道。王太守十分憤恨。便把幾個兵弁也交首縣押起來。忽然有個家人上來稟道。犯官騎的那匹馬沒有帶去。遺在江邊。馬鞍上有封書信。寫著老爺的官印。說著。便把信呈上。王太守拆開看時。見果然是任大老爺的親筆。說他本來是革命黨中的人。因要在官場裏頭。設立一個本黨機關部。所以出來做官。如今出了這件事兒。大丈夫雖然死不足惜。但要

留得此身尚有所待。極知辜負盛情。心殊耿耿。緊要關頭。不得不從權辦理。想看守不謹大之。亦不過棄官後必有以相報也。又說一切逃走的事情。都是他一個人暗地指揮同黨。布置在先的。與別人無涉。不必牽涉好人。一封信上。就是寥寥的這幾句話兒。王太守看了。一遍不住的搖頭暗想。這個人的本領真大。居然會不動聲色的逃走。可惜這樣的人。皇上家不能用他。却憑他去投入了革命黨。想了一回。想到自己身上。又恨起他來。暗想這樣的人。究竟有材無行。賣了朋友。自家逃走到底算不得英雄。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交代。

第十五回

賦小星扁舟逃歇浦

訪同鄉千里走長途

且說王太守恨了任大老爺一回。却也無可如何。鬧了一夜。沒有睡覺。不覺困倦起來。正要休息一會。忽然看見外面傳進一封電報。說是宣制軍行營裏頭打來的。王太守拆開來看時。恰恰是要殺任家驊的電報。王太守看了。心上更加吃嚇。暗想他的信息。怎麼會這般神速。知道今天宣制軍要請他的腦袋。昨天晚上就預先逃走。前後只差了七八點鐘的工夫。真是奇怪。想了一回。也沒奈何。只得打個電報。把犯官逃走的事情。稟知了宣制軍。宣制軍果然大怒。立刻把王太守先行撤任。專摺奏參。把王太守議了一個革職。永不叙用。方才完結。只說宣制軍在梧州住了幾天。病也好了。便統領大軍。回到廣東來。還沒有到得省城。在

官場小說

路上就接了一封廣東的電報。宣制軍不知是什麼事情。拆開來看時。是藩台林方伯的說的就是那位宣制軍手下第一個紅人兒的木小端木觀察的事情。原來木觀察自從宣制軍出省之後。不多幾天。便了了內艱。雖然了了。艱却不肯守著居喪的禮節。在那寢苦枕塊的時候。還要尋那陽臺巫峽的風流。他那位太夫人通共死了五天。他便私下納了一個姨太太。偏偏的事機不密。被同事們曉得了。這位木觀察平日之間。趨奉的本來只得宣制軍一個。其餘的人不要說一班同事。不放在他的眼內。就是藩臬兩位大人。他正眼兒也不去看他一看。所以一班同事。都把他恨得咬牙切齒。趁著這個機會。便大家上了公稟。攻他喪中娶妾。請林方伯打電報給宣制軍。剛剛這位林方伯。也是和木觀察不對的。看了衆人的公稟。便據寔電達宣制軍。宣制軍以前出省督師的時候。見木觀察推托不肯同去。便有些不以爲然。偏偏的又看了這個電報。只把個宣制軍氣得暴跳如雷。拍著棹子。大罵木小端混賬。更兼木小端總算是他平日賞識的人。在人面前鬧了亂子。心上格外不高興。罵了一回。無可如何。便立刻打個電報給林方伯。叫他把木觀察看管起來。誰知這位木觀察的信息。也來得十分神速。不等林方伯動手。便一個人帶了那位姨太太。逃到上海去。在上海住了幾個月。又騙了禮和洋行的外國人幾千銀子。只說自己是廣東買辦軍裝的人員。要

官 場 小 說

叫禮和洋行代辦軍伙。一時廣東的滙票還沒有下來。叫他們先墊幾千銀子。做個零用上。海的那班洋行。買辦是見了各省辦軍裝的人。一個個都削尖了頭去鑽營門路的。如今這樣的。就口饅頭送上門來。那有不喜歡的道理。況且上海官場裏頭的一班人。都知道木觀察是宣制軍手下數一數二的紅人。更覺得十分穩當。不料到了後來。銀子是借了去了。那代辦軍裝的信息。就如石沈大海一般。沒有一些著落。洋行裏頭的人。疑心起來。細細的在外面打聽了一回。方才知道這個寶貝。在廣東鬧了亂子。逃到上海來的。便連忙告了會審衙門。派了廉差和包探出來。要捉這位木觀察。木觀察這個當兒。正在他相好東蒼芳林紅玉家。得意揚揚的坐著。忽然見三四個差役。挺著胸脯。直走進來。知道事情不妙。一時沒有法兒。恰恰一扇沿街的窗子。開著。木觀察不分好歹。湧身一跳。就在窗子裏頭跳下地來。雖然躲過了這一場官司。却跌折了一只右腳。這都是以後的事情。按下不提。且說宣制軍到了省城。聞得木小端已經逃走。便也不去追他。只把他歸入參案。也參了一個革職。自從木小端鬧了這個亂子之後。宣制軍便格外信任起匡忠伯匡主政來。原來匡主政到京城裏頭去和宣制軍彌縫參案。果然弄得十分妥貼。裏頭非但沒有責問宣制軍的奏報不寔。而且宣制軍在廣西督師的時候。裏頭還特降上諭。慰勞一番。所以宣制軍還沒有班師。匡主

官場小說

政已經到廣東。等到宣制軍回來。兩人相見。自然有一番秘密的談判。在下做書的。也不必去提他。只說宣制軍回來之後。聽了匡主政的議論。開了一個將弁學堂。又開了一個武備學堂。這將弁學堂的總辦。就是那位匡主政。匡大老爺考取了幾班學生。自己親手定了幾十條規則。學堂裏頭的課程。却定得十分嚴緊。一天工夫有十小時的功課。六小時外堂。四小時內堂。外堂的工夫。是打鞞。瞄準兵操。排伍。內堂的工夫。就是測繪算學。開辦的時候。匡主政在宣制軍面前誇口。說只要三個月的工夫。一定就有成效。宣制軍聽了。含含糊糊的答應他。心上却狠有些不信。那知過了三個月。這位匡主政果然請宣制軍試驗將弁學堂的成绩。宣制軍聽了。心上方才有些奇怪起來。便定了一個日子。自己騎著馬。逕到將弁學堂來。匡主政親自穿著軍衣。帶領著全堂學生。排隊迎接。宣制軍見了這班學生。步伐整齊。進退嚴肅。已經心上喜歡。又看那些學生。排隊打靶。十鎗裏頭。竟只有一二鎗空的。再查察起內堂的功課來。程度也是十分完備。宣制軍心中大喜。對著匡主政拱拱手道。費心費心。通通三個月的工夫。學生就有這般程度。別人那裏辦得來。匡主政聽了。十分得意。也略略謙遜了幾句。從此以後。宣制軍見了無論什麼人。就說匡主政辦理這個將弁學堂。真是有一無二的手段。就是廣東全省的人。也沒有一個不知道匡主政的名氣。一霎時。匡主政聲名

官 場 小 說

大震起。來。連。匡。主。政。自。己。的。氣。燄。也。覺。得。大。了。好。些。匡。主。政。說。的。話。兒。就。是。宣。制。軍。自。己。也。要。遷。就。他。些。漸。漸。的。習。慣。自。然。把。個。匡。主。政。的。性。情。慣。得。個。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當。了。幾。個。月。的。學。堂。總。辦。不。覺。已。經。放。了。暑。假。匡。主。政。因。爲。學。堂。裏。頭。的。房。屋。軒。爽。精。緻。便。仍。舊。住。在。學。堂。裏。頭。這。個。學。堂。本。來。有。二。十。名。護。勇。一。個。管。帶。是。在。廣。州。副。將。標。下。撥。過。來。的。那。護。勇。裏。頭。有。一。個。叫。韓。得。標。的。這。一。天。來。了。一。個。朋。友。來。看。他。韓。得。標。便。帶。著。他。在。學。堂。裏。頭。各。處。頑。了。一。轉。不。料。這。個。朋。友。有。個。三。只。手。的。病。兒。剛。剛。走。過。總。辦。的。住。房。一。眼。看。見。門。旁。案。上。放。著。明。晃。晃。的。一。包。銀。子。這。位。朋。友。見。房。裏。頭。沒。有。人。賊。心。陡。起。趁。著。韓。得。標。一。個。不。留。心。一。步。跨。進。房。內。順。手。一。把。撈。過。來。就。塞。在。日。已。袋。裡。仍。舊。走。了。出。來。韓。得。標。在。前。面。走。著。那。裏。知。道。一。會。兒。這。位。匡。總。辦。跑。了。回。來。見。案。上。不。見。了。一。包。銀。子。登。時。大。發。電。霆。立。刻。叫。人。去。叫。那。帶。兵。官。進。來。口。中。連。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個。地。方。都。會。失。起。銀。子。來。他。們。這。班。護。勇。做。的。到。底。是。什。麼。事。情。跳。了。一。回。那。帶。兵。官。還。不。見。來。匡。總。辦。更。加。發。怒。道。這。個。混。賬。東。西。好。大。的。胆。量。學。堂。裏。頭。出。了。這。樣。的。事。情。他。還。在。那。裏。慢。慢。的。不。肯。就。來。那。還。了。得。又。打。發。了。兩。三。起。家。人。出。去。催。他。又。等。了。好。一。回。等。得。這。位。匡。總。辦。七。孔。生。煙。雙。睛。出。火。正。在。暴。跳。如。雷。的。時。候。方。才。見。那。位。帶。兵。官。補。用。參。將。施。世。傑。大。踏。步。走。了。進。來。對。著。匡。總。辦。

官 場 小 說

把手一拱道：「忠翁先生，什麼事情？這般生氣，說著便一屁股在匡總辦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匡總辦聽得施參將叫他忠翁，又大模大樣的，在他對面坐下，心上更添了十分二十分的不舒服，却又不好說他，你不配叫我忠翁，又沒本事，叫他站著不叫他坐，只得放在心上，不說出來看官。原來這位匡總辦並不是爲著失了銀子心痛，他平日之間時常對人誇口說他這個將弁學堂裏頭都是用軍法約束的，比軍營裏頭的紀律還要齊整些兒。如今平空失了一包銀子，講出去不好聽，方才這樣轟雷閃電的鬧起來，要是那位帶兵官懂些時務，識些風色，急急的跑過來，憑他數說一頓也就沒有事了。無奈這位帶兵官偏偏又是個湖南人，在曾左諸帥營裏頭和長毛捻匪打仗，著寔見過幾陣的賊平之後，保了一個記名總兵的參將，雖然得了這個保舉，却是不能當他錢用，不能當他飯吃的，找不著事情，只得到廣東來找同鄉。他的同鄉恰正是現任廣州協副將張廷獻，這位張副將見施參將萬里相投，便留了下來，想要替他弄個差使。一時又沒有位置的地方，剛剛開辦將弁學堂的時候，張副戎便把他派了過來。雖然一古腦兒只帶了二十名大隊，但是這位施參戎是見過大什面的，欽差經略，他眼裏也不知見了無數，自己又是個紅頂花翎的參將，那裏看得上這位白石頂兒的匡總辦。當下匡總辦怒吡吡的把失掉銀子的事情和他說了一遍道：防

官 場 小 說

守學堂是你一個人的責任。如今出了這樣的事兒，爲什麼還是這樣慢吞吞的？叫了老半天，都不進來。你可曉得行軍規矩，偷盜軍餉銀兩五錢以上，是個什麼罪名？還不快些給我。去查施參將聽了，匡總辦這般口氣，不覺怫然道：「防守學堂本來是我兄弟的責任。學堂裏出了失竊的事情，我兄弟自然是要查的。至於行軍規矩不瞞你，忠翁先生說我兄弟在軍營裏頭混了二十年，這偷盜軍餉五錢以上，立時正法的規矩，那有不知道的。道理但是這個地方既然不是軍營，忠翁先生的銀子也算不得軍餉。講到這裏，匡總辦更加生氣，大聲說道：「你不必多講什麼。兄弟那一個和你稱兄道弟？你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施參將聽了，匡總辦這般說法，不由也心中大怒道：「我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這裏不過是個將弁學堂罷了。我和你沒有什麼統屬，你擺出這樣的架子來，給那一個看說著，立起身來，頭也不回的走將出去。匡總辦這一氣，氣得非同小可，呆在椅子上，話都說不出來。定了一回神，方才跳起身來，口中大罵道：「這個放肆的奴才，竟連我都不放在他眼裡。這不是個笑話麼？說著，立刻坐了轎子，到制台衙門來見了宣制軍，便大聲說道：「不得了，不得了，我不得幹了，我不幹了。這個混賬奴才，竟敢這般放肆。我以後還能在這裏辦事麼？宣制軍聽了，沒頭沒腦的摸頭，不著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交代。」

第十六回

宦 海

施世傑游營插耳箭

陳連泰獨力辦墜工

九十八

却說那位匡主政趕到宣制軍那裡。沒頭沒腦的亂跳一陣。宣制軍見他氣得這般模樣。不曉得怎麼的一回事情。便問道。你不要這般橫跳一丈。豎跳一尺的。混鬧究竟怎樣的一回事兒。你且講個明白。再說匡主政把手一拍道。還講什麼。我連一個武弁都不如了。以後還能辦事麼。宣制軍聽了詫異道。怎麼怎麼。難道有人敢欺負你麼。匡主政便把自己失掉銀子和施參將頂撞他的一番事兒說了一遍道。這個東西實在混帳。我要不請掉他的腦袋。我也不姓了。匡宣制軍想了一想。沈吟一回。方才說道。難道你竟要殺他麼。匡主政道。這個自然。宣制軍搖頭笑道。恐怕沒有這樣大的罪名罷。你想天大的事情。不過失了一包銀子。又不知道是那個偷的就使。竟是他手下兵丁做出來的。事兒他不過認個約束不嚴的處分。至於和你頂撞的這一層公事上。是講不出來的。最凶也不過把他問個革職。你要請掉他的腦袋。這個那裏辦得到呢。匡主政聽了跳起身來道。這個將弁學堂。比不得別處。可以用軍法部勒的行軍規則。偷竊軍餉銀兩五錢以上的。就要正法。如今我這一包銀子。通共有三十幾兩。難道就不好用軍法裁決麼。況且我是個學堂總辦。就如統軍大帥一般。他任意把我這般搶白。叫我以後又怎樣的號令全堂呢。老師一定要護在頭裏不肯殺他那

官 場 小 說

我。這。個。差。使。幹。不。了。請。老。帥。委。他。來。當。這。個。總。辦。罷。一。面。說。著。還。覺。得。氣。涌。如。山。十。分。忿。懣。宣。制。軍。平。日。之。間。曉。得。匡。主。政。的。脾。氣。發。了。性。的。時。候。是。勸。不。住。的。便。也。不。去。和。他。辨。駁。等。了。一。回。看。他。的。氣。略。略。平。些。便。和。他。講。道。你。不。要。這。般。動。氣。聽。我。講。這。個。緣。故。你。就。明。白。了。就。使。把。將。弁。學。堂。當。做。軍。營。裏。頭。依。著。軍。法。裁。決。也。要。偷。竊。銀。兩。的。人。方。才。立。時。正。法。難。道。壓。下。的。兵。丁。鬧。了。亂。子。也。把。帶。兵。官。立。時。正。法。不。成。至。於。他。和。你。頂。撞。就。算。他。認。個。蔑。視。長。官。的。罪。照。依。行。軍。的。規。則。處。分。起。來。也。不。過。輕。則。摘。頂。責。處。重。則。插。耳。游。營。只。要。重。重。的。辦。他。一。下。子。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殺。他。呢。一。席。話。說。得。個。匡。主。政。頓。口。無。言。停。了。一。回。方。才。說。道。依。老。帥。的。意。見。怎。麼。的。一。個。辦。法。呢。宣。制。軍。道。依。我。的。意。見。只。要。叫。營。務。處。提。他。訊。問。問。他。爲。什。麼。不。能。約。束。手。下。的。兵。丁。重。重。的。辦。他。一。辦。出。出。你。的。氣。就。是。了。匡。主。政。聽。了。覺。得。宣。制。軍。的。處。分。不。錯。只。得。聽。從。宣。制。軍。便。立。時。傳。了。營。務。處。總。辦。當。面。吩。咐。了。幾。句。這。位。營。務。處。總。辦。奉。了。大。帥。的。面。諭。立。刻。回。到。營。務。處。辦。公。所。拔。一。支。令。箭。派。了。四。個。差。官。去。提。施。世。傑。不。一。時。早。已。提。到。却。帶。了。兩。個。人。同。來。一。個。是。韓。得。標。一。個。就。是。那。韓。得。標。的。朋。友。偷。那。一。包。銀。子。的。就。是。他。原。來。施。參。將。雖。然。和。匡。總。辦。頂。撞。了。一。場。却。把。這。件。事。兒。十。分。上。緊。一。下。子。就。查。了。出。來。那。韓。得。標。的。朋。友。還。沒。有。走。遠。施。參。將。自。己。帶。著。四。名。護。勇。飛。一。般。的。

追上去。把他拿了回來。在身上搜出一包銀子。原封不動。一分一釐也沒有。正要把這個竊賊移送兩海縣去。恰恰的營務處差官拿了令箭來提他。施參將問了差官。方才知道就爲了這件事情。施參將還糊裏糊塗的。心中暗想。怎麼這一點兒芥菜子大的事情。制軍都要問起來。想著便把韓得標和他的朋友一起帶了。同到營務處來。那位總辦大人約略把三個人都問了一遍。便對著施參將道。你有防護學堂的责任。學堂裏頭出了竊案。又是你手下兵丁的朋友。已經有個約束。不嚴防護。不力的處分。更兼匡大人是全堂總辦。你怎麼好和他這般頂撞。你也是個老軍務了。難道不知道。渺視上官是有處分的麼。施參將聽了。不慌不忙的說道。衆位大人的明鑒。帶兵的人能保得自己手下的兵丁不鬧亂子。不能保兵丁的親戚朋友也不鬧亂子。參將帶了這幾個兄弟們。只要他們不鬧事。不犯法。別樣事情。參將也管不得許多。至於說參將頂撞了匡總辦。參將是個粗人。不曉得怎樣算做頂撞。怎樣就算做不頂撞。參將只曉得學堂裏頭出偷竊的事情。參將趕緊認真查辦。現在人贓並獲。憑著匡總辦去怎樣的辦。他就是了。參將只不該一時大意。聽憑閒人進堂游玩。是參將的錯處。但暑假內也常常有人進來。閒看不是參將行出來的例兒。那位營務處總辦聽了。覺得他的話也不錯。便點一點頭道。我也不來難爲他。只回了大帥。碰你的運氣罷了。

官 場 小 說

施參將聽了自己心上以爲這件事兒。料想沒有處分的。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撤差罷了。便也退了出來。這位總辦大人問過了施參將的口供。便又來見了宣制軍。一一的說了一遍。依著匡主政的意思。插耳游營之後。還要把他辦個監禁幾年。宣制軍心上却狠不以爲然。便吩咐那位總辦大人。把施參將插耳游營。以示薄懲。匡主政也只得罷了。只可憐這位施參將無緣無故的撞著了這位當頭太歲。爲著這樣一件不相干的事兒。插了一枝耳箭。還要押著他游營。只把他氣得一個要死不活。路上大聲叫道。你們衆位聽聽他們當文官的。便是個人。我們當武官的。便連個畜生也不如。天大的事情。不過失掉了三十幾兩銀子。況且已經人贓並獲。又不是我手下的人幹的。算不得我的罪名。爲了這樣的一件事兒。要把我來插耳游營。那偷銀子的人。倒不過打了一百下軍棍。人贓並獲的人。倒要插耳游營。你們諸位請想一想。可有這個道理。原來那偷銀子的人。止打了一百軍棍。韓得標。止打了五十軍棍。單單的這位參將大人。合該晦氣。和匡總辦頂撞了幾句。却要插耳游營。你叫他心上如何不氣。就是那營裏頭的一班大小將士。看著這件事兒。也都有些心中不忿。所以憑著他去喊叫。也不攔他。且按下這邊。再提別處。且說那位巡警局提調候補知府袁潤叔。袁太尊自從陸廉訪和他衝突以後。不多幾時。陸廉訪便告病開缺。袁太守沒有掣肘的人。把

那廣州省城的巡警辦得越發整齊。廣東這個地方是個強盜的淵藪。那白晝搶劫擄人勒贖的事情。省城裏頭常有所聞。自從辦了巡警。便安靖了許多。袁太守又爲著珠江的艇子甚多。時常有人鬧事。城外沙面一帶。本來是洋人的租界。那些大大小小的船隻。更是挨得緊緊的。沒有一些空隙。便創辦水路巡警。自己親手定了幾十條水路警章。真了宣制軍立刻開辦。省城裏頭的大小官員也都贊成這件事兒。只有住在沙面的洋人。時常要掉著小艇。到珠江頭要聽得袁太守要開辦水路巡警。心上狠不願意。却也沒有阻撓的法兒。不消一個月。早已辦得十分齊整。從此以後。就是洋人也不敢違章。水面上那一班大大小小的船戶。大家都很感激袁太守的德政。廣東城外沿著沙面的珠江一帶。以前本來都有隄岸的。如今年久失修。那條隄岸。不由得漸漸的坍塌起來。袁太尊這個時候。又兼了善後局提調。廣東的善後局。權力最大。儼然就是一個小小的制台。一切工程餉項。都是歸善後局經管的。袁太守見這些堤工。年久不修。已經倒塌了一大半。便傳了工頭。叫他估工承造。那曉得那些工頭。聽了都一個個搖頭擺手的不肯承接。這個工程。都說這些隄岸。倒有一半在外國人的租界裏頭。除了外國人是別人辦不來的。袁太守問他爲什麼原故。他們都道。這個工程。既然有一半落在他的租界裏頭。他們外國人一定要想承辦。這個工程的。若是我們

官 場 小 說

中國人做了去他就橫又不好豎又不好千方百計的想著法兒出你的花樣。皇上家到了如今的世界還怕著外國人何況我們做工的那裏當得住他的挑剔。袁太守聽了沒奈何只得又問道。萬一外國人不來說話。這個工程竟歸你們承辦。約摸著要多少銀子呢。衆工頭異口同聲道。就是外國人不來挑剔。我們也沒有這樣大氣魄。來包辦這個工程。袁太守道。在你們眼裏頭估計起來。大約要多少呢。衆工頭算了一回道。依我們看起來。差不多也要上百萬銀子。袁太守心上有了一個底子。便去找那外國的工程师。叫他估計工價。一算起來。一百八十多萬。比那中國工頭原估的。要多了八十多萬。袁太守吃了一驚。便又去找別的外國人。叫他估算。不是二百多萬。就是二百萬。比著第一次估的。還要多些。袁太守氣憤憤的對人說道。我們中國人真是沒有志氣。這樣的一個大工程。情願讓外國人去賺錢。竟沒有一個敢承辦的人。真真的可憐可笑。不想這一番說話。却激起一個中國人。出來拍著胸脯道。我不信我們中國人就這般沒用。連一個工程都承辦不來。一定要讓外國人去承辦。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一個人去承辦。這個工程看那外國人怎樣的和我過不去。說著便立刻來求見袁太守。情願一個人獨力承辦。這個工程。看官。你道。這個人是誰。居然竟有這般的胆量。原來這個人姓陳。官名叫陳連泰。廣東南海縣人。從小的時候窮苦非

官場小說

常在香港機器廠裏當個小工。這個陳連泰。雖然止做小工。却是質地聰明得狠。看了廠裡頭製造機器。就懂了造機器的法兒。慢慢的自己會想出新法。造起機器來。這個時候。陳連泰也已經積攢了些工資。便不做小工。回到廣東來。開了一個大鐘表機器店。順便和人家修修機器。不知那一家洋行裡頭。有一只拖帶貨物的小火輪壞了。外國人不肯修理。說機器已經壞透。不中用的了。洋行裏頭的人沒法。只得把他丟在碼頭上。招人拍賣。陳連泰知道了這件事情。過去看了一看。笑道。這不過輕重機和汽力不稱。來得太輕。所以運動不靈。只消花幾十兩銀子。換過一箇就好了。衆人聽了那裏肯信他的話。都說外國人都看過了。說不中用。難道你的本領比外國人都好麼。陳連泰道。你們如若不信。我情願不收銀子。換過了。如若不中用。只算我瞎說就是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過羊城太守訪良友 坐飛轎主政吃虛驚

且說輪船機器上頭有一個節制遲速的機體。就同一把傘撐開了的一般。裏頭有兩個鐵球。這個東西就叫做輕重機。這一個輕重機。又叫做離心球。如若汽鍋裏頭的汽力過度了。些這兩個鐵球便飛一般的旋轉。就把這個輕重機升高起來。那汽管裡頭的汽。就借此透出不致膨脹。要是汽管的熱度過低。這兩個鐵球便轉動的十分遲慢。這個輕重機就直壓

下。去。堵。住。了。汽。管。那。汽。力。自。然。又。澎。脹。起。來。陳。連。泰。看。了。一。看。知。道。這。個。離。心。球。來。得。太。輕。就。是。汽。力。不。足。的。時。候。他。也。是。升。高。起。來。的。堵。不。住。那。汽。管。裏。頭。的。汽。力。所。以。轉。動。不。靈。起。先。衆。人。都。不。肯。信。後。來。洋。行。裏。頭。的。人。聽。他。說。如。若。修。不。好。情。願。不。要。銀。子。便。樂。得。叫。他。去。修。陳。連。泰。便。自。己。造。了。一。個。輕。重。機。換。將。上。去。果。然。行。駛。起。來。快。捷。非。常。同。新。的。也。差。不。多。這。一。來。陳。連。泰。的。名。氣。就。大。振。起。來。大。家。都。找。他。造。機。器。造。輪。船。甚。而。至。於。有。些。洋。人。也。來。托。他。製。造。機。器。陳。連。泰。便。安。心。要。奪。外。國。人。的。生。意。定。的。價。錢。比。外。國。人。來。得。便。宜。造。的。貨。物。又。比。外。國。人。來。得。結。實。情。願。自。己。折。些。本。錢。也。不。去。管。他。二。三。十。年。的。工。夫。陳。連。泰。竟。變。了。工。藝。界。中。鼎鼎。有。名。的。人。物。一。班。外。國。人。被。他。搶。了。生。意。去。恨。得。個。咬。牙。切。齒。無。可。如。何。這。個。陳。連。泰。却。又。另。外。有。一。種。脾。氣。中。國。人。的。生。意。他。却。不。肯。去。搶。他。的。就。是。明。曉。得。他。賺。了。大。錢。也。不。去。管。他。只。有。外。國。人。承。攬。的。生。意。他。一。定。要。想。了。法。子。格。外。克。己。的。把。這。個。生。意。招。徠。過。來。你。想。世。上。的。人。那。一。個。不。愛。便。宜。不。要。說。是。中。國。人。就。是。那。些。外。國。人。素。來。狠。有。愛。種。思。想。的。當。著。這。個。經。濟。問。題。上。也。不。得。不。把。這。個。愛。種。的。心。暫。時。收。拾。起。些。所。以。廣。東。省。城。裏。頭。無。論。什。麼。工。程。只。要。出。進。大。些。的。一。定。是。陳。連。泰。包。辦。就。是。別。人。包。了。下。來。也。一。定。要。去。找。著。了。陳。連。泰。請。他。幫。忙。的。這。幾。年。裏。頭。陳。連。泰。居。然。發。了。一。百。幾。十。萬。銀。子。的。

官場小說

財。如。今。聽。見。這。個。堤。工。別。人。不。敢。承。辦。他。便。自。己。到。沙。面。一。帶。地。方。去。一。連。看。了。幾。天。又。約。略。估。了。一。估。丈。尺。自。己。細。細。的。核。算。一。回。非。但。用。不。著。二。百。萬。銀。子。並。且。連。一。百。萬。都。不。消。一。古。腦。兒。只。要。八。十。多。萬。銀。子。陳。連。泰。心。中。大。喜。便。去。見。了。袁。太。守。講。了。一。回。袁。太。守。聽。得。只。要。八。十。五。萬。銀。子。歸。他。一。個。人。包。辦。喜。出。望。外。便。稟。準。了。宣。制。軍。叫。陳。連。泰。寫。了。承。攬。便。動。起。工。來。那。些。洋。人。聽。了。一。個。箇。都。恨。得。陳。連。泰。要。死。却。又。扳。不。著。他。的。錯。處。只。說。他。下。程。不。合。有。碍。船。只。的。停。泊。照。會。了。宣。制。軍。硬。要。叫。他。折。掉。了。重。造。陳。連。泰。賭。氣。咬。著。牙。齒。折。掉。一。段。重。新。改。造。洋。人。方。纔。沒。有。話。兒。袁。太。守。辦。了。這。件。事。兒。心。上。覺。得。十。分。快。活。剛。剛。這。個。時。候。有。位。廣。西。知。府。莊。蘊。言。本。來。和。袁。太。守。同。鄉。至。親。却。也。是。個。江。南。名。士。廣。西。通。省。有。名。的。第。一。個。能。員。到。上。海。去。採。辦。軍。火。路。過。廣。東。來。拜。會。袁。太。守。莊。太。守。提。起。在。廣。西。的。時。候。聽。得。人。說。廣。東。止。有。兩。個。能。辦。事。的。人。一。個。是。那。位。將。弁。總。辦。匡。忠。伯。匡。主。政。一。個。便。是。這。位。善。後。巡。警。兩。局。提。調。袁。潤。叔。袁。太。守。聽。得。莊。太。守。提。到。匡。主。政。身。上。便。也。說。道。匡。忠。伯。辦。的。這。個。將。弁。學。堂。却。實。在。辦。得。不。錯。但。不。懂。他。究。竟。是。什。麼。本。事。三。個。月。的。功。夫。就。辦。得。這。樣。整。齊。單。是。那。些。外。堂。的。工。夫。還。不。算。什。麼。奇。的。是。內。堂。的。算。學。測。繪。這。般。純。熟。就。是。專。門。學。堂。都。沒。有。這。般。神。速。我。終。究。心。上。有。些。疑。心。不。曉。得。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情。莊。

官 場 小 說

太守聽了。一時高興道。我們何不到他學堂裏頭去看他一下呢。袁太守心上也正想去看。看欣然應允。便同著莊太守。兩個人先來拜會匡主政。剛剛匡主政不在學堂。有一個提調。也是江蘇人。和袁太守是同窓。十分要好。袁太守便去找他。叫他帶著到課堂裏頭去參觀。不想他們三個人走進課堂。見那一班學生一個個都在那裏垂頭閉目的假寐。竟沒有一個醒的。還有幾個人睡在那裏同牛一般的打呼堂上只有教習一個人在那裏指手畫腳的講。却沒有一個人聽他。袁太守看了。便不走進去。回過身來。再走一班課堂。也是如此一個個都在那裏睡覺。袁太守和莊太守見了。十分詫異。便問那個提調。怎麼你們這裏的學生都是這個樣子。那提調笑道。你不要忙等我慢慢的和你說。以前這個學堂開辦的時候。匡總辦定的課程。是每天六點鐘外堂功課。四點鐘內堂功課。起先一班學生不知道總辦的意思。拚命的用功。你想一天十點鐘的課程。那裏吃得。了。這個辛苦。況且那外堂工夫。又是些傷筋動骨的勾當。有幾個不經事的。不上半個月。就得了吐血咳嗽的病。並且還死了好幾個。直到死了這幾個學生之後。匡總辦方才傳諭一班學生。叫他們只顧外堂功課。不要管什麼內堂不內堂。內堂上課的時間。就是他們睡覺休息的時間。所以這班學生。恪遵功令。上了課堂。只一味的睡覺。說到這裏。袁太守便問道。照你這樣的說來。去年老師看

的。那些課程都是假造出來的。麼。提調道。那是自然。何消說得天下的人。雖然聰明才力。各不同。那精神上的能力。總是差不多的。就是身體強壯的人。一天六點鐘的外堂功課。已經有些吃不住。何況還要再加上四點鐘的內堂功課呢。這些說話。我雖然和你們兩位講了。你們在外面却斷斷不好提起。要是給這位匡總辦知道了。是我講的。那就了不得了。袁太守和莊太守聽了。方才恍然大悟。彼此相視而笑。笑了一回。方才說道。真個人才難得。如今世界上的那一班著名能員。都是匡忠伯一般的人物。那真有才情能辦事的。却又沒有權柄。給他莊太守也。笑道。你不要輕看了。匡忠伯像他這樣的辦事。糊得過一個面子。還算是好的。還有那一班天字第一號的酒囊飯袋。連個面子都糊不來的。也很多在那裏呢。兩個人嗟嘆了一回。便辭了提調。坐著轎子回來。剛剛走出學堂大門。不多幾步。早見對面風一般的來了一乘四個人的飛轎。原來廣東的轎子。和別處不同。別處三個人四個人的轎子。是彼此換肩的。廣東却沒有什麼換肩不換肩。三個人抬的轎子。就在轎槓前面。加上一條繩。搭在肩上。四個人的就在後面。再加上一條繩。那一班當差的紅候補人員。都是坐的四名飛轎。當下袁太守轎子在前面。一眼看見了飛轎裏頭坐的。就是那位學堂總辦匡主政。便別轉了頭。裝不看見。一霎時那轎子飛也似的擦肩過去。匡主政坐在轎內。一眼也早

官 場 小 說

看見了袁太守心中暗想他到這個地方來做什麼事情不要他是來參觀學堂的麼要是被他看出了破綻那就糟了。心上想著忽然覺得坐的轎子直掀轉來前面兩個轎夫立脚不定一齊跌了一交把轎子丟下地來。匡主政不及提防在轎子裏頭直撲出來幾乎跌了一個狗吃屎幸而有扶手板攔著還沒有跌下地去。匡主政不覺大怒連忙對面看時只見幾個兵丁穿著營務處的號衣扛著一個手拷脚鐐的囚犯還有一個武弁押在後邊聽得那武弁指手劃脚的嚷道你們是什麼人差使來了都不知道迴避還是這樣亂沖亂撞的難道沒有眼睛的麼看官你道匡主政好好的坐在轎子裏頭怎麼會有這樣的一來原來匡主政的轎夫正低著頭走得起勁不料對面來了幾個押解囚犯的營務處親兵直沖過來這幾個轎夫向來抬著匡主政在街上跑的時候受過匡主政的吩咐從來不肯讓人的這一班兵丁又倚仗著押解犯人是公事兩下都不肯讓街道又窄劈面一撞來得力猛。匡主政的轎夫跌了一交轎子便攢下地來那兩個轎夫在地上扒起聽著那武弁這般說法正要發作早聽得匡主政大喝一聲道你們是什麼地方出來的在街上這樣的橫沖直撞。你可知道我是個什麼人那轎夫在一旁揷口道你們都瞎了眼睛難道不認得匡大人麼接著匡主政又喝道你們押解犯人也還罷了爲什麼要在街上這樣的混跑見了我的

官場小說

轎子都敢這般亂撞。見了別人，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在匡主政的意思，不過恨著他們，無故把他撞了一下，心上不舒服，以爲我這個人是廣東全省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你連我的轎子都敢沖撞起來，這還了得？若是這位武弁老爺當時認個不是，賠個笑臉，這件兒也就烟消火滅的了。無奈他合當晦氣，倚著自己沒有不是，那管你什麼匡大人，不匡大人，氣沖沖的大聲說道：「匡大人也罷，匡老爺也罷，我們押解犯人也是要緊，差使不要說是你就是兩廣總督出來沒有清道的儀仗，我們也用不著迴避。我們解的是差使，你不迴避，我們也還罷了。怎麼倒反要我們迴避起你來？這不是笑話麼？」匡主政聽了一股烈火從肚子裏頭燄騰騰的直擁起來，大罵道：「你這個混帳東西，靠著什麼人的勢，竟敢這般放肆。連我都糟塌起來，那武弁瞪著眼睛，擰拳擄袖的道罵了你，便怎麼樣呢？你還罵人混賬，你自己想想，沒有儀仗，硬要叫人迴避你自己，才混帳呢！說著頭也不回，帶著那幾個人，扛著犯人，一擁的去了。把一個匡主政又氣得一個發昏。章第十一呆坐在轎子裏，面幾乎氣都透不轉來，呆了好一回，越思想越氣，喝叫轎夫掉轉身來，到制台衙門去，也不等巡捕官去回大踏步一直闖到宣制軍的簽押房裏，頭宣制軍見了，覺得詫異，道：「怎麼又來了？有什麼公事。」匡主政氣呼呼的把方才的事兒講了一遍，要宣制軍立刻叫營務處提人。宣制軍聽了。

覺得這位匡主政著實的有些胡鬧只得縋著眉頭道其實這件事兒你只要將就些兒不用這樣項真就過去了以前那施世傑的事兒一班大小將士心上尅都有些不服如今又爲著這樣不相干的事兒鬧起來恐怕別人要議論你不能容物不知後事如何且看後文分解。

第十八回 撞肩輿晦氣遇災星 釀惡果賓東爭口舌

且說匡主政聽了宣制軍的說話便道我情願自己承認個不能容物這個放肆的奴才非辦他一下子不可宣制軍道雖然如此但無論如何總要有個名目才可以懲辦他說起這件事情來他押解犯人究竟是公事你又沒有清道就算撞了你的轎子也不能把這件事兒當做他的罪名你不過爲他撞了你的轎子心上不舒服罷了據我看來只要吩咐營務處人員不論找個什麼事兒拈掉了他或者辦他一下出出你的氣就是了匡主政聽了心上不以爲然口中說道我正要和他說明所以懲辦他的緣故要叫他知道這件事兒是撞了我的轎子起的爲什麼要遮遮掩掩的找他別樣事兒呢這位宣制軍本來是性如烈火容不得別人說話的爲著匡主政爲了他那件參案連日連夜的和他趕進京去設法彌縫心上狠感激他所以宣制軍的待匡主政真是十分二十分的寬容非但諸事都肯聽他

的話兒。而且有時碰著匡主政發皮氣的時候。自己倒反遷就他些。不想這位匡主政。也是個得了三分顏色。就要開染坊的朋友。見宣制軍如此。只道宣制軍怕他一天一天的驕傲起來。宣制軍有些覺得。心上也漸漸的有些不舒服。更兼碰著宣制軍和他商量公事的時候。他一定要依著他一個人的意見辦事。宣制軍口中雖然還沒有講出來。心上已經狠有嫌他的意思。如今又見他爲了這件事兒。一定要嚴辦那押解犯人的武弁。自己和他婉婉轉轉的說了一番。不料他竟是不肯答應。到了這個時候。宣制軍便有些忍不住了。只見他雙眉直立。兩眼圓睜。正待發作。却又轉一個念頭。壓了下去。暗想這個寶貝。雖然舉動乖張。但他究竟和我出過一些力的。何必爲著這個不相干的武弁。和他翻起臉來呢。正想著。又聽得匡主政道。這個放肆的奴才。撞翻了我的轎子不算。還要指手畫脚的混罵人。就是老帥見了。也一定要動氣的。宣制軍聽了。趁勢半真半假的笑著道。既然如此。只此一次。下不爲例。如何。說著。便又傳了那位營務處總辦。叫他回去查辦。那位總辦聽了制軍的命令。便鷄毛當了令箭的。起動起來。立刻提了那位武弁老爺來問。那位武弁老爺是個五品軍功的千總。叫做陳玉隆。聽得總辦問他。便分辨道。卑弁們向來奉差的規矩路上。要是撞著了清道的儀仗。是照例要站在一旁迴避的。若沒有儀仗。無論什麼人。一概都不迴避。匡大人。

官 場 小 說

的轎子既沒有儀仗。又沒有銜牌。叫卑弁。怎樣的迴避。等到後來。匡大人開口罵人。卑弁們也不曉得。匡大人是什麼人。大胆對罵了幾句。這是有。有的卑弁在營裏頭效力多年。向來規例是押解緊要犯人在路上。不論撞著什麼輿馬。但凡沒有清道。是照例不迴避的。求大人的明鑒。那位總辦大人聽了。也無從扳駁。又把那幾個親兵問了一回。都和陳千總的話兒一樣。一時閒加不上他的罪名。但大帥吩咐的話兒。又知道匡忠伯是全省第一個紅人。那敢怠慢糊裏糊塗的。把那陳千總和六名親兵。每人打了二百軍棍。陳千總還割去了一只耳朵。匡主政方才出了這一口惡氣。宣制軍却自從鬧了這件事情以後。著寔的同匡主政疎遠起來。匡主政雖然有些曉得。面上却說不出來。剛剛這個當兒。袁潤叔袁太守見了宣制軍。密密的把將弁學堂裏頭的情形。稟了宣制軍。宣制軍聽了。十分詫異。却還有些不信的意思。袁太守道。大帥要是不信。卑府的話兒。只要大帥不論那一天。跑到學堂裏去。親自出個題目。當面試驗一下。就知道了。宣制軍聽了。點一點頭。便算計要自己去試驗一下子。偏偏這個信息。不知給那一個打聽著了。傳入匡主政的耳朵裏頭。匡主政聽了。大驚。暗想。不好了。若是他果然要來試驗起來。我辦的學堂。就露出原身來了。想了一回。想不出什麼法兒。忽然心上有了一個主意。暗想。只有趁著他還沒有來的時候。有心和他鬧翻了。立刻

官場小說

辭差。這個學堂。就不至出醜了。況且他近來相待的神情。比以前冷淡了許多。何必一定要挨在這裏呢。想著。前後打算了一回。便來見了宣制軍。說要送家眷回去。告假三個月。宣制軍道。送家眷回去。只要打發幾個妥當家人就是了。爲什麼要自己告假。匡主政道。我要告假回去。是我一身的自由。老帥不能攔阻的。宣制軍聽了一肚子的不快活。也不開口。只得由他。匡主政本來是福建人。收拾了行李。又來見宣制軍。要借一只善後局的兵輪。送他回去。宣制軍道。這般小事。你只用法和善後局講一聲兒就是了。匡主政聽了。果然向善後局來要輪船。誰知善後局的輪船。通共只有八號。現在都在外面。沒有回來。只得回復匡主政。請他略等幾天。匡主政本來有心尋事。便又來尋著了宣制軍。一定要他叫善後局派船送他。宣制軍勉強強強的傳了善後局提調來。和他說了。提調也說現在護餉的護餉。出差的出差。實在派不出來。宣制軍聽了。便照樣回復了匡主政。匡主政借著這個事由。反轉臉來道。怎麼老帥的吩咐他們都敢這般怠慢。這還了得。憑著我姓匡的。在老帥分上。這一點兒交情。料想討個輪船。還够得上匡主政。話還沒有說完。宣制軍截住他的話頭道。這樣不相干的話兒。何必去提他。現在善後局。實在沒有輪船。你就是逼死了他。也不中用。好在你的寶眷回去。也不是什麼風火事兒。略略的耽擱幾天。想來也沒有什麼。匡主政聽了。冷笑一

官 場 小 說

聲道。老師自己。不願意罷了。如若不然。何至於要找個輪船。都找不出來呢。宣制軍聽了。纔著眉頭道。天下的事兒。總要講個情理。這個時候。寔在沒有船可叫。他們怎麼樣呢。難道做上官的。可以不講情理的麼。匡主政聽了。口中咕咕噥噥的道。如今的事情。還講什麼情理。要講了。情理也不至於找個船。都找不到了。宣制軍忍了多時。聽他這般說法。便有些忍耐不住的。樣兒。睜著眼睛道。你這個話兒。來得詫異。難道是我有心和你過不去。所以不給你的麼。匡主政氣怨怨的道。也不必講了。總是我自己不知進退。要什麼輪船。不輪船。如今的老帥。比不得從前的老帥。皇太后也喜歡了。陶總管也認得了。烏盡弓藏。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個樣兒。那裏還用得著我。這樣的人。匡主政這幾句話兒。來得十分尖利。把一個宣制軍。氣得鬚髮皆張。雙眉倒豎。大聲說道。這算什麼話兒。我宣老三的官。是皇太后皇上賞的。不是陶總管給的。難道我沒有認得陶總管的時候。我就不用過日子麼。你既然講出這樣的話兒。我這裏是個小地方。不敢奉屈你的大才。還是請你到陶總管那邊去罷。匡主政聽了。微微的冷笑道。你認著我姓匡的。除了你這裏別處。就找不到事情的麼。我當初只算自己瞎了眼睛。和你這樣的混賬人。辦事宣制軍聽了。匡主政罵他混賬。霍的跳起身來。大罵道。你這個奴才。竟敢這般放肆。破口罵起人來。這還了得。說著。便順手搶起掉子。上一個茶。

官場小說

碗望著匡主政劈頭就攆過去。匡主政躲閃不及，只把頭一偏，一個茶碗在耳朵旁邊過去，豁啣一聲，打得粉碎。匡主政身上也淋淋漓漓的濕了一大塊。匡主政便也罵道：「你也算是個封疆大臣，怎麼體制都不顧，廣東碰著了你來做制台，就是倒運，罵得宣制軍一盆烈火，直透青雲，拍著掉子道：「你這個奴才，我就請王命砍你的腦袋，也算不了什麼，拚著我得一處分罷了。」匡主政聽了，就打了一個寒噤，暗想：「這個寶貝說得出來，做得出來的，不要他當真請起王命來，這倒不是頑的，想著便不敢出聲撥轉身來往外便走。宣制軍還一疊連聲的喝道：「你們給我攆他出去，你們給我攆他出去。」匡主政一面走著，一面口中低低的說道：「你就留也留我不住，用不著擺這般架子。宣制軍本來沒有要殺匡主政的意思，不過說著嚇嚇他罷了。如今見匡主政走了出去，不覺哈哈大笑道：「你自己動不動一點兒小事就要砍人家的腦袋，如今我不過幾句話兒，就嚇得你這般模樣，說著十分得意。看官，你道匡主政爲什麼說話裏頭要無緣無故的牽出那位陶總管來？原來這個時候，陶總管是皇太后面前，天字第一個說得上話的人。那一班走門路的人走了，別個王爺中堂的門路或者還不見得十分响應。要是走著了這位陶總管的門路時，比那無線電報還要响得快些。以前宣制軍被衆御史聯名奏參的時候，宣制軍心上未免慌張。這位匡主政在京城裏頭

官 場 小 說

的時候。在陶總管府中。教過他兩個姪兒的書。陶總管很賞識他。如今見宣制軍一時間想不出個法兒。便自己告個奮勇。情願和宣制軍趕進京城。去走陶總管的門路。果然去不多時。便把事情安頓得十分妥貼。宣制軍沒有得著一些處分。宣制軍很感激他。諸事都二十四分的遷就。匡主政見宣制軍待他這般要好。却當作應該這樣的一般。倚仗著自己身上。有這樣天大地大的功勞。便漸漸的放縱起來。方才釀出這樣的一場惡果。但是宣制軍的爲人。也是個十分鋒厲的脚色。爲什麼要去交結這位陶總管。這却在下做書的也不知道。是個什麼原故。只聽說宣制軍在兩廣任上。將要交卸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補用游擊。剛在京城裏頭。引見出來。見了宣制軍。不上半個月。便挂牌委署潮陽游擊。一班武員。都十分駭異。大家都說這位游擊大人。一定是什麼京城裏頭的王大臣們。有信出來。囑托的。但是這位宣制軍。又是向來不受請托的。以前有個候補知府。求了一位炙手可熱的華大軍機。的親筆信。要求宣制軍委個優差。非但給宣制軍當面臭罵一頓。還記過一次。停委兩年。想起來這位游擊大人。又不見得是京城裏頭的門路。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交代。

第十九回

棄人寰太守赴修文

索苞苴貪官銜宿怨

且說廣東省城裏頭。一班候補聽差的武員。見那位游擊大人。到省不到半個月。就委署了

潮陽游擊。覺得十分詫異。不曉得這個裏頭。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情。便大家都去打聽他。問他有京城裏頭的信沒有。這位游擊大人的爲人。却倒十分老實。聽了他們問他。便照直說道。我和京城裏頭的陶總管。是同鄉親戚。出京的時候。到陶總管那裡去辭行。他叫我帶了一匣杏脯。一匣點心。出來送給宣制軍。也沒有信。只有一張名片。我也不曉得這裏頭是怎麼的一回事情。這位游擊大人。講了這件事兒。衆人方才明白宣制軍委他著缺的原故。至於這件事兒的究竟。真與不真。那就連在下做書的也不知道。這個裡頭是怎樣的一個原故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罷了。論起這位宣制軍的爲人。來在如今的督撫大員裏面。總還要算是好的。既沒有那因循疲玩的性情。又不是那卑鄙齷齪的人物。不過受了那班幕府的蠱惑。無論什麼事情。都聽著他們去擺弄。弄得那班紳士恨著宣制軍。直恨得咬牙切齒。無可如何。其實都是他手下的一班寶貝和他鬧的事情。宣制軍自己那裏曉得。聞話休提。只說宣制軍在廣東過了兩年。屢次上書言事。干預那些軍機的權柄。那些軍機王大臣。一個個都恨他。便把他調任雲貴。把兩江總督鄒福山鄒制軍。調來做兩廣總督。這個時候。袁叔潤袁太守已經死了。鄒制軍便派了一個廣東候補道張雲初。張觀察。接辦袁太守的遺差。張觀察到差不多幾日。便接了一張陳繼泰的呈子。請他給發工科銀。原來袁太

官 場 小 說

守未死之前。那包辦隄工的陳連泰。已經死了。那隄岸工程。便用他兒子陳繼泰接辦下去。以前陳連泰承辦這個工程。善後局裏頭有幾個委員。要問他借五萬銀子。陳連泰一個大錢也不肯給。只說我承辦這個工程。於我自己身上。並沒有什麼好處。不過爲著堂堂中國。連一個工程都承辦不來了。錢一定要給外國人賺。所以我出來。自願減價承辦。好和我們中國人爭個面子。賺不出什麼錢。出來的。如今你們衆位。一定要我五萬銀子。那我只好到袁大人那裏去稟明。這個情形。自行告退。請你們諸位。另外招商承辦罷。那幾個委員聽了。怕他真要去告訴起袁太守來。不是頑的。大家都心上恨他。無可如何。後來陳連泰死了。有袁太守在內主持。他們也不敢把陳繼泰怎樣。直到如今袁太守也死了。張觀察接辦遺差。剛剛陳繼泰又來請領工銀。這班委員。便趁此報復陳連泰的舊恨。在張觀察面前。說陳連泰怎樣的偷工減料。怎樣的虛費國帑。張觀察信了他們的話兒。扣住了工料銀。不發。却派了兩個委員。去查他的工程。究竟堅固不堅固。這兩個委員。得了這樣的一個美差。自然十分高興。找著了陳繼泰。問他要十萬銀子。那知這個陳繼泰。倒是個出娘胎就享用富貴的公子哥兒。成天的。只曉得狂嫖狂賭。一些事情。都不懂的。雖然接辦陳連泰的工程。他自己却糊裏糊塗的。摸頭不著。只憑著幾個陳連泰手下的舊人。在那裏和他料理。如今聽

官場小說

得這兩個委員無緣無故的要他十萬銀子。那裏肯給倒反把這兩個委員搶白了一場。這兩個委員氣極了。便弔了陳連泰收買磚石灰料的賬簿細細的查了一查。又把陳連泰開的估計清單核對了一番。果然價目不對。多開了十分之二。兩個委員心中大喜。便切切實實的上了。一個稟帖給張觀察說陳連泰作弊。中飽。請他查辦。張觀察看著這個稟帖。暗想怎麼這個陳連泰竟敢這般大胆實估實計的物料都敢這般作弊別的事情。更是不問可知的。想到了這裏。不由得大怒起來。便立刻上院。稟了鄒制軍。立飭南海縣提了陳繼泰來歸案訊辦。陳繼泰被他們這樣的一來好似那雷霆乍震。石破天驚。只嚇得個肺腑皆崩。神魂出竅。他也不曉得這兩個委員和張觀察本來都是一班糊塗蛋。一味的瞎鬧。也不知鬧些什麼東西。本來陳連泰承辦這個工程。是寫的包工承攬。就是這裏頭賺的錢再多些兒。也是不相干的。只要照著承攬上的長短丈尺不差。累黍就是了。你想包工是一古腦兒都包在裏頭的。做商人的辛辛苦苦。原不過為著賺幾個錢。要是賺了錢。就要不答應。難道做商人的虧折了本錢。也肯補給他麼。就是陳連泰一古腦兒把這八十五萬銀子通通都賺了去。也只好怪著當初不該應叫他包辦到了這個時候。那裏還扳得轉來。況且陳連泰進貨的賬簿。淨是那物料的價銀。還有運費關稅失耗破損的這些費用。若是一古腦兒算在

裏頭料想也差不多無奈這個陳繼泰通共西瓜大小的字認得兩羅連個數目字兒都有些寫不上來那裏懂得這些筋絡他手下的那一班人和他那些朋友不是目不識丁的粗人就是不明世故的執袴兒了陳繼泰給南海縣差人提去早已一個個嚇得縮起頭來躲得遠遠的那裏還會和他出什麼主意這個時候要是有一個酸溜溜的讀書人出來輕輕的掉動那三寸毛錐和他之乎者也的辨上幾句這個事兒也就冰消瓦解的了無奈陳繼泰的朋友親戚沒有一個讀書人這件事兒就無事化爲有事小事化爲大事起來陳繼泰上了堂又不會自家辨白只說這件事情是他父親經手的他一絲一毫都不知道南海縣取了口供便和張觀察商量辦法除已經發過的工料銀二十餘萬不計外現在堤工已經做好了一半照著原定的合同上面八十五萬銀子核算起來應該還要發給二十萬銀子張觀察便把這二十萬銀子全數扣留不給又把陳繼泰立時斥退不準他承辦工程一面叫他取保釋放這般辦法陳繼泰已經納了十餘萬銀子的賄賂賠了十多萬的銀子的工程不算還有預先買在那裏預備工程的大宗磚石一批一批的堆在那裏一時出脫不出只好減價賤售生生的把陳連泰辛苦積攢的家財弄掉了一半其寔依著在下做書的意見看來我們中國工藝上的競爭已經壞到極點的了甚而至於這樣一個堤岸的工程都

要讓外國人去。做虧得有這樣的。一個人出來和中國人爭口氣兒。情願減價承辦中國的。一班官吏該應竭力保護他獎賞他。才是道理。如今非但不能够保護獎賞。倒反把他這樣的。摧挫折磨起來。這些中國官吏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閒話休提。只說張觀察斥退了陳繼泰之後。便要想另外招商承辦。這個當兒。便有許多外國人來走張觀察的門路。想要承辦這個工程。無奈外國人估計的價錢。比陳連泰的原價。加上一倍都不止。張觀察不便答應。估來估去。還是一個不妥當。張觀察倒弄得進退兩難。覺得有些懊悔起來。要聽憑別人承辦了去。罷價錢比陳連泰的更貴。公事上寔在說不去。要是仍舊叫陳繼泰來承辦。罷世上也沒有這個事情。沒奈何只得胡亂估了一個價錢。大約和陳連泰定的也差不多。却並不招商承辦。稟了鄒制軍。另設一個隄工局。派了一位王錫君王觀察。做隄工局總辦。在善後局支領了幾十萬銀子。動工趕築。名目上雖然只說和陳繼泰原估的價錢一樣。其寔彼此比較起來。不知要糜費掉多少公款。看官。你想中國官場的辦事。大約都是這個樣子。我們中國的事情。那裏有弄得好的日子。這邊的事。權且按過一邊。待在下做書的再提起兩件事來。講給衆位看官聽聽。總算個全部小說的收場。只說廣東城外的沙面地方。原是外國人的租界。向來有個武官。帶著一營防軍。駐札在那裏的。雖然不過一個營官。却是

官 場 小 說

著名最難當的差使要是這個人和外國人說得來的那還罷了。萬一這個帶兵官向來和外國人不對他就千方百計的尋你的岔兒。橫又不好。豎又不好。一定要把你趕掉了。才罷以前的帶兵官原是一個教會裏頭的人。姓楊。叫做楊鳳昌。這個楊鳳昌本來是個廣東的爛仔出身。因為窮得不得了。方才吃耶穌教的。在教會裏頭混了幾年。不知怎樣的被他弄著了一大注錢。便捐了一個都司。歸標效用。又走了門路。就委他在沙面帶著一營廣字練軍。就近保護。這個差使。一當就當了七八年。楊都司又拜了沙面的英國領事。做乾爹。越發的耀武揚威。十分得意。自己造了兩只輪船。一個叫做播寶。一個叫做播安。專走廣州香港。生意甚是興旺。這個楊都司。既然拜著英國領事。做了乾爹。又倚著自己是個教民。免不得在外面招搖撞騙。遇事生風。那班沙面的中國商民。見了楊都司頭腦子都是脹的。不知怎樣的。被上頭訪著了風聲。便也不管他什麼教會。不教會領事。不領事。一個札子。把他的差使撤掉。另委了一個補用游擊吳其昌。來接帶練軍。吳游擊接了差使。不多幾日。便訪著了幾個明火搶劫的大盜。躲在沙面。要趁晚上四點鐘的播寶輪船。逃到香港去。便自己帶了二十名親兵。到船上去搜捉。廣東地方的強盜。本來最多。有些屢次犯案的人。怕內地緝拿利害。一個個都躲到沙面租界裏頭去。所以這個帶兵官。常常的要緝拿盜犯。責任狠是

官場小說

不輕。沙面的地方本來是外國租界。照例中國官吏不能在租界上擅自拿人。一定要領事簽字承認。方能行事。楊都可在沙面的時候。英國領事和他狠要好的。要在租界內拿什麼人。只要寫一封信給領事。領事也照例從來沒有駁回的。如今楊鳳昌撤了差使。吳游擊接當管帶。只道也和楊都司一般。便也寫封信給領事。叫他寫信照會播寶的船主。要在他船上拿人。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六萬言數陳宦海 二十回結束全書

且說吳游擊照會英國領事。請他寫信給播寶船主。說明要在他船上拿人。送信的人去不多時。果然帶了一封回信回來。另有一封給播寶船主的信。附在裏頭。吳游擊當下便帶了二十名親兵。又同著一個幫帶陸千總。一闕都趕到播寶輪船上來。這個時候。輪船已經差不多就要開行。船上的人十分擁擠。吳游擊尋著船主。把領事的信給他看了。以前揚都司在沙面帶兵的時候。這個船主時常看見他上船拿賊。只道是照例的事情。況且又有領事的信。那有不答應的道理。便自己帶著吳游擊等一班人。趕進大艙。把那幾個強盜拿了出來。一個個都用麻繩緊緊的捆住。捆得就像一個餛飩一般。正要把這幾個強盜押上岸去。忽然一個洋人。帶著幾個細崽。飛一般的跑上船來。劈頭遇見了吳游擊。押著這幾個人。正

官 場 小 說

要。走。下。樓。梯。早。被。這。個。洋。人。提。起。手。裏。頭。的。打。狗。棒。來。劈。頭。就。是。一。下。吳。游。擊。不。及。提。防。頭。上。早。著。了。一。下。打。出。一。個。脛。脛。來。吳。游。擊。又。驚。又。怒。還。沒。有。開。口。早。見。這。個。洋。人。舞。起。這。根。打。狗。棒。兒。上。三。下。四。橫。七。豎。八。的。一。路。混。打。過。去。那。班。押。著。強。盜。的。兵。丁。都。被。他。夾。頭。夾。腦。的。亂。打。一。陣。一。個。個。被。他。打。得。急。了。只。得。撇。下。了。犯。人。四。散。逃。走。只。有。那。位。幫。帶。老。爺。站。在。那。裏。不。肯。走。開。一。霎。時。早。又。被。那。洋。人。趕。到。身。旁。不。問。情。由。一。昧。的。悶。打。打。得。這。位。幫。帶。老。爺。沒。奈。何。只。得。大。聲。叫。道。你。是。個。什。麼。人。爲。什。麼。這。般。混。鬧。這。些。犯。人。都。是。鄒。大。帥。要。訪。拿。的。人。逃。走。了。不。是。頑。的。吳。游。擊。立。在。一。旁。眼。睜。睜。的。看。著。心。中。甚。是。不。忿。却。又。不。敢。和。他。動。手。只。得。也。叫。道。有。話。好。說。怎。麼。這。般。的。混。打。萬。一。個。犯。人。逃。走。掉。了。便。怎。麼。樣。呢。那。洋。人。聽。了。他。們。兩。個。的。話。兒。只。見。他。圓。睜。兩。眼。倒。豎。雙。眉。打。著。一。口。的。廣。東。話。大。聲。喝。道。什。麼。犯。人。不。犯。人。你。們。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那。裏。由。得。你。們。來。平。空。拿。人。難。道。不。懂。規。則。的。麼。吳。游。擊。聽。了。詫。異。道。你。說。的。都。是。些。什。麼。話。兒。我。難。道。不。知。道。這。裏。地。方。不。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先。請。英。國。領。事。簽。過。了。字。然。後。再。來。拿。人。的。你。是。箇。什。麼。人。平。空。的。來。這。裏。尋。事。那。洋。人。又。大。聲。道。我。就。是。英。國。領。事。何。曾。和。你。簽。什。麼。字。原。來。這。位。英。游。擊。到。差。末。久。連。這。位。大。英。國。領。事。大。人。都。沒。有。見。過。不。認。得。他。面。長。面。圓。聽。了。他。自。己。說。是。領。事。未。免。吃。了。一。驚。

不敢開口。只見這位領事大人回過頭來，喝令一班手下的人和那些犯人解掉了細綁的繩索，放他逃走。這班犯人剛才被吳游擊拿住的時候，已經安心待罪的了。如今忽然有了一位救星下來，平空解了他們的細綁，一個個都像那漏網的游魚出籠的鸚鵡一般，不分好歹，拔起腳來，就走一霎時，早不知走到何處去了。把一個英游擊急得目瞪口呆，一句話都講不出。看著這位領事大人放走了犯人，自己也回轉身來，大踏步走上岸去。一個犯人都捉不到，還不要管他，更饒上一位幫帶老爺被他打得鼻塌嘴歪，頭青面腫。吳游擊看的也沒奈何，只得氣忿忿的走上岸去，立刻趕到鄒制軍那裏稟見，把這件事情說了一遍。鄒制軍聽的大驚，連忙傳了洋務局總辦來，商量了一回，立刻繕個照會給英國領事，問他爲什麼這般舉動，并要叫他交還那幾個逃走的犯人。那知照會去了幾天，好似石沈大海一般，那邊理也不理。鄒制軍連發了兩次照會過去，催他從速照復。英國領事仍舊置之不問。鄒制軍只得派了幾個諳練交涉的人員去拜會英國領事，當面問他究竟有什麼意見。那位領事便對他們說道：這裏是我們敵國的租界，自有我們的治外法權。你們貴國官吏若不得本領事的允許，是不能擅自拿人的。你們那個什麼管帶官不遵條約，平空到播寶船上去拿人，是他自己鬧出來的事情，與別人不相干。大家聽了他這般說法，一時都說不

官 場 小 說

上話來有一個胆大的委員便問道既然如此貴領事又何以照復吳管帶簽字認可呢況且此次上船拿人是播寶船主見了貴領事的來信方才承認的吳管帶並無不合貴領事何以擅放重犯出此野蠻的舉動呢領事呆了一呆方才忽然道這件事兒另有一個情節在裏頭吳管帶照會送到的時候本領事當時不在署中書記官不知詳細一時悞行簽字後來本領事回去之後知道這件事兒於例不合敵國的法律沒有証據的罪人一概不得拘捉本領事見無罪的人無故被拘所以當時釋放你們諸位請回去致意鄒制軍說本領事對於此事並沒有一毫意見請他不要存心只要諸事按照條約本領事斷沒有不答應的那委員又駁他道照貴領事口中講起來是書記官一時錯悞吳管帶却無有不遵條約之處況且還有貴領事給船主的信爲憑領事不等他說完便道那封信兒算不得憑據況且也並沒有允許吳管帶在船上拿人不過囑付船主認真查察搭客免得有匪人闖入船主一時大意只認著叫他協力拿人兩下都悞會了所以纔鬧出這個空兒來那委員聽了微微的冷笑道怎麼貴國人辦事這般大意書記官錯簽了字船主又錯看了書信但是這兩位雖然一時大意却與吳管帶陸幫帶無干如今他們兩個人都受了貴領事的毆辱這本帳又怎麼算品呢更兼書記官誤行公事又該受何等的懲罰呢領事聽了面上露出狠

不願意的樣子。道：懲罰不懲罰，敝國自有法律，與你們諸位不相干。至於吳管帶的這一層話兒，那是他自己冒昧，咎有應得的那委員。又道：明明吳管帶沒有錯處，怎麼叫做咎有應得呢？領事見他頂得認真，便怒道：錯也罷，不錯也罷，總之在我們這個地方，不能憑著你們貴國那班官吏無故拿人就是了。那委員聽了領事的話兒，來得十分強硬，知道不能同他講禮，只得說道：據我看來，別的事情也不必講，他貴領事只把那幾個罪人交出來，或者由敝國派人拿捉完了這件事兒，也就罷了。不然這件事情要是認真交涉起來，恐怕貴領事也有一點錯處。領事聽了，奮然說道：這個不能不要說，那幾個人現在已經不知走到那裏去了，就使他們還在這個地方，沒有犯罪的證據，本領事也有保護他們的責任。至於你們貴國一定要和敝國交涉，那也沒有什麼聽憑你們貴國的便就是了。那委員聽了，想了一想，道：既然貴國租界不能聽憑敝國拿人，何以楊都司在這裏當管帶的時候，又常常在這裏捉獲盜犯的呢？領事道：楊管帶是楊管帶，吳管帶是吳管帶，不能一例而論的。況且楊管帶捉拿的罪人都是證據確鑿，並無不合條例之處，比不得這一回的事兒。幾個委員聽了，也無可如何，只得回到鄒制軍那裏，細細的稟了一遍。鄒制軍也想不出什麼法兒，只有起先和領事駁詰的那位委員，氣忿忿的心中不服，稟了鄒制軍，情願他一個人和領事交涉。

按照歷來在租界拿人的規則一定可以駁倒他的無奈這位鄒制軍以前在直隸臬台任上的時候爲了一件交涉的事兒得罪了外國人部議把他革職留任好容易千方百計的不知走了許多門路用了多少銀錢方才到得兩廣總督的地位他碰了外國人一個釘子見了外國人的影子都是怕的如今聽了這位不知風色不識時務的屬員竟要和外國人去講起理來他心上如何不怕連忙對了他把手亂搖道你不要混鬧外國人的事情不是頑的他動不動就鬧到京城裏頭去和你開起國際交涉來我們那裏當得起這般處分那委員聽了不服道回大帥的話天下的事情總講的是一個理字這件事兒吳管帶並沒有什麼錯處只要同他據約力爭一定可以得上風的鄒制軍聽了慌忙說道你不要這般糊塗我們中國今日之下衰弱到這步田地你還要想和外國人講理麼外國人是專講強權的那裏和你講什麼理你要是好好的敷衍著他他還肯勉強強強的給你一些兒面子你要把他逼得急了人急懸梁狗急跳牆他就爽性翻轉臉來給你一個大不體面我是碰慣外國人釘子的深曉得他們的性情好在這件事兒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只得憑他的了那叫我們中國不中用的呢那委員聽了雖然心中忿恨却沒本事做鄒制軍的主只得辭了出來只聽得他一面走著一面嘆氣道做大員的這樣苟且偷安做屬吏的又是那般逢迎

憲。意。咳。華。夷。混。合。宇。宙。膾。腥。我。們。這。班。中。國。人。側。身。天。地。竟。沒。有。可。以。容。足。的。地。方。這。便。怎。麼。樣。呢。看。官。你。道。這。個。裏。頭。究。竟。怎。麼。一。回。事。情。原。來。那。裏。是。什。麼。書。記。官。悞。行。公。事。船。主。誤。認。來。函。都。是。楊。都。司。一。個。人。鬧。出。來。的。事。情。恨。著。上。頭。撤。了。他。的。差。使。疑。心。是。吳。游。擊。想。他。的。遺。差。在。裏。頭。說。了。他。的。壞。話。趁。著。吳。游。擊。上。船。拿。人。趕。到。領。事。那。邊。去。請。他。幫。他。的。忙。領。事。本。來。和。他。狠。要。好。的。自。然。依。他。趕。上。船。去。把。罪。人。一。古。腦。兒。都。放。得。乾。乾。淨。淨。楊。都。司。十。分。得。意。以。爲。他。在。沙。面。帶。兵。的。時。候。也。不。知。拿。了。多。少。人。從。沒。有。什。麼。阻。力。如。今。吳。游。擊。到。差。不。多。幾。天。就。鬧。出。這。件。事。來。不。見。高。山。不。見。平。地。這。一。來。越。顯。得。他。是。個。能。員。吳。游。擊。是。個。飯。桶。了。後。來。吳。游。擊。果。然。爲。了。這。件。事。兒。辭。了。差。使。鄒。制。軍。徇。著。領。事。的。意。思。仍。舊。把。這。個。管。帶。官。委。了。楊。都。司。這。是。後。話。不。必。提。他。在。下。做。書。却。就。借。著。這。件。事。兒。做。個。全。書。的。結。束。了。

宣統元年九月付印
宣統元年十月出版



(定價大洋三角正)

編輯者 上海環球社編輯部

印刷者 上海環球社印刷部

發行者 上海環球社發行部

總發行所

上

四馬路中和里對門
上海環球社
五百六十八號門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2232B

